



三國志演義

二


 伊21
 2139
 2





明
號 2.159
卷 2

糜竺言備

評玄德納呂布○本少思之窮人勢



不可與布府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三

亭友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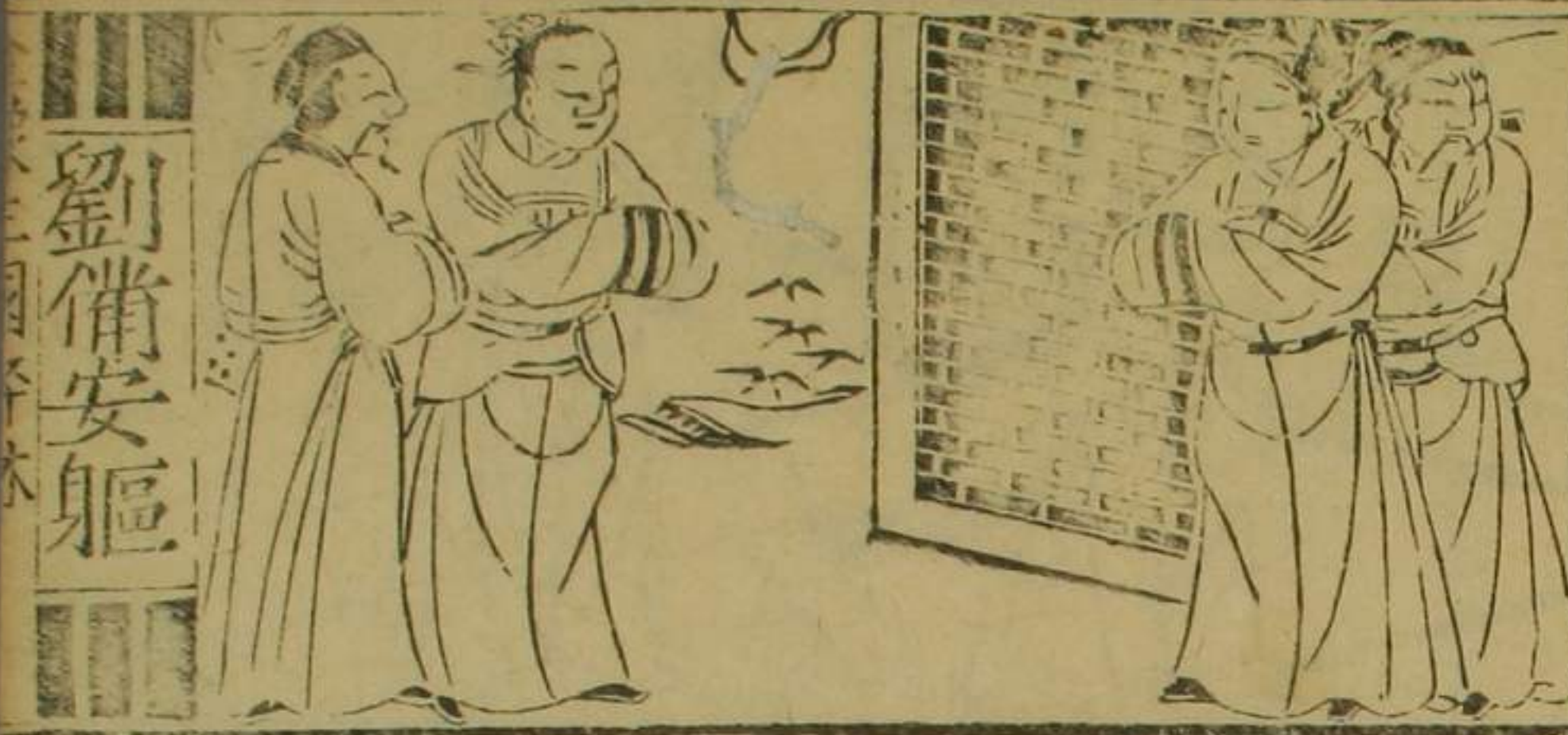
晉平陽陳壽史傳
閩文台 余象斗 校梓

李催郭汜亂長安

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呂布於徐州乃收聚敗殘軍馬海濱眾皆來會集欲再來與操決雌雄陳宮曰今操勢大未可與爭鋒先取安身之地再戰未遲布曰今當何往宮曰近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氣力別有良圖布信其言遂投徐州守界軍士報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郭遠接糜竺曰呂布虎豹之徒不可留留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若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呂布之力也若要徐州吾當相讓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須提備玄德引軍數千出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來衙公廳上講禮布曰自從奉詔計殺董卓之徒遭飄零關東諸侯盡不相

投玄德不聽張飛之阻令之抑州事以其達度所以成帝業

呂布投進



劉備安軀

容昨聞公借方取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何乃不遭曹操之機交累及張邈特來與使君共扶漢室未審尊意若何玄德曰陶府君近新歸云無人管領因此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得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愿納印請將軍受之呂布却欲待接斜日見玄德背後關張意欲掣劍遂乃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宥怎敢厭主請使君勿得疑焉遂設太宴相款收拾府縣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以善心待人人必不負我矣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入後堂納玄德於床上坐令妻女拜之玄德再三謙讓布扶玄德曰賢弟受禮關張斜目頻視張飛拔劍大叱曰我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人家奴怎敢叫我哥做兄弟你來我和你開三百合玄德喝令關羽拖張飛出又陪呂布話曰劣弟張飛酒後狂言幸勿見責布默無言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

釋義
軍需
行軍
資助
也

呂布辭備



去小沛

予大叫呂布我和你開三百合玄德上馬拖張飛去了次
後呂布來辭玄德要行玄德拖張飛來與布陪話飛那裡
肯去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備昔日屯札之處將軍莫
嫌窄狹權於此歇馬如何錢糧儘有軍需如缺則備應行
布謝玄德自引軍馬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深責張飛
說曹操平了汝穎山東功奏朝廷除為建德將軍橫行朝
廷費亭侯其時李催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將軍人莫敢
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云目今曹操屯馬步
精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勤
賊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催汜二賊欺凌久矣觀
其行事甚如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之言訖痛哭楊
彪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來
殺之掃清奸黨以安萬姓帝曰如何令二賊自相殘害
曰臣令老妻入郭汜府於汜妻處獻反間計二賊必
也獻帝親書密詔付楊彪令夫人入郭汜府告其

有染
猶言
有相
通之
意

郭汜與伐



李催相戰

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汜妻曰怪見經宿
不歸正有此事數日後汜欲往催府筵席妻曰催性難測
今二雉不並立倘酒食毒妾將柰何汜未信晚間催府送
至食來汜妻令二妾埋毒於內方始獻入汜便食之妻曰
食自外來豈可便食與犬試之大死汜自此疑催一日催
府於朝堂邀汜還家飲酒大醉而歸半夜肚腹攪痛妻曰
必中毒急絞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汝共圖
大業今日榮貴汝便害我不如先反免遭毒手整典本部
甲兵意欲殺催心腹人飛報消息催怒曰郭阿多安敢
如此阿多起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家合兵數萬長
安城中民多塗炭御膳皆減帝后不免於飢寒靜軒先生
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漢世
桓靈無道宗社隳
無謀何進作三公

上下相承十二帝
閹宦擅權為叔季
欲除社鼠招奸雄

獻帝憂國



問催借米

豺獠雖驅虎狼入
 西州逆豎生淫凶
 王允赤心托紅粉
 致令董呂成矛盾
 渠魁殄滅天子寧
 誰知李郭心懷憤
 神州荆棘爭奈何
 六宮飢饉愁干戈
 人心既離天命去
 三雄割據分山河
 後王觀此存統業
 莫把金甌等閑缺
 生靈糜爛肝腦塗
 剩水殘山多怨血
 我觀遺史不勝悲
 今古茫茫嘆黍離
 人君當守苞桑戒
 太阿謹執全網維

釋義 黃城 正義

曰在 郭弘農

李催郭汜



併言對陣

下忍之為可顯其罪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左右
 報一路軍馬鎗刀耀日金鼓振天前來救駕帝叫打聽是
 誰人報乃郭汜帝心轉憂焉外喝聲起處李催軍也到而
 遍擺開李催出馬鞭指郭汜而問曰我待汝不薄何謀害
 我也汜曰汝乃反賊何為不殺催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
 也汜曰亂道你乃劫駕在塢中何保駕也催曰都不須多
 言不用將士我和你併箇輸贏了了的便把皇帝去郭汜
 搶鎗來殺李催舞刀相迎兩箇戰十餘合勝負未分太尉
 楊彪拍馬舞刀而至大叫曰司馬將軍且皆少停老夫起
 請眾官與二將軍和解催汜各自還營楊彪朱雋會合朝
 廷官僚六十餘員先去郭汜營中勸和汜將官僚盡皆監
 下眾官曰欲何為耶汜曰李催劫得天子倘我劫不得公
 卿彪曰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何行也汜按劍欲殺
 之中即將楊彪劫住左右多諫只放楊彪朱雋其餘都監
 在營內彪與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忠君救主空生於天

評賈翊救帝至帝乃拜救時此樂征伐皆喪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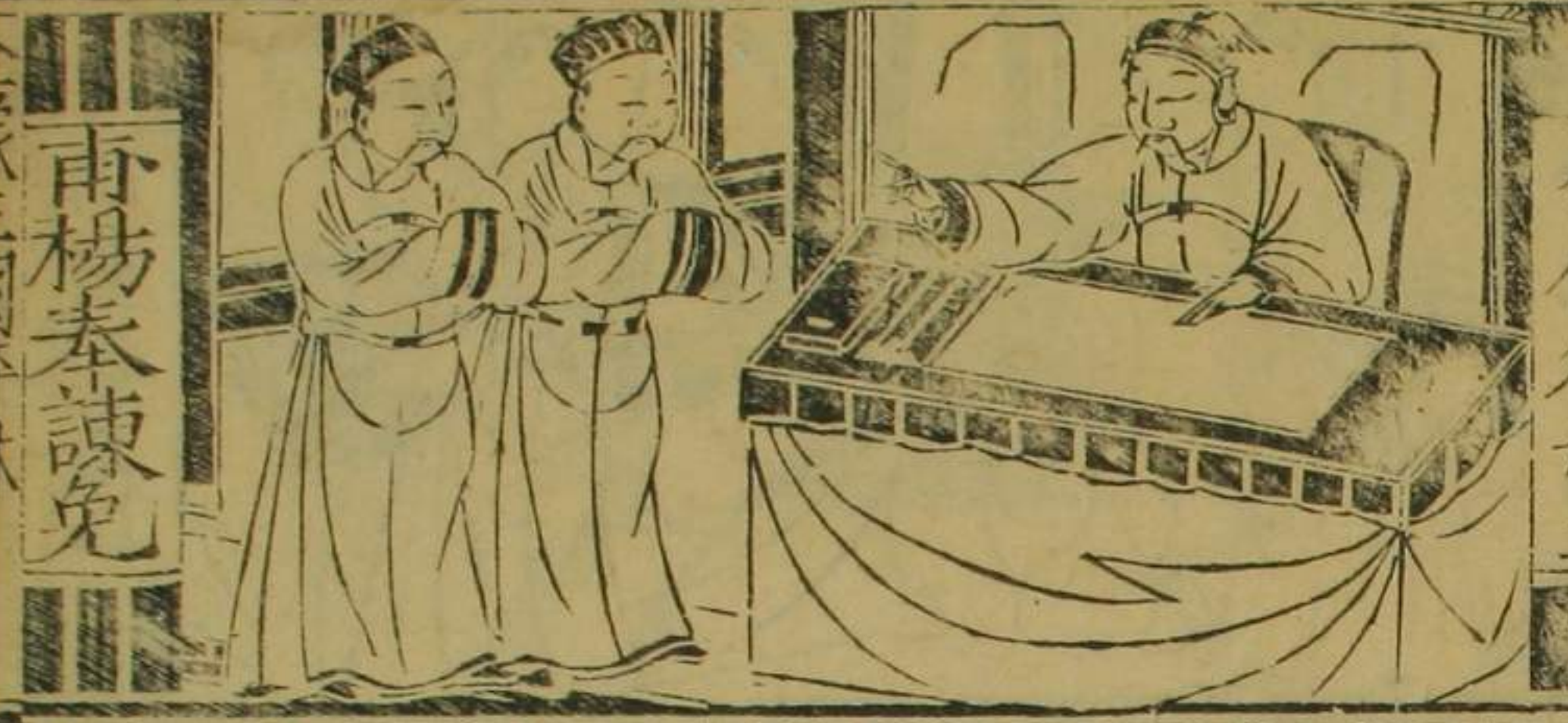


李催帶劍

見獻帝

地之問耳言訖與備相抱而哭二人昏絕於地以此成病而死兩邊每日所殺五十餘日死者無數李催平日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營中每日啼哭侍中楊琦密言曰臣觀賈翊事李催中心未嘗忘君陛下何不切告是正說之問賈翊至乃屏去左右號哭拜翊曰伏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若肯憐漢室垂救朕一命翊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勿多言臣自告之帝謝賈翊出少刻李催入見帝腰帶室劍手提鉄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劍環立於帝側催曰郭汜不仁欲謀聖上監禁公卿非臣則陛下亦被汜之虜矣帝拱手稱謝催曰陛下真聖言也遂出外問諸將曰內侍帶劍交於帝側莫非有害吾之心也賈翊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催笑入帳中而罷其時僕射皇甫鄴入見天子帝知鄴能言語令去和斛兩邊鄴持詔先到汜營說汜曰如李催放出天子我便送公卿還長安鄴却來見李催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州人乃令

評鄴卓皇引脚引重卓之強皆不以其死以重其氣節何



李催欲殺皇

甫楊奉諫免

勸二公汜亦奉詔公意若何催曰吾有敗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下共之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等耶必誅之君與涼州人觀吾方畧士衆勝郭阿多否又劫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向郭阿多李催有勝膽自知之矣鄴曰不然公卿若有窮后昇情甚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重太師之強君所自見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謀也今將軍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公皆據之今郭汜劫質公卿將軍督制至尊誰為輕恕耶李催大怒拔劍出指曰天子使你唇舌大臣先斬汝頭後殺天子此吾之志也言訖來殺皇甫鄴性命如何

楊奉董承雙救駕

李催欲殺皇甫鄴催將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子則汜與兵有名諸侯皆為之助也賈翊亦勸催怒乃息翊推皇甫鄴大呼曰李催不奉詔命欲殺漢君自立

等壯烈

加封李催



為大司馬

侍中胡選急止之曰李將軍待公不薄何如此之妄言恐於身不利鄙叱之曰胡敬才敬才字敬才汝為朝廷輔弼之臣何如此之佞也我累世受恩主辱臣死理之當然為國家之事被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尤罵不絕帝知之急遣皇甫郛回西涼李催之軍大半是西涼之衆更兼羌胡番兵被賈翊說曰天子知汝等忠義若汝還鄉後必有重賞羌胡人皆怨李催又聞郛言催不忠不義西涼勇士并羌人皆隨郛去催知郛去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郛忠義之士不追回報催曰郛去遠矣賈翊勸帝加催官爵封為大司馬大將軍催大喜曰此皆鬼神之力也厚賜諸巫不理軍事騎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曰吾等出死入生身冒矢石反不及師巫也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汝於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內應是夜二更漏泄宋果先被殺之奉引軍入不見號火李催却自引軍就寨中殺到四更奉不能勝引一彪軍去了李催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

弘農今陝州也新豐一統志之縣名今西安府臨潼縣是也

霸陵



見帝保駕

汜常來攻擊戰死者積尸如山其穢不可當忽流星馬報說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各自差人結連張濟張濟使人李催郭汜兩處和辭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催汜皆懼允從濟上表請天子東幸弘農帝覽表大喜曰朕躬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百官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催遺舊有羽林軍數百人各提長戟護送至夜過新豐晚至霸陵橋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喊聲大作數百軍兵殺至橋下攔住車駕勸聲問曰此何人也侍中楊琦拍馬上橋言曰此大漢天子車駕不得無禮有二將出口曰吾等奉郭將軍之命守把此橋以防奸細既云有天子難以准信須搗見之楊琦高揭車幃帝曰朕躬在此軍何不退衆將皆稱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還汜軍回報郭汜汜曰我正欲劫車駕再入鄠塢以圖大事你如何放了過去二將曰某不知將軍主意汜怒曰如此悞我大事奈何：速

釋義 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里一名南山連唐巨唐韓愈



楊表徐晃

二將保駕

命斬了二人起軍來趕天子正望華陰縣背後喊聲大振軍馬趕來大叫車駕休動獻帝聞後軍趕來哭對大臣曰離却狼穴又逢虎口侍臣皆大哭軍兵至近一派鼓聲從山後出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背後一千餘軍元來自離李催屯兵於中南山中特來保駕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無義之賊奉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掉大斧飛馳驛驢直取崔勇兩馬交處一斧斫崔勇於馬下殺入陣中勞死無數汜軍大潰殺退二十餘里楊奉收軍來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曰卿救朕躬當銘肺腑奉頓首拜謝帝曰斬賊者何人奉引其人見帝拜於車下奉云此人乃河東七陽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車駕行至華陰縣段煨具衣服飲膳供給天子是日宿於楊奉營中郭汜輸了一陣次日再整軍馬殺奔奉營來徐晃當先出寨殺散賊兵郭汜大隊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圍在垓心帝與百官曰朕躬今番休了也正危

詩句

董承領兵

釋義 東河在東河在東河在東河



具來救駕

急間忽聞東南角上喊聲大作賊眾奔潰徐晃乘時殺出接應內外攻擊大殺郭汜一陣汜兵大敗此人來見天子乃是劉朝宗族貴戚漢室忠臣身著錦衣臨王關腰橫玉帶上金塔乃國舅董承也引千餘軍特來保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殺此二賊以清天下帝令早赴不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敗軍撞見李催言董承楊奉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東都脚立得牢必願告天下諸侯共伐我等三族皆不能保守矣催曰如今張濟占據長安未敢動我和你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共分天下有何不可汜曰若蒙兄長肯相帶挈小弟一聽因此二人合兵殺奪地面前路劫掠所過一空趕近東澗楊奉董承知賊勢遠來遂勒兵回大戰於東澗催在左汜在右漫山寨野軍馬推來楊奉董承兩壁戰方保護得天子皇后車出百官宮人符策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皆被催汜軍士掠去殺死者不可勝計催汜軍盡入

西南七里 一名 七里 名曰 渭水 橋海 北流 入海 釋義 故曰 帝也 末黃 中餘 黨郭 大寺 起河 西

戰解帝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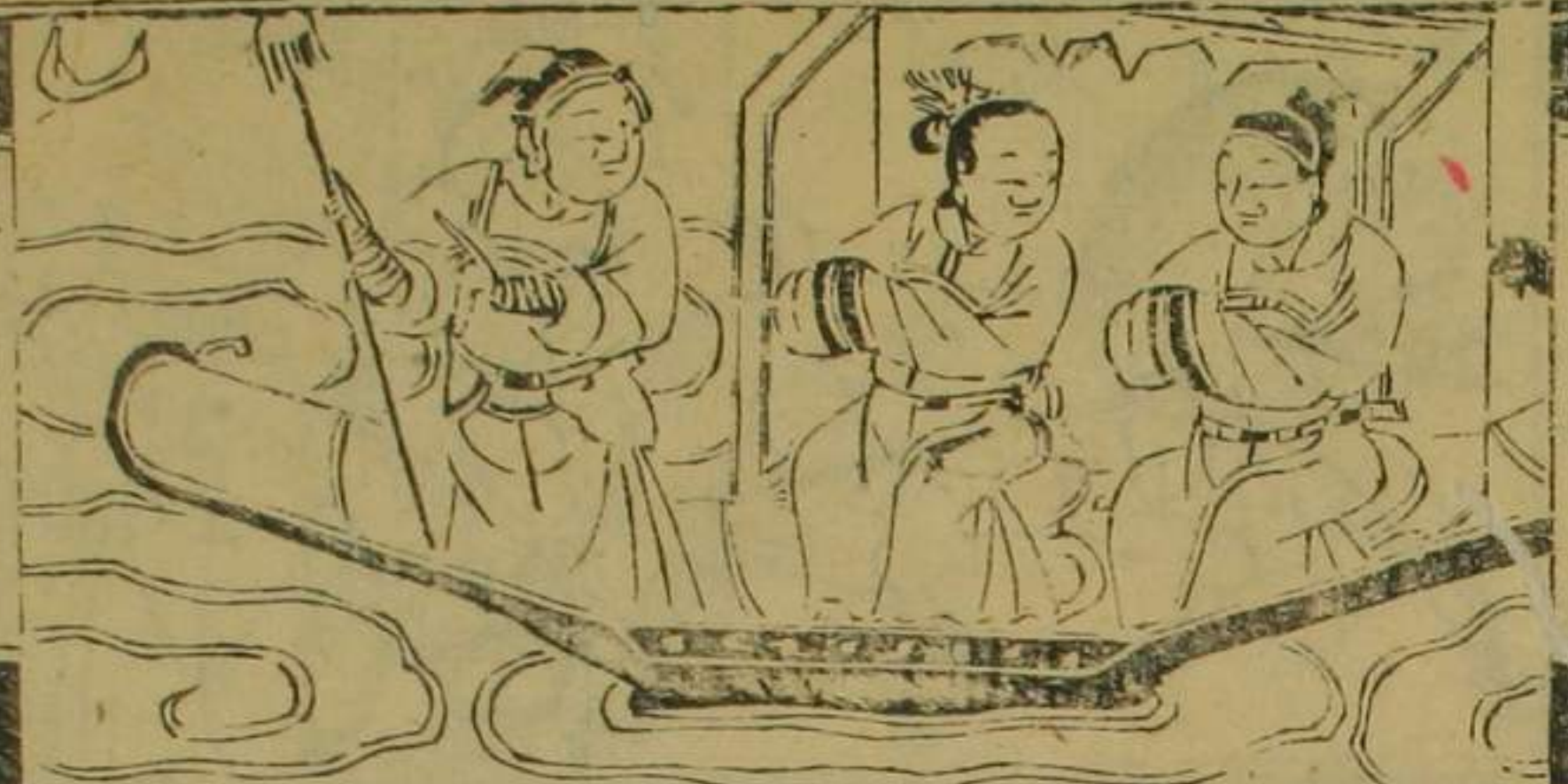


楊奉董承

弘農殺掠奉承保車駕走陝北催汜分兵趕來奉承一面使人來與催汜陪話陪差人傳詔往河東詔故人白波斯李樂韓暹胡萬三慶軍馬聞天子詔命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皆拔寨起兵來與楊奉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李催郭汜但得之處劫掠百姓老幼者殺之少壯者充軍臨敵之際盡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等軍都只是貪虜之輩被催汜令軍將衣服等物拋棄於道果然催兵到會於渭陽地李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於隊伍催起軍四面趕來李樂軍大敗殺得尸遍郊原血盈海壑楊奉董承支撐不住保車駕北走背後催汜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不可捨百官而去此何忍哉金鼓不絕滿天火紅胡萬被亂軍所殺喊聲振地相連百餘里奉見賊追甚急請天子皇后棄了車駕步行到黃河邊李樂去尋得一隻小船作渡時天氣嚴寒帝與后皆欲僵倒扶到岸邊高又下不得船後而火

白波 號曰 陽城 津名 在河 南府 陝州 西四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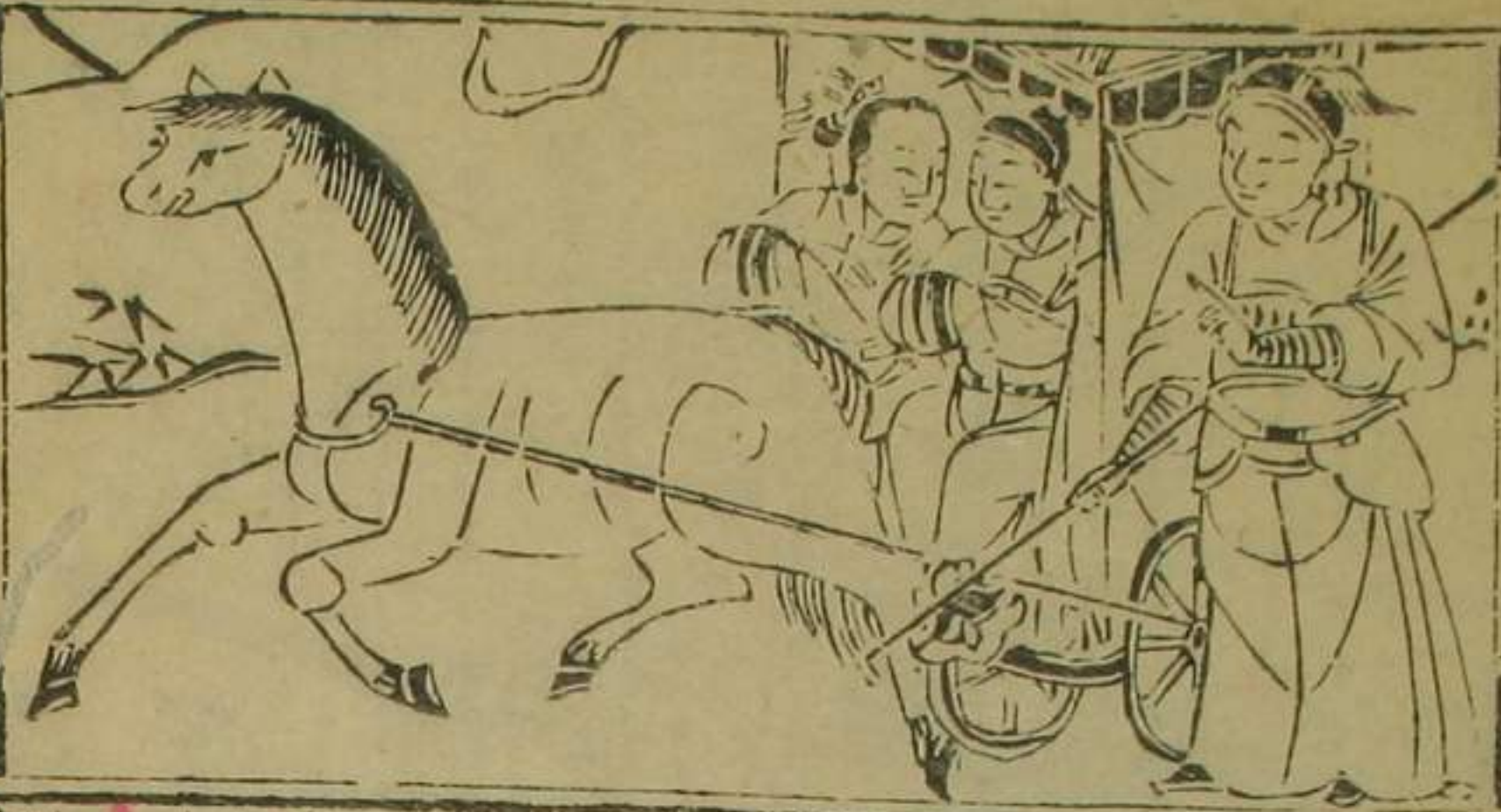
帝后黃河



登舟避難

鼓交攻甲兵驟至奉曰可解馬韁繩連接拴縛帝腰放下舡內人叢中皇后兄伏德抱絹十匹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連接為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以絹包帝令弘肩之乃下得舡兄伏德自負皇后下舡李樂仗劍立於舡上有未得渡者爭扯舡傍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舡渡岸上者哭声不絕其爭奪上渡扯舡者砍下手指舡中無數既渡岸北楊奉尋牛車一輛帝后至陽城是日絕食晚宿于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喉次日早封李樂為征西將軍韓暹為征東將軍帝上牛車欲行二大臣尋到拜於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雄帝后痛哭近侍等止有二十餘人無不下淚太僕韓雄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勉強飲食韓雄去了李樂請帝奉軍營暫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縣今解州上御車馬至安邑又無高大房屋帝后所居於茅屋中李樂韓暹又無門閉四邊旋插荆棘籬

帝后坐車



駕還洛陽

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中軍士伏於籬下觀望互相鎮壓以為觀笑諸將專權或打死尚書等官公卿稍有觸犯於帝前歐罵將士輒仗婢僕送濁酒粗食與天子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連名保流徒部曲巫鑿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及以錐割之如此苟且常違說催泥二賊方始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時歲大飢荒百官皆食藻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太守張揚送糧肉供給天子河東太守王匡送絹帛以衣之自此得活重承揚奉尚議一面交脩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重承謂李樂曰洛陽乃六千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地面如何容留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等只在此承收拾奉駕起程李樂暗遣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重承揚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擺布軍士護送駕起前奔箕關李樂盡拔本寨軍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至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天子聞知心膽亦裂山上

徐晃斧



伐李樂

光魏起天子怎脫此難
遷塞輿曹操東政
李樂令軍詐呼李郭將軍兵到士卒皆驚揚奉曰此乃李樂詐呼也隨命徐晃去迎正遇李樂兩馬交處一斧砍樂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得渡箕關太守張揚載糧食絹帛迎天子於軹道帝封張揚為司馬揚辭帝屯兵野王紉帝入洛陽見市井荒無街衢瓦礫滿目皆蒿草宮院中只有頽墻壞壁而已旋蓋小殿帝后居之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是歲大荒勅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洛陽居民新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外剥樹皮掘草根而食之尚書即以下畫出採樵多者餓死墻壁間漢末氣數衰敗無甚於此後賢有詩為証

血流活湯白蛇亡
秦鹿軒番與社稷
子孫懦弱奸雄起

赤幟縱橫遠四方
樊帷推倒定封疆
氣數凋零盜賊狂

釋義 軹音 止一 軹志 云軹 道在 西安 城西 一里 十三

釋義 通鑑 前編 襄王 十七 年 秋 人 奉 叔 帶 伐 周 王 出 奔 鄭 人 立 叔 帶

帝遣使



詔曹操

看到二京遭難處 鉄人無淚也恸惶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手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山東屯兵數十萬可宣入朝廷以輔王室帝曰朕既有密詔卿何必再奏即便差人却說曹操在山東聞車駕還洛陽聚眾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義從漢高帝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正近自天子蒙塵將軍首興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奮輿旋轉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農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早定伊尹雄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大喜正欲收軍起程會有手詔至操待天使於驛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坍塌欲修未能人報李催郭汜兩箇盡起大隊人馬殺奔洛陽來帝大驚問楊彪曰今投何處躲難彪曰使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遂曰臣請出戰重承曰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奈何

為王 晉文 公始 反國 敗楚 師於 城濮 王急 告于 晉文 公帥 諸侯 伐國 而殺 叔帶 而王 文公 賜

帝后登車



駕出洛陽

人報催汜軍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步行相隨遂出洛陽行不一舍之地但見塵埃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帝后戰慄不能言但見一騎飛馬來到車前下馬便拜帝視之乃山東來使帝曰來軍何人也使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催郭汜軍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數員精兵五萬先來保駕帝心稍安少刻夏侯惇引許褚典韋來車前面君而言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驅馳朕無可賜惇奏曰主公曹將軍恐賊犯關故先令臣等來保駕却才道罷侍臣又直東又有一路軍馬到帝舉止失措惇拍馬觀之便來回奏陛下放心乃曹操軍來到面見天子声喏親問何人惇奏領兵者乃曹將軍弟曹洪別將李典樂進也帝問卿何來洪奏曰臣兄聽催汜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又差臣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是朕社稷之臣也催汜兵知有救兵長驅而來

高祖之臣
快漢
會音
者過人



許褚斬李

遲如陣中

曹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回答許褚飛馬過來一刀先斬
李進於馬下李別吃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一手提刀
一手雙挽兩頭回陣人不敢近操拍許褚背曰當今之樊
噲也操引夏侯惇領兵左出曹洪右出操自中間衝陣鼓
声响處一齊進兵催汜兵大敗操親擎寶劍押陣連夜勦
賊不要停住星夜追趕李催郭汜忙似喪家之狗急
如漏網之魚軍馬三停已去二停催汜望西逃命遠去此
時天下不容落草為寇曹操屯住軍馬於洛陽城外楊奉
韓暹兩個商議曰目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
得我等不若奏天子只做趕催汜為名引本部軍兵東屯
大梁看机而变因此二人要去漢帝阻當不住帝遣使一
員齎節詔操入宮議事操聞使至請入並坐見其人眉清
目秀飄然有神仙之氣象操思之東都大荒官僚皆有
飢色惟此人貌極精神問之曰公能調理如此對曰某惟
食淡二十年矣操問曰君居何職耶對曰某舉孝廉崔從

帝大悅



曹操見

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量度也與曹洪
分作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盡力一擊催汜賊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曹洪屯兵城外次
日曹操引大隊軍馬來到帶三千鐵甲馬軍入城屯兵列
內前請大臣迎引入見操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上
殿問勞畢操奏曰臣托聖主洪福聚兵山東昨承恩賜思
報無門催汜無端罪惡充積臣有精兵四十餘萬以順討
賊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軀以社稷為重帝封操為司隸
校尉錄尚書事操謝恩畢即日便進兵離洛陽五十里下
寨催汜知曹操遠來商議欲速戰賈翊課曰不可操有數
十萬之眾文武將不計其數不若倒戈卸甲投之以求
免本身之罪催怒曰汝敢滅吾銳氣率出斬之眾將告免
是夜賈翊棄了李催單馬去了次日催汜大起軍馬來迎
操兵操先令曹洪許褚典韋引三千鐵騎於催汜營中衝
去二遭却才布陣：圓處催汜子李遲李別二人立馬陣

評重 昭教 操 董昭 不為 社稷 長久 之謀 而反 為操 謀逆 計是

董昭降



操帳中

袁詔張揚作從事見二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故來相觀官封正議即濟陽定陶人也姓董名昭字公朗操避席起敬曰聞名久矣幸得如此相見置酒於帳中相款特令與荀彧相見忽有人報曰一隊軍望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欲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傕舊將楊奉與白波斯韓暹畏明公之勢引兵望大梁而去不可追操曰莫非疑操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慮之又問催汜此去若何昭曰此去虎無牙爪鳥無羽毛不久皆為明公之擒耳無足介意操見昭言投機便問曰請問朝廷大事若何昭曰明公與義兵以除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名以下諸將人殊爽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觀望豈得獲安今復移駕不壓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其多者行之操執昭手大笑曰此孤之大志也又曰楊奉在梁大臣在朝事節若何昭曰易也以書與奉且安

操之 曰付 矣

或彼密言



曹操背听

其心大臣問之則曰京師無根欲車駕暫幸許近魯陽運糧食稍易可無缺乏懸隔之憂大臣聞此皆欣然也操大喜曰當公早晚相從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厚報昭拜謝而此從順曹操當晚潛步帳外竊聽見二人於黑地密語操伏地而聽之乃荀彧荀攸也或問攸曰自今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芡惑又倒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終矣晉魏之野必有興者承漢天下者必魏也能安天下者必曹也操於背後搭彧之肩而驚曰汝叔姪泄漏天機當得何罪或攸拜於地上操曰董昭言迂許都之事若何或曰漢朝劉氏以火德王天下故兩都皆興今主公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正合依董昭之言他日必有王者興操抱或頭而言曰天道深遠甚勿多言或曰非叔姪不可知也操意遂決次日引軍入洛陽見帝奏曰東京廢弛已久不可修葺更其轉運糧米艱辛臣料許都地面近魯城解宮室

評曹操許臣一迂許命亦不取言以阻之也日凌夷子殺大固臣其所坐視

操問守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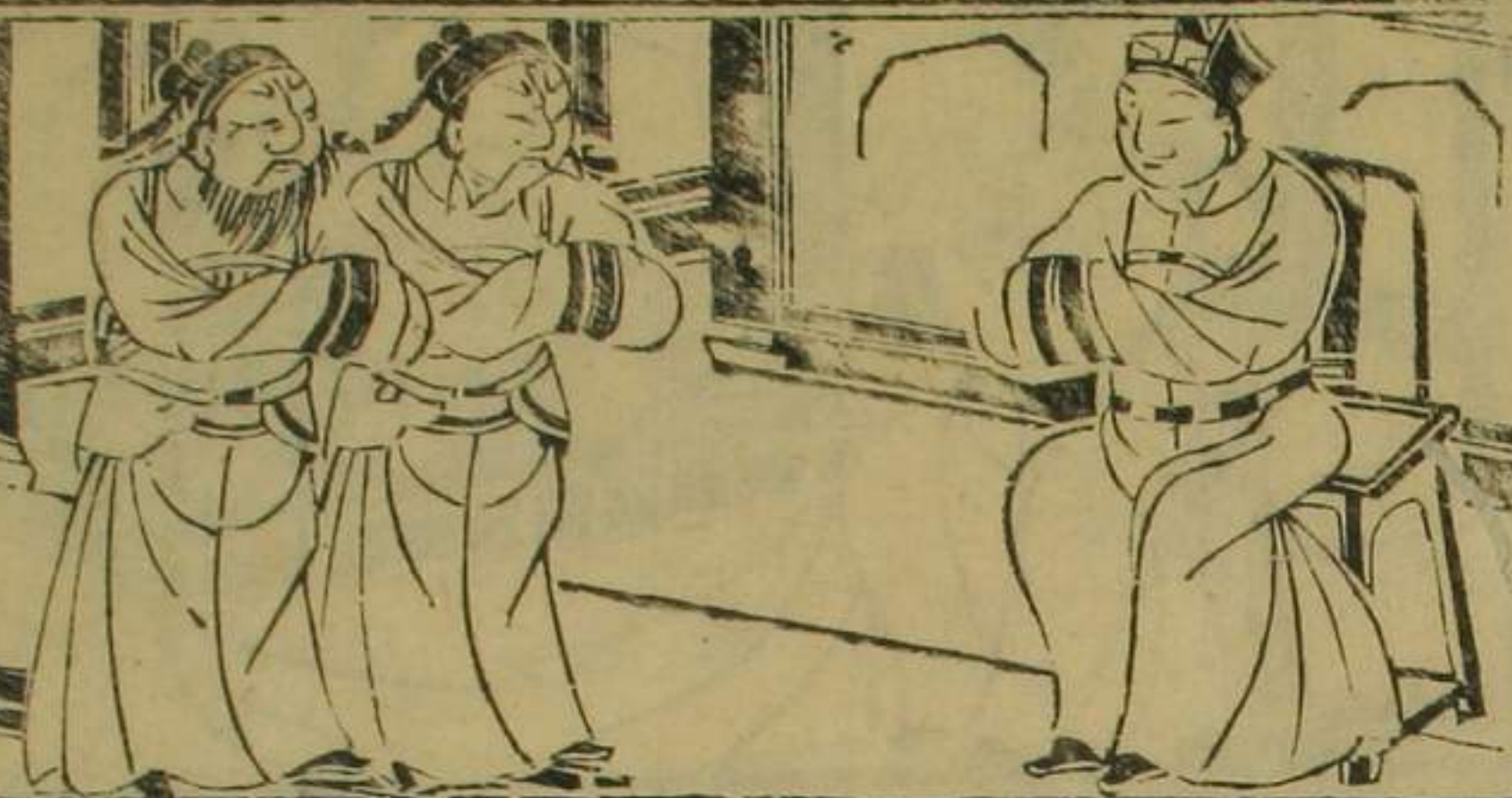


漏泄天意

錢糧民物足備可以幸矣與臣排辦已定便請陛下登輦群臣皆懼曹操之勇莫敢言不可者即日駕起操分撥軍馬盡載百官迂都行未數程地面高林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引軍攔路當先徐晃出馬大叫欲劫車駕何往操出視之見鬼神威糾一暗一稱奇操後許褚出馬與晃交鋒刀來斧去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操鳴金收軍各自下寨操召文武曰吾今日陣上觀徐晃真良將也不忍以力併之思一計誘過來奉進何足憂也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慮其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晃營看緊慢說之使降主公若何操大喜視之乃山陽人也姓滿名寵字伯軍見為行軍從事操便令行却說滿伯軍扮作小卒雜於隊中偷入晃中軍帳前從事見晃渾身披掛於燈下看書寵徑入長揖曰故人安樂否晃視之乃曰莫非山陽滿伯軍麼是少時到山陽被人奪買到官寵為吏因此故舊寵曰然也是曰何故到此寵曰曹將軍在兗州請我

那相為人相只為丞相是相稱大將軍後建安三年終任丞相

曹言見與



師伐曹不允

稱為丞相官只是大將軍之職後建安十三年方才立為丞相苟或曰將軍雖勇不如用謀許都新定未可動兵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操曰何謂也或曰譬如岩下一對餓虎來往爭食岩上投下肉去其虎必爭二虎共爭一虎必死一虎既死此虎亦可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牧未得詔命可特封劉備正授徐州牧密書一封教殺呂布事成劉備亦可高事不成呂布必殺劉備矣此名二虎競食之計操曰然即時差使命封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正授徐州牧又付密書便行却說玄德在徐州聞操遷帝都於許却欲使人稱賀忽報天使至出接迎到郡拜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徐天使言丞相於天子之前力保使君故首先頒此恩命玄德感謝無盡坐問取出私書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商議席散使於館驛安歇玄德連晚請糜竺孫乾關張共議關張曰呂布無恩無義之人兄殺之何碍玄德曰他人身極路窮而來投我殺之大不義也飛

此所脫第十三章五補綴在取

評曰
布感
泣書
呂布
看書
感泣
而玄
德終
是憐
之真
可謂
不乘
危人
之

書與布看



玄德將操

曰好人難做玄德嗚呼而起次日清早人報呂布來
到玄德令請布入見曰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却
才拜下張飛掣劍上廳來殺呂布玄德慌忙攔住布大驚
曰翼德何故只要來害我張飛大叫曰曹丞相道你是無
義之賊教哥殺你布曰我與你無冤玄德與呂布入後
堂告訴將出操書令布看布泣曰此是操賊令我兄弟不
和玄德曰兄長勿憂備決無此心縣中錢糧缺少小弟一
一應付布謝備與布吃罷早膳送出城外酬別而去關張
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是曹丞相疑我和呂
布做一處故教我兩家互相吞併他却坐觀成敗而取事
乃兩雄不並立之計也羽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了此賊
以絕後患玄德曰非大丈夫之所為也到館驛中送使命
回就書謝表并呈曹操云容緩之旨之使回見操言備不
殺呂布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
曰驅虎吞狼計操問之荀彧曰可暗使人去表術問安就

九

評操
命不
違此
操計
亦是
上命
不敢
違也
君臣
之分
厚然
笑

同羽興師



玄德令飛守城

報劉備上表要得南陽地却使術起兵攻備又明降詔令
劉備起軍伐表術兩兵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乃驅虎吞
狼計也操喜先發人投表術處來次發使命往徐州領了
聖旨便行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到出郭迎接開讀令便
起軍討表術玄德領命使者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計玄
德曰雖是操計王命不敢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
先定守城人數玄德曰二弟之中誰可守關羽曰弟願守
把玄德曰吾早晚欲得雲長議事豈可離之張飛曰小弟
願守玄德曰汝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作事輕易不從
人諫其故不放心也飛曰小弟今後當改士卒不打諸般
聽從人諫玄德曰若如此吾何憂慮糜竺曰只恐言不應
口飛怒曰我跟哥許多年未嘗失信敢欲料我耶玄德
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為軍師早晚令我弟少
飲酒休要失事玄德分付了領馬軍步卒二萬離徐州望
南陽進發却說表術聽知劉備上表欲吞吾門州郡大怒

羅殺 野音 虛昭 音移 原色 名按 一統 志云 軒昭 秦之 縣名 漢屬 臨郡 淮郡 今屬 鳳陽 府

關羽與



荀正戰

曰汝編席販履之徒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我正欲伐汝反欲害我乃叫上將紀靈起兵十萬來奔徐州西軍並會于盱眙玄德軍少依山結營傍水下寨紀靈乃山東人也使一口三尖兩刃刀重五十斤手下戰將極多是日紀靈引軍出戰與玄德兵相合靈提刀出陣大罵劉備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明詔以順討賊汝將欲反何得不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來犯玄德關羽大怒喝曰有吾在此與靈約戰二十餘合靈喝少停關羽回靈別遣手下將荀正出馬關羽曰只交紀靈來與吾決戰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吾紀將軍對也關羽大怒直取荀正交馬兩合一刀劈正於馬下玄德驅軍殺進街兵紀靈退守淮陰溪口並不交戰常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軍殺敗兩邊相拒勝負未分却說張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並委陳元龍管軍机大事自行掌管飛和氣乃設一宴瀟請各官赴席是日筵上張飛開言我哥臨去分付我少

張飛設宴



相待同僚

飲酒恐失事今日請眾弟兄盡此一醉明日禁酒都休推辭務要滿飲凡事幫助我保守城池酒把到陶謙故將曹豹之前豹言曰從來矢戒不飲飛曰廝殺漢如何不吃我要你吃一盞曹豹懼怯只得飲了一盞張飛把過各官輪次把盞暢飲大醉又起把盞曹豹曰其實不能飲飛曰恰才飲了何故詐也豹苦推不飲飛曰違吾將令可打一百背花喝軍士捉下陳元龍曰不可玄德使君曾說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事休來惹我曹豹曰看吾女婿之面饒過曹豹飛曰誰是你女婿豹曰呂布是豹之女婿也布寵妻是豹之妻也飛大怒曰汝說呂布來諛我本不打你借你背打呂布諸人勸不住打了五十背花眾官告住皆散曹豹歸家恨張飛痛入骨髓連夜差人賁一封書來小沛見呂布上得書看了曰玄德已往淮南可乘飛醉倒來取徐州今若挫失悔之晚矣布連夜請陳宮商議宮曰只居小沛何日爭喋今若不去取宮必去矣布備赤兔馬全

呂布 前妻 是豹 之女

評閱 羽青 飛雲 長青 飛之 語可 見兄



曹豹引布

入徐州城

付披掛先引五十騎望徐州來陳宮高順隨後進發只行
四五十里人馬便到布來城下時却才四更月色澄清城
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云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曹
豹軍報豹上馬到城上看知使令軍士開門入得城時
喊声大率張飛在府中醉倒左右急報搖醒慌忙披掛綽
丈八蛇矛上馬呂布軍都到飛出府外迎見呂布酒醉不
能戰布知飛勇亦不敢追飛殺出東門曹豹見飛又無護
送遂引數騎來趕飛見豹大怒挺矛來迎戰數合豹敗走
飛趕到河邊一矛刺下和人和馬死於水中飛於城外招
呼士卒出戰者盡趕飛投淮南而去布入城中安撫居民
另發軍一百把守玄德宅門令諸人不許輒入此是呂布
弟兄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說
曹豹敵門呂布夜襲徐州眾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
失何足憂問飛曰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玄德默然
不語關羽曰汝當初要守城時兄長分付甚來今日城池

第五 是之 情

評玄 德 之 情 見 兄 長 死 尤 恨 遲 張 飛 聞 言 惶 恐 無 地 拔 劍 自 刎 性 命 如 何 孫 策 大 戰 太 史 慈 孫 策 大 戰 太 史 慈 孫 策 大 戰 太 史 慈



張飛報兄

自失徐州

又失了嫂：又陷了汝尚何自有面目來見兄長死尤恨
遲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拔劍自刎性命如何
張飛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而言曰古人云兄弟如
手足夫婦如衣服衣服破時尚可換手足廢時安可續吾
三人地源結義誓同生死今日雖無城池小事耳安忍教
兄弟中路而亡也呂布擄我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畧救
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紀靈之事表術知呂布襲了徐
州星夜差人許呂布糧五萬斛金銀五百錠綵段一千匹
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引兵萬餘襲玄德後玄德知布
兵自後而來乘陰雨夜掣兵棄盱眙而走思東取廣陵高
順與紀靈相見言溫侯特令順來助戰就索所賜之物表
曰公且回下邳容某回見主人那時相送順別回見布開
說目下術書至云劉備未除待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
怒表術爽信欲起兵伐之陳宮言不可術居壽春兵多糧

義美

廿夫人告備



言布以德

評玄 德言 守分 德屈 身守 分之 言元 見帝

廣未可便圖不如請劉備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令備為先
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呂布用其言
暗使人去取玄德回兵至廣陵又被術兵劫中寨柵折兵
大半回來正遇布使玄德得書大喜便投徐州來關張曰
呂布義薄之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以好心待我之不
必疑也遂行將至徐州布恐玄德疑先使人送老小還其
夫人對玄德言布使甲兵一百圍宅門諸人不得輒入常
使婢妾送物來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吾知呂布非無
義人也入城去謝飛恨布不住先引玄德老小住小沛去
玄德入見布拜謝布曰非吾奪汝城池汝弟張飛在此恃
酒害人吾故來守之備曰玄德欲讓兄久矣布虛再讓玄
德力辭宴罷還屯小沛駐紮關張心內不悅玄德曰屈身
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布遣人送糧米布帛兼令
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
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來術喚策至拜

王度

全具佐



孫策

孫策 孫堅 孫權 孫尚 孫瑜 孫皎 孫寧 孫綽 孫奂 孫翊 孫越 孫異 孫表 孫盛 孫資 孫綏 孫綽 孫奂 孫翊 孫越 孫異 孫表 孫盛 孫資 孫綏

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預坐飲宴元來孫策自父喪之後
居江東禮賢納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
和策乃移母弟并家屬居於曲河自投袁術甚愛之常
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此表策為懷義校尉
引兵去伐沘縣大師祖即得勝回見術見策勇復使攻
陸康亦得勝而回當日席散策歸營寨見術不陞已官心
中轉悶是夜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獨霸江東今日到我
下不及一放聲而哭忽見一人自外入帳大笑曰伯符何
故如此汝父在日多曾用我今日有何不央之事何不與
我商議而自苦也觀之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治字君
理乃孫堅從事策請坐而問之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
之志也治曰公何不問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名救吳景實
取大業屈於人之下非大丈夫之志也正商議間一人倏
然而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自有精壯之人百
餘暫助一馬之力策大喜請坐而問之乃袁術謀士汝南

評周 瑜 孫策 方起 兵至 歷陽 而周 瑜即



朱治各投

孫策于主

南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生得面如傅粉体若凝酥策大喜三人共議呂範曰只恐袁術不肯借兵策曰吾有遺下先父傳國玉璽以為質當範曰術亦有心矣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於階下術問其故策曰父讐未能報母舅吳景被楊州刺史劉繇追逼至急策老母群小皆去曲河必被劉繇所害策欲於伯父處暫借精兵數千渡江探老母援勇氏恐不信有先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袁術聞有璽大喜取而視之曰吾非要汝玉璽權留在此我借精兵二千馬百餘疋與汝平定之後速遣回還汝名微難掌大軍我表汝為折衝校尉行冠將軍即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得兵馬帶領朱治呂範將程普黃蓋常璩日日起程前至歷陽正行之次見一彪軍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策視之其人面如珠玉唇若點朱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胸藏緯地經天術腹隱安邦定國謀廬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令周異之子初孫堅討董卓

陶弘 舊為 孫策 今奉 茂才 兄曰



策親詣

張昭宅

卓時移官歸城瑜與孫策同年結為昆仲瑜少策二月以兄事之堅家住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如此至厚瑜叔周尚為牀陽太守因往省親到此與策相見共親訴衷情瑜曰願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濟矣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話略治範大敬瑜與策曰將軍欲濟大事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不知也瑜曰一人博覽群書善能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屈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深明九經貫通諸子庶陵人也姓張名紘字子剛避世亂隱於此處二人君何不請見之策即遣人邀請未至策乃親到其家語話終日口若懸河策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即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策議進兵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嚴平人也亦漢室皇親漢室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代之弟繇為刺史屯兵壽春被袁術迫趕過江東故來守曲河有彭城相薛禮下印

前年本公山李何復本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千前正禮干後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驛于千里

孫策戰



張英敗走

相承融而箇引兵幫助孫策渡江屯兵歷陽急聚眾將商議有樊能于糜陳橫張英孫說策事驍騎大將張英曰某引一軍屯於牛渚地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矣言未畢帳下一人高聲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因解了北海之圍特來見劉繇沈留之聽得孫策兵到願作先鋒繇曰汝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引兵來拒牛渚積糧十萬餘邸閣策引兵到英引軍出兩兵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大罵張英黃蓋拍馬便出英戰不數合忽軍大亂又報寨中有人放火燒窩舖英等退兵急回被孫策乘勢掩去英等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寨後放火的是兩員將引二百餘人來見孫策札鎗下馬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黑面黃鬚身軀雄偉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乘一人彪形虎躄巨目濃眉九江下萊人也姓周名泰字和平二人皆言為遭世亂吾聚人於楊子江中劫掠為食多聞令先

不可不認江州刺史揚州刺史

策拜



光武廟

尊乃江東之豪傑又知將軍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策大喜用為行軍校尉盡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又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嶺亭張英敗回見劉繇黃英等欲斬之薛礼亦勸住由是分兵拒策融屯兵秣術城繇自近神亭嶺南下寨孫策在嶺北寨中問土人曰近聞嶺上有漢光武廟今還有否土人曰近廟摧毀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禱之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便是那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天神佑我吾何惧焉遂全裝貫帶綽鎗上馬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共十三騎跟策出寨上嶺燒香到廟前下馬上殿祈禱曰倘孫策能於江東立業興復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欲過嶺行看劉繇寨眾將皆當不住遂同下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親引十數騎直過嶺來觀寨劉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於前曰此時不擒何待大叫曰有

評孫 騎出 敵將 劉孫 諸將 皆不 敢動 兵性 太史 慈魚 騎出 敵足 見生 平騰 氣

孫策大戰



太史慈

胆氣者跟我來諸將皆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跟去衆將皆笑却說孫策着了半晌程普云可早回正行過嶺北山坡下只聽得嶺上有人大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騎馬飛下嶺來策將後十三騎一字擺開策橫鎗上馬於嶺上待之太史慈到厲聲問曰那箇是孫策問曰你是何人慈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笑曰只我便是你既兩人來吾併力捉你非英雄也你既要捉我豈懼汝哉史慈曰便是你衆人都上也怕你驟馬挺鎗直取孫策亦提鎗來迎而馬相交約鬪五十餘合勝負不分程普等暗稱奇太史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滲漏慈詐敗引入深山捉他慈回馬策趕來慈暗喜不入舊路上嶺却轉過山背後策趕到慈回頭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我併箇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漢兩個再鬥三十合慈心暗忖這厮有十二箇從人便活捉得他也奪了去再引一程教這

釋義 整音 謀見 整書 也黃 帝內 傳所 蓋玄 女請 帝製 之以 備身

史慈孫策



馬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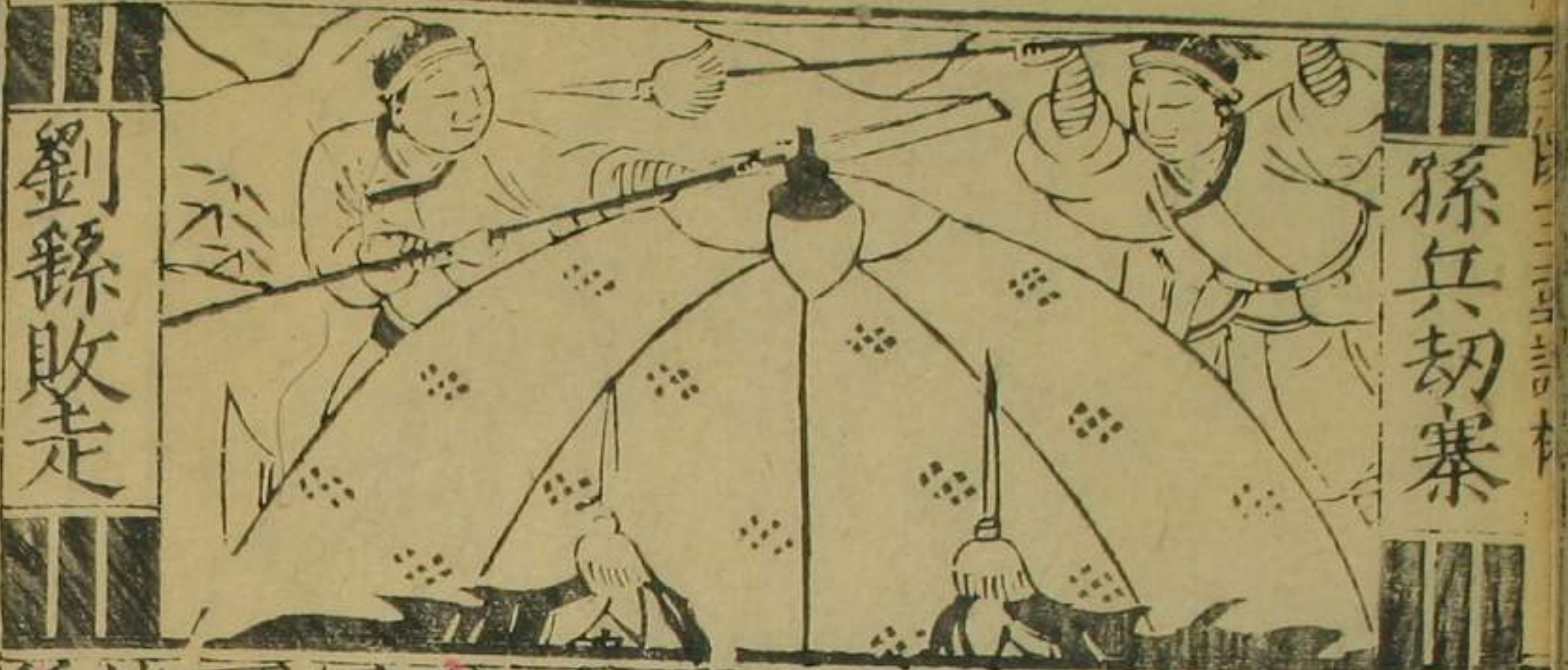
斯沒無處尋又詐敗走慈口中大叫休來趕策叫曰你却又走又趕一直到一平川之地慈慌忙兜馬回而箇再戰到五十餘合策一鎗架來慈閃過挾住慈一鎗去策也挾住而箇只一夾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在那里去了而箇棄了鎗揪住斯打慈年三十歲策年方二十一歲而箇戰袍揪得粉碎弓箭打脫了策手快掣了慈佩了劍慈却掣了策頭上兜髮策把劍砍去慈把盔架遮忽然山後喊聲起劉繇接應軍馬千餘人來到慈死揪住不放手而邊軍馬合來策正慌程普十二騎到而邊撞殺慈荒放了手策軍中討一騎馬一條鎗却來戰關孫策捨得馬騎并一千餘軍和十四騎迤邐混到神亭嶺下喊声大振周瑜引軍到太史慈怎地脫身

孫策大破嚴白虎

第拾九回

周瑜救軍到劉繇白引軍殺下嶺來將近黃昏風雨驟至兩邊各自收軍歸寨次日孫策引大隊軍馬到劉繇引軍

釋義
春秋
秣陵



孫兵劫寨

劉繇敗走

出迎兩陣完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劍於陣前令眾軍大
叫不是走得快砍了你頭劉繇却把孫策兜盔挑於陣前
也令軍士大叫孫策頭已砍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誘能那
邊道勝後來史官議論失盜當輸太史慈出馬搦孫策決
勝負策欲當先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
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汝非是敵手只交孫策出馬程普
大怒挺矛直取太史慈而馬相交十餘合劉繇急鳴金收
軍太史慈曰我正欲擒賊何故收軍繇曰吾聞周瑜已引
軍襲取曲河有一人乃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投應
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還往秣陵會薛禮策
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
軍馬長史張昭曰周公瑾已取曲河彼軍無戰心今夜正
可劫寨孫策然之當夜分兵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眾
皆四散太史慈獨力難加引數十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劉
繇與謀士許子將投秣陵去了孫策又得大將陳武其人

王
全
領
氣
名
陵
國
都
改
建
今
天
是
補
劉
後
山
之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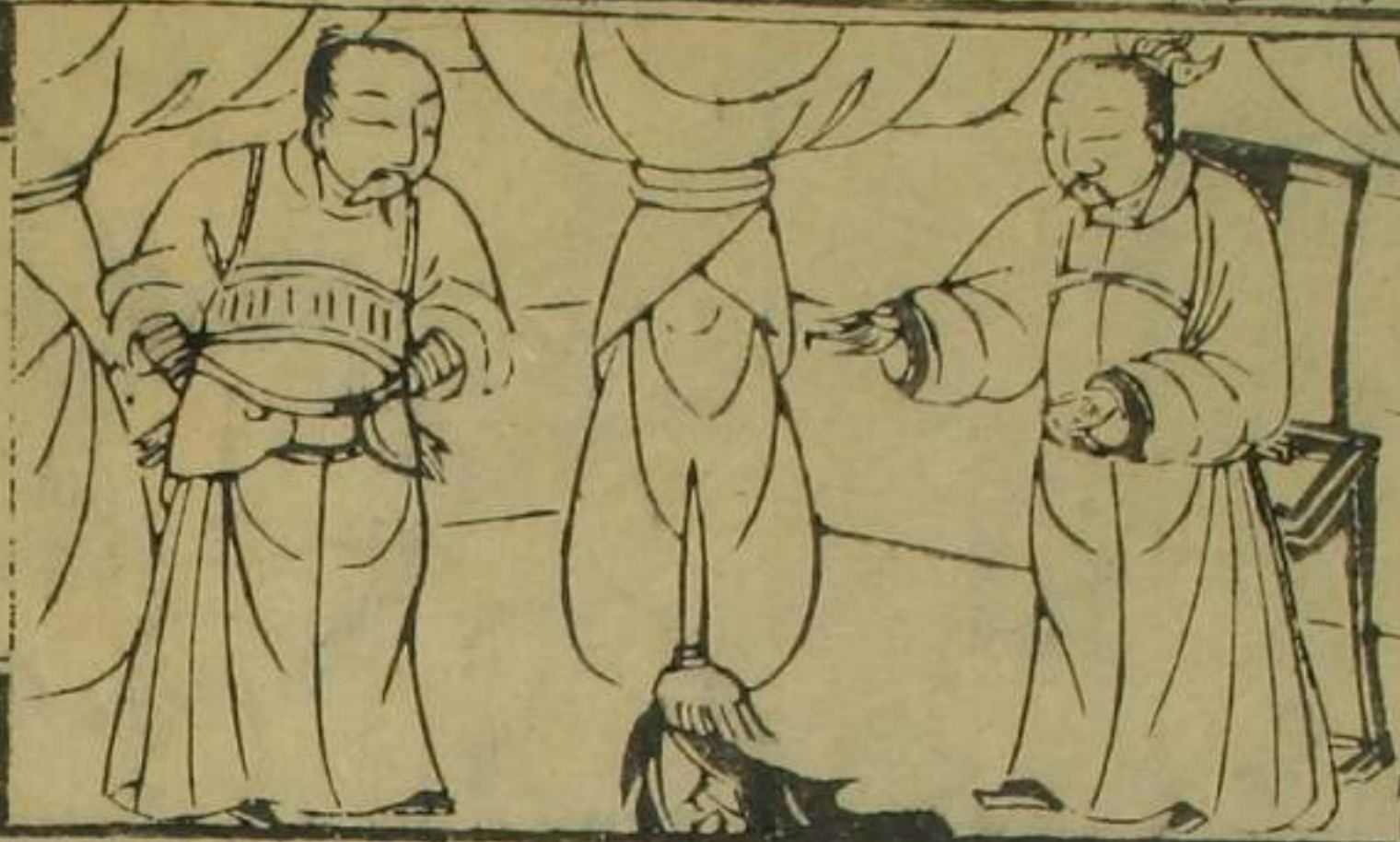
孫策活挾于糜

喝驚死樊能

身長七尺七寸黃面赤髯形容古怪策其敬之拜為校尉
令先鋒先攻薛禮陳武引數十騎當先入陣斬首五百餘
級薛禮閉城不出策打城不下忽人報劉繇會合眾去
取牛渚策大怒親提大半軍馬徑奔牛渚兩軍相逼劉
二人出馬孫策大罵吾今到此何為不降劉繇背後一將
挺鎗直出乃于糜也策遂挺鎗去迎交馬鬪不數合孫策
將于糜活挾於馬上撥馬回陣樊能見捉了于糜去挺一
條鉄棚來迎棚將到策後心陣上叫背後有人暗笑孫策
回頭猛見樊能大喝一聲如巨雷樊能倒撞下馬而死策
來到門旗邊撇下于糜已被挾殺為因喝殺一個挾殺一
個呼為小霸王也當日劉繇眾融大敗人馬大半投降斬
首萬餘級劉繇眾融去投劉表後皆在山中劫掠被鄉民
所殺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
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射中孫策左腿番身落馬眾將急
救還營拔箭用瘡藥敷貼策曰可詐作吾中箭身死軍中

為落
草寇
一賊
劫掠
財物
被居
殺民
所

孫策親解



太史慈縛

舉哀拔寨齊起必然來追暗伏奇兵必擒薛禮眾然其計
詐稱孫策已死連夜拔寨而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盡數
起程城內之兵張英陳橫殺出城來策引入寨背後伏兵
起踴出孫策大叫孫郎在此眾軍心膽驚裂盡棄鎗刀拜
於地上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正走被陳武一鎗搠死陳橫
被將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一路皆平招安復
業進涇縣來捉太史慈於縣中再聚得精壯二千人欲
來與劉繇報仇策與周瑜商議生擒太史慈之計瑜交三
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有三條路一條伏一軍離五
十里外策度量太史慈引兵衝出亂箭射回當夜陳武短
衣上城放火太史慈見火起急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
自引軍來趕太史慈正望東山小路走策趕至三十里不
趕太史慈走五十里外人困馬乏於葦中喊起急待走時
而下里絆馬索絆番生擒太史慈解到大寨策知直出寨
外喝退軍士親解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之請入寨中慈

釋義
前美
婦信
下趙
得君
武左
李君
車信
禮待
而求
取計

百姓爭持牛



酒策金卷之

曰敗將請誅策曰吾知子義真大夫也劉繇蠢輩不能
用為大將致有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策把慈手
曰寧識神亭時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不慈吞曰未可
量也英雄之意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公共之請入寨
中邀之上坐待以酒食策曰今日既與相處勿憂不如意
也願進教誨之策慈曰敗軍之將不可與論策曰韓信昔
日求謀於廣武策今大疑於公矣公何辭焉慈曰州軍新
破士卒離心若倘分散難以再聚欲自往收拾以歸明公
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於地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午望
來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皆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
曰子義乃襄中名士信義為重必不肯負義也眾皆未信
次日正中慈引一千餘人到寨眾皆服之策聚數萬之眾
於江東安民惜眾投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初
聞兵至老幼皆失魂喪魄官吏盡棄城郭逃避山野及策
治軍士軍士奉命並無一人敢擄掠鷄犬分毫動民心

羅漢橋在蘇州府城西七里臨山以水可遊南往必經



張紘諫策

勿輕出

大悅競持牛酒到寨賞軍策以金帛答之歡聲遍野所有
劉繇等舊軍願從軍者並除門戶不願為軍者官發糧米
各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間策仁政誰不仰羨由是形勢
大振策迎母叔諸弟居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宜州策
領兵南進取吳郡時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遣鄒太守烏
程王晟嘉興守關策兵至白虎令弟嚴興出戰交兵於楓
橋興橫刀立馬於橋上策軍望見報到中軍策便欲出張
紘下馬而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
也不宜輕出敵原足下重天受之資副四海之望無令
國內上下危懼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玉但恐將士不用
命當先耳隨遣當出馬比及驟馬橋下時將欽陳武各
駕小舟從河內早殺過橋裡去了亂箭射倒岸上軍飛身
上岸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城門下賊退入城中去
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圍三日策引眾將到閭
門外招諭城上一個裨將左手執定護梁右手指着城外

于此

程普戰走

補註 時子 年十 從孫



嚴白虎

大罵太史慈在馬上拈弓搭箭着我州這斯左手一箭去
正透手背釘在護梁上城下見者無不喝采群賊救了入
去見嚴白虎說城下有一人如此神箭白虎大驚商議求
和次日使嚴興出城來見孫策請入寨中同坐飲酒
酣策拔劍欲砍嚴興所坐之席興驚倒在地策笑曰聊作
戲耳勿驚問興曰汝兄求和欲何如也興曰欲與將軍平
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賊怎敢與吾輩等也興急起身飛劍
砍之應手而倒割頭令從者送回城中嚴白虎料敵不過
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勢如劈竹黃蓋生擒王晟太史慈
攻打烏程先登射死鄒太史數州皆平嚴白虎亦走餘杭
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引鄉兵殺敗望會稽而逃凌操心
子二人來自此跟去東吳策引軍渡江嚴白虎聚寇於
津渡口白虎自與程普交鋒大敗而走連夜趕到會稽
守王朗引軍救白虎一人諫曰孫策用仁義之兵白虎
暴虐之衆可捨白虎以獻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

權即 拜部 司馬 行破 賊校 尉 釋 會稽 郡名 今紹 興府 是也 乃孫 策叔 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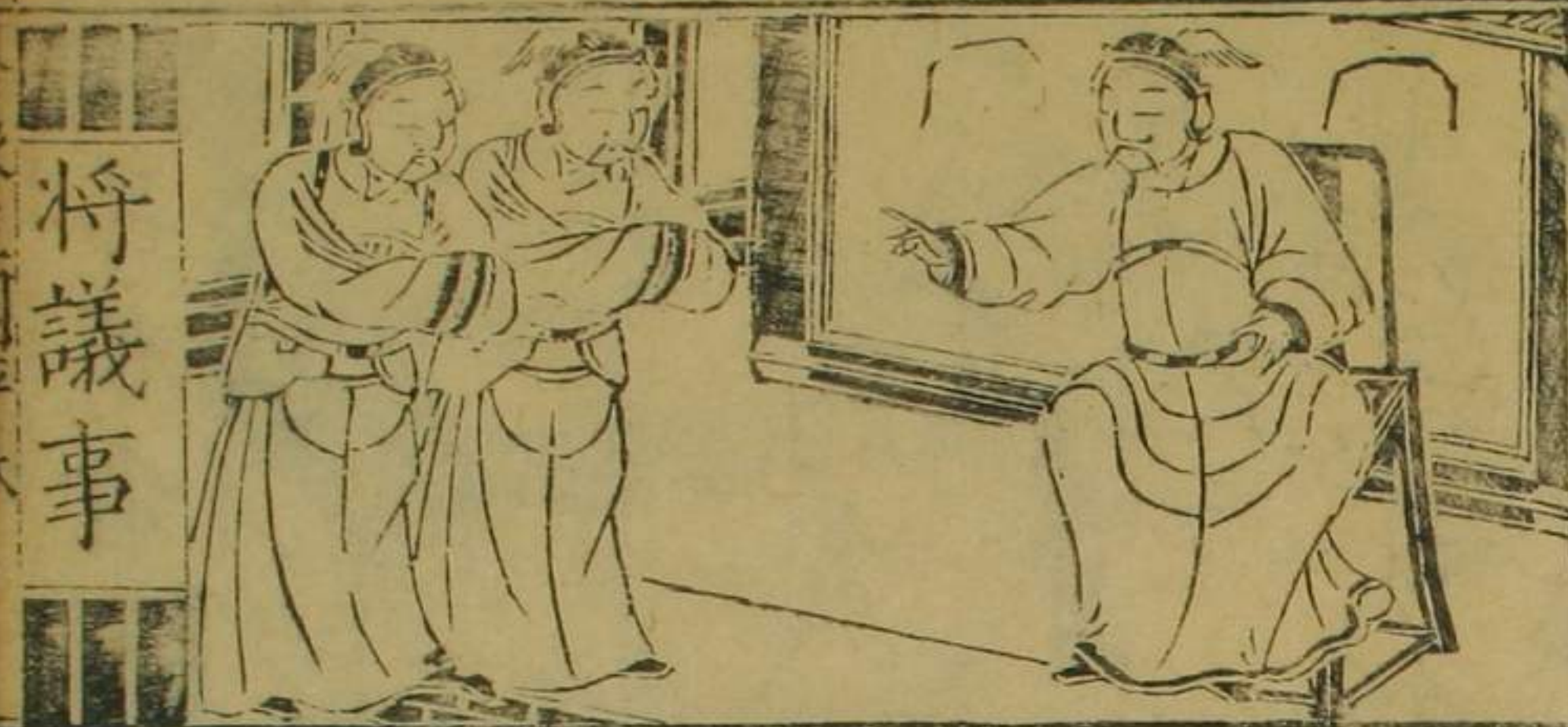
孫策命使



去請華陀

會稽餘杭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見朗不長嘆一聲而歸朗與白虎陳立於山陰之野孫策周瑜各引兵迎之程普黃蓋各出奇兵應之大破白虎於山陰朗走海隅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於路接白虎大喜是夜於帳中飲酒那人拔劍砍殺白虎立誅數人來投孫策見其人身長八尺方齒潤口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字元代策大喜命為別部司馬東路督平以叔孫靜守之策回軍令朱治為郡太守收軍回江東人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然山賊竊發四面掩至至時更深泰躍馬上鞍身無寸甲提刀殺賊砍死無數賊躍馬逕取周泰被泰挾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殺除血路救權出圍賊退後周泰身被十二鎗槍發將死策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那會稽郡吏虞翻薦一醫者來醫半月痊可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子襲曰然策先令張昭作書就請虞翻為功曹令求醫者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翻來宣

術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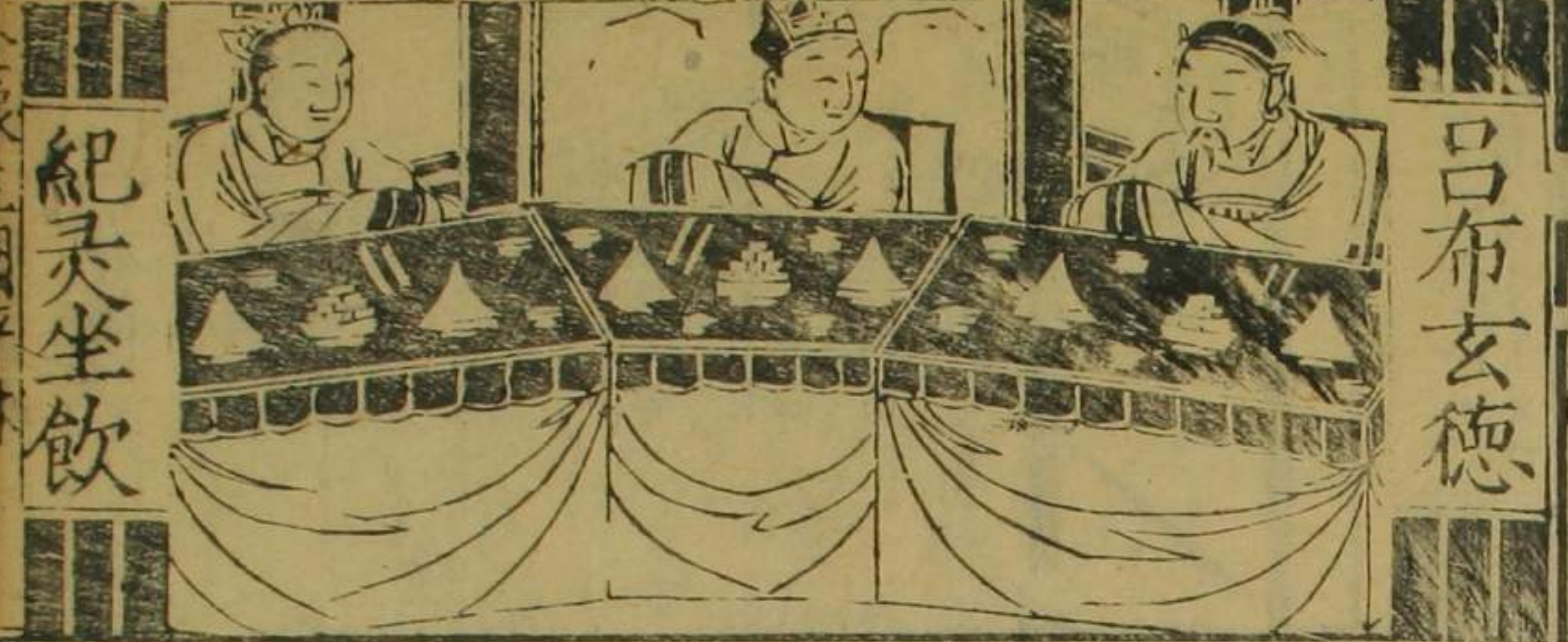
將議事

城見孫策曰某不敢以郡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願共之翻拜謝引醫者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神仙之表問之乃沛國譙人也遊藝江東姓華名化字元化策禮為上賓請視周泰瘡口華化曰此易事耳一月愈策大喜進兵盡殺山賊江南皆已平靜孫策分撥將士守把隘口雄兵十餘萬文武各效忠誠策將父孫堅舊日部下將吏皆陞上二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好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欲取玉玺袁術暗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喬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術曰孫策借吾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而甲兵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何楊大將曰孫策拒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曷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加兵來伐我欲報之楊大將曰若欲擒劉備某獻一計未知其計如何道來

呂布轅門射戟

第拾回

精蓋 雖其 交兵 兩家 劉表 以什 中技 射或 温侯 侯射 評温



紀靈坐飲

呂布玄德

弟被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驚曰若如此必殺矣布曰
豈有此理布平生不好合鬪惟好解鬪問曰何為而解
布曰解釋兩家戰有一法從天決也布請入帳中與玄德
相見兩人各心未穩布居中表在左玄德在右交盃行酒
酒至數巡布曰你二家都看我面俱各罷兵玄德無語紀
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雄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
飛掣劍在手躍出而前怒而言曰吾兵雖少觀汝輩真兒
戲耳安得傷我哥關羽扯住曰且看温侯發落那時各
歸營寨斯殺未遲布曰我請兩家來解鬪須不令斯殺這
邊紀靈叫不怕你那邊張飛便要斯殺布怒交取戟來提
書戟在手紀靈玄德都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得相
交左右與我將戟立於轅門之前取弓箭來拈弓執箭在
手顧與紀靈玄德曰轅門與中軍帳約有一百五十步吾
一箭射中戟小支你兩家各罷兵如射不中你兩各回
寨安排厮殺如有不遵吾言者吾併邊殺了衆皆應允玄

宮之 言而 提兵 往所 謂推 誠待 人信 服其 論其 平日 少息 哉



二人相見

玄德呂布

車之戮前者温侯既受表氏之禮物今復納劉備之傍
言非英雄之所為若蒙早斬備首求為唇齒之援共為
王霸之業愿賜片言以決去就幸甚
呂布觀書嘆曰吾有一計使表術無恨於吾令劉備不怨
於我高順曰愿聞奇計布曰至期觀之難以口說乃遣人
發書請紀靈劉備到寨赴席玄德得書大喜便欲上馬關
張曰兄長不可去布必有異心玄德曰非也吾料温侯未
得倒彼安肯害我乎就行關張跟到布寨入見布曰吾今
特來解汝之危汝得志毋得相忘玄德頓首再謝坐於布
側關張按劍立於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
吾特請汝二人會議慎勿疑慮玄德未知其意心自不安
紀靈下馬入來見玄德在帳上坐轉身便走左右請不住
布走向前扯住紀靈之背如拾童稚表曰今日欲殺紀靈
耶布曰非也表曰莫非欲斬大耳兒耶布曰亦非也表曰
願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布笑曰玄德布之弟也

亦天之所祐於大不德之免乎

呂布轅門



射戟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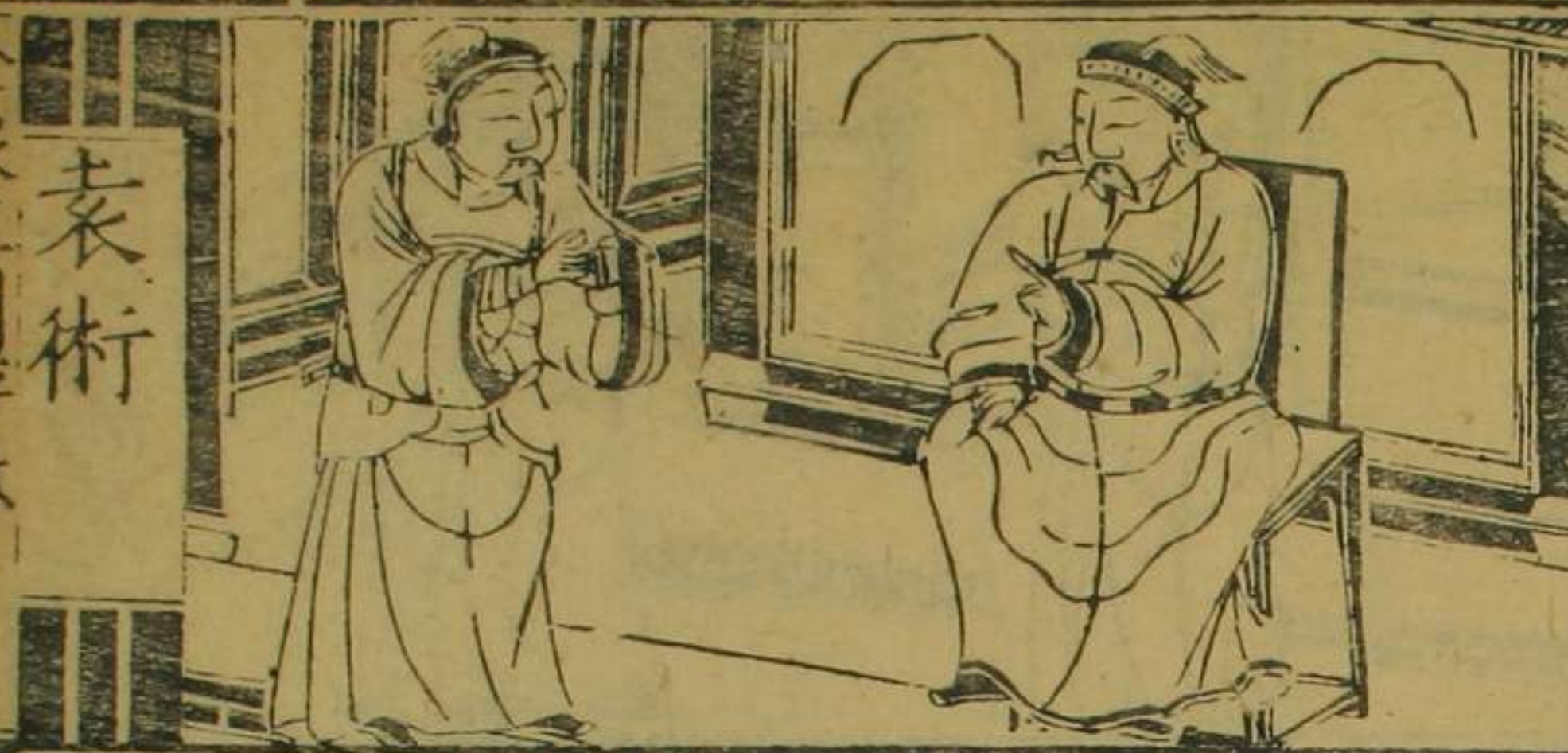
德暗告天地只愿射得中布教都坐再令斟酒各飲一金
鍾布捲起短袖搭上箭拽滿弓靶去鞘來口呼箭應那是
玄德有福處弓開如明月行天箭去似寒星墜地一箭正
中畫戟小支料士無不喝采後來史官有詩為証

昔日將軍解困時 敢憑射戟釋雄師
轅門射戟如開月 一點寒星中小支
宋賢有詩曰

温侯神箭世間稀 獨向轅門來解圍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猿真欲勝由基
虎筋弦響弓開處 鷗羽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 雄兵十萬脫征衣

又詩曰 呂布當年解備危 萬軍誰敢効公威
早知大耳全無信 悔向轅門射戟支
又詩贊玄德詩曰

紀靈回見



袁術

評紀 靈求 婚 紀 夫 陳 射 戰 之 事 又 婚 之 求

弯弓百步喜穿楊 休說當年有紀綱
射戟萬年誇呂布 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畫戟小支棄弓於地來執紀靈玄德之手曰
此天不欲令汝兩家征戰今日畫醉來朝各自罷兵紀靈
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曾奈紀靈回去主人不信布曰吾
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行數巡紀靈求書先回
布與玄德曰非吾則賢弟危矣玄德拜謝引關張回三處
軍馬次日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只說紀靈
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呈上書信袁
術大怒曰呂布受我許多禮物反向劉備以射戟為名故
來戲弄吾自提淮南之兵親征呂布劉備曰主公不
可造次呂布世之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劉備首尾
相連不易高也靈聞呂布之妻嚴氏有一女主公有一子
可令人求親於布若有女在此必殺劉備此乃疎不問
親之計也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詣徐州求婚

策之使德資平
之款玄无身地

陳宮謁見



韓胤

胤不一日到徐州見呂布稱說袁術敬慕與將軍結姻親欲求令愛為兒婦求契秦晉之歡布受禮物入見其妻言袁術求親嚴氏曰吾聞袁公路父鎮淮南錢糧無限早晚欲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國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只有此子嚴氏曰可便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無憂矣布意遂決請韓胤筵宴許之親事胤備聘禮送入府堂布筵席相待留於館驛安歇次日陳宮逕往驛中探聽韓胤坐間叱退左右對胤曰誰敵此疎不問親之計教汝來為媒妁意任取劉備之首否胤失驚跪於地下曰實如此萬望公臺情恕當扶起曰吾亦有心殺劉備久矣柰何温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人破了吾入見温侯便令送女子起程就婚若何胤拜謝曰胤感再生之德袁公路聞之亦感厚恩矣宮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已許袁公路此正合宮之心徐州可保求遠之基業也不知主公欲何布曰不曉宮曰結親者已受聘定良辰吉期天子一

卅

評陳
珪諫
呂布
不折
陳珪
之諫
却從
陳宮
之言

陳宮見布



言親事

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王爵早晚為天下皇帝當為天子例宮曰不可布曰只是諸侯可用諸侯例宮曰亦不可布曰我所欲亦就卿大夫例宮曰更不可布曰吾今強霸徐州未得明詔欲教吾為庶民例也宮曰豈有此理布曰汝意若何宮曰方今天下逐相征戰將軍威鎮四海今與公路結親諸侯嫉妬者多倘約至吉日良時半道伏兵必為大患其親不許便休若既容許赴諸侯未知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事也布喜曰公臺之言是也入告嚴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送吾女將軍可便送之布乃備金帛贈韓胤謝媒安排首飾器皿香車寶馬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在家養老即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之聲問左右對曰呂奉先女嫁袁公路家珪問誰為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自壽春來想是媒也珪曰此疎不問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扶病見布曰大夫何來

遂致 嫁女 干反 賊豈 非自 取滅 亡乎



呂布與師

攻小沛

珪曰聞將軍死其特來吊喪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今日聞將軍嫁女與袁術此取死之道也布問其故珪曰前者袁術以金帛送公欲殺劉備公射戟解之術求親其中欲公女為質隨後便來取劉備首級了必借錢糧又求協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大駭曰陳宮誤我急喚張遼引三千軍趕三十里取女歸於後堂大罵陳宮曰汝欲令我受萬世之罵名也宮默然而退珪曰可執韓胤在此却令人虛吞術云女粧奩未辦了畢便自送來却將胤監住人馬都各留住珪又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為使解韓胤赴許都操必大喜也布曰容某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劉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為將之道乃本分事也言論閒魏續宋憲至拜罷布問曰我差汝二人往山東買馬買得幾匹宋憲曰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來却是劉備弟張飛詐扮作賊劫了馬去布大怒即時點起軍殺取小

評布 攻劉 備 韓 門 射 戟 救 汝 大 難 汝 何 敢 奪 吾 馬 足 也 玄 德 曰 備 由 缺 馬 使 人 自 買 馬 安 敢 奪 兄 馬 足 布 曰 汝 使 張 飛 奪 了 一 百 五 十 疋 尚 自 抵 諱 張 飛 挺 矛 出 馬 曰 是 奪 了 一 百 五 十 疋 不 知 是 你 的 布 曰 環 眼 賊 累 次 困 吾 飛 曰 我 奪 馬 你 便 發 怒 你 奪 了 我 哥 徐 州 却 便 不 說 布 挺 戟 驟 馬 大 戰 張 飛 兩 個 酣 戰 一 百 餘 合 未 分 勝 負 玄 德 見 布 軍 四 面 漸 圍 裹 將 來 恐 有 疎 失 急 鳴 金 收 軍 入 城 呂 布 分 兵 四 面 圍 定 玄 德 喚 張 飛 而 責 之 曰 又 是 你 奪 他 馬 惹 起 事 端 馬 却 何 在 飛 曰 都 寄 養 各 處 寺 院 裏 玄 德 使 人 出 城 打 合 送 還 馬 足 布 欲 從 之 陳 宮 曰 今 殺 劉 備 後 不 為 患 也 不 可 罷 兵 遂 不 往 圍 城 甚 急 玄 德 與 糜 竺 孫 乾 商 議 糜 竺 曰 曹 操 所 恨 者 呂 布 也 不 若 棄 城



呂布張飛

大戰百合

曹操與兵擊張綉 (第拾壹回) 呂布點起軍馬來取玄德玄德慌引軍出玄德出馬見布曰兄長何故起兵布指而罵曰我韓門射戟救汝大難汝何敢奪吾馬足也玄德曰備由缺馬使人自買馬安敢奪兄馬足布曰汝使張飛奪了一百五十疋尚自抵諱張飛挺矛出馬曰是奪了一百五十疋不知是你的布曰環眼賊累次困吾飛曰我奪馬你便發怒你奪了我哥徐州却便不說布挺戟驟馬大戰張飛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分勝負玄德見布軍四面漸圍裹將來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兵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而責之曰又是你奪他馬惹起事端馬却何在飛曰都寄養各處寺院裏玄德使人出城打合送還馬足布欲從之陳宮曰今殺劉備後不為患也不可罷兵遂不往圍城甚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糜竺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

許都
今彰
德府
是也

評玄
德段
操既
失徐
州又
失小
沛而
曹操
玄德
復復

玄德奔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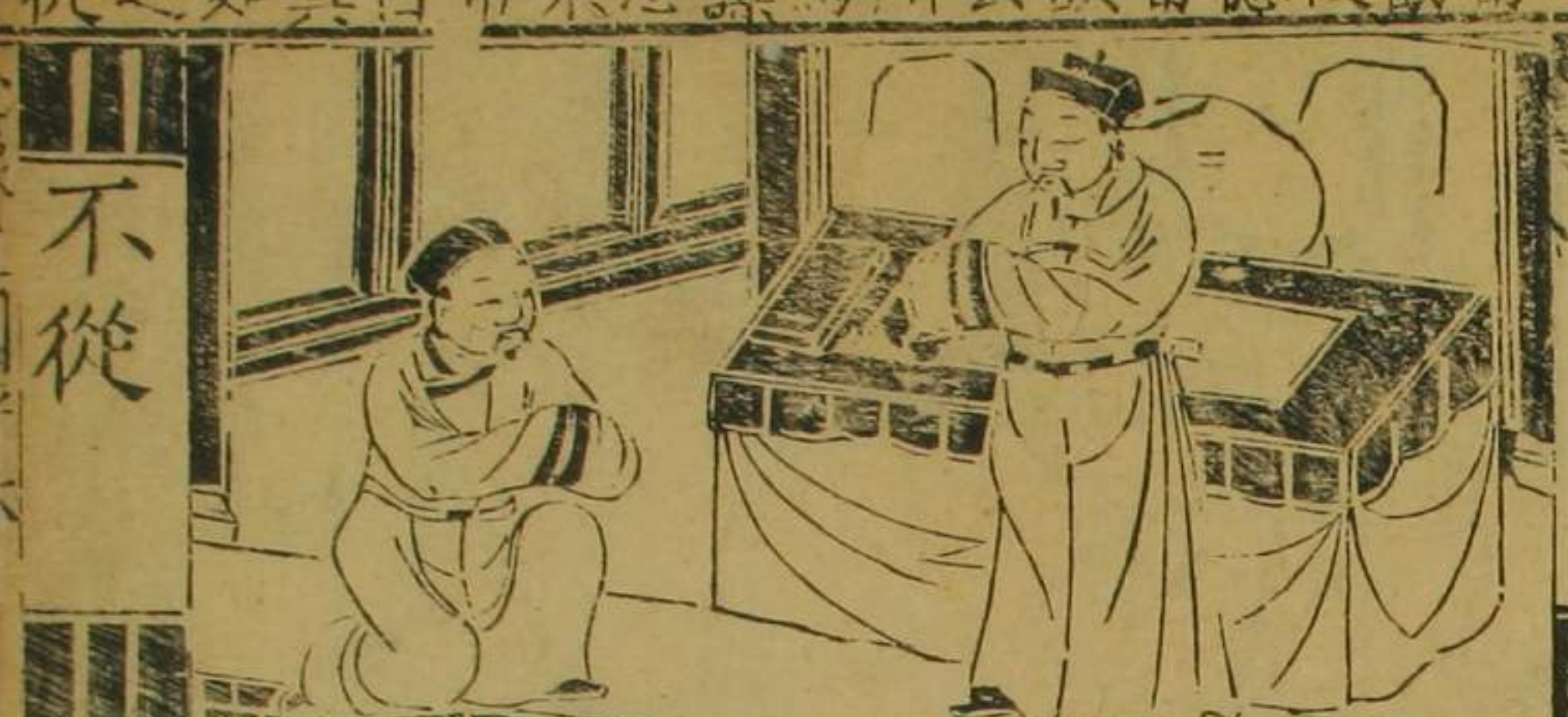


曹操

走往許都投奪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殺
開此圍飛曰小弟願死戰玄德令張飛在前關羽在後自
居於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月大開西門搦戰却出北
門而走張飛正遇宋憲魏續拍馬殺退兩將出得布寨後
面張遼趕來關羽敵住沛縣軍有萬餘人只引得一半人
出來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自回徐州却令高順守
小沛却說玄德前奔許昌城外下了寨先使孫乾來見曹
操言被呂布追趕特來相投操曰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
吾自有委用之處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帶糜竺孫乾
入拜曹操使人扶起命坐於客席以賓禮相待玄德告
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仁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
玄德感謝難盡設宴相待至晚送出回府荀彧乃曰劉備
有英雄之志今不早為後必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入操
曰荀彧勸我殺劉備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起義兵為百姓
除暴禮賢以招俊傑猶誤其未至也今劉備雖有英雄之

評荀
或勸
操段
玄德
荀彧
或歎
德所
以為
操謀
則忠
矣不
知帝
王自
有真
其如
操之
不從

程昱諫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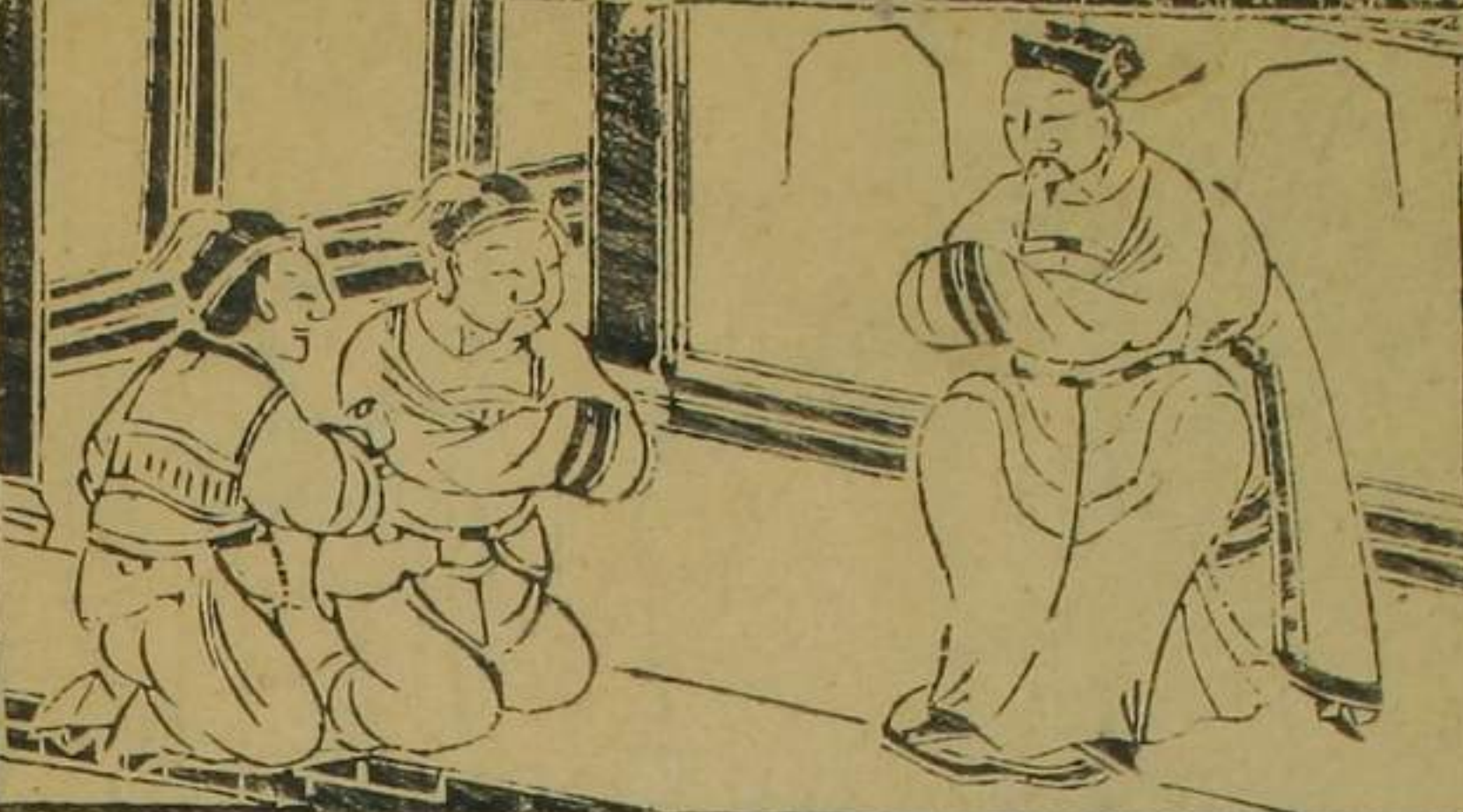


不從

名以窮而歸而又害之是以名害賢也如此則智士自疑
回必擇主誰與定天下乎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
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謀正合我意次日奏請以
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觀劉備有雄才更又甚得此心終
不為人之下不如早為之操曰非也方今收英雄之時殺
一人而失天下之士如此郭奉孝與吾所見同也昱曰主
公有王霸之才其等皆不及也隨請劉玄德入與兵三千
糧萬斛使往豫州之任進兵屯沛招集原散之兵約同臧
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欲自征呂布流星馬
報張濟自關中引兵劫掠州郡被箭射死濟兄之子張綉
自領賊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於宛城欲犯許
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劉備被呂布所攻必侵
許都荀彧曰此事極易呂布無智之士見利必喜可差使
命加官進賞其心已安又與劉備解和會布必大喜不
思遠尚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賞封官誥并解和

何 清河 陽南 城東 三里 俗名 白河 宛城 縣名 今屬 河南 府

賈翊引張綉



呼曹操

書往徐州去先說曹操引十五萬兵討張綉軍馬三隊起行先差夏侯惇一軍先起時建安二年正月半後操軍至清水紿下住寨賈翊勸張綉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眾投降可保軍民之難綉從之使賈翊直至操營見操操問賈翊對答如流操喜之欲用為謀士翊曰昔從李催得罪於天下今伴張綉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義之次日引張綉見操待其厚兵入宛城屯住餘軍分屯城外連路十餘里寨柵一住數日綉每日大設筵宴請操一夜操醉入寢所回視左右曰此城中有歌妓否兄子曹安民常從曹操專管衣食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官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麗問之乃張濟之妻也操聞之便令安民帶五十甲兵取之須臾取到操視之果美麗也濟妻再拜操問曰夫人姓甚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我否鄒氏曰久聞丞相之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特為汝故准張綉之降若不如

評操 為婦 感一 曹操 為一 婦人 所感 九移 兵地 而敷 成張 綉之 禍古 云女 色傾

鄒氏



取樂帳中

此則感全家矣鄒氏再拜曰實感丞相再生之恩操笑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必以夫人為寶眷鄒氏拜謝是夜同宿帳中鄒氏曰若在城中久住綉必生疑人知必然議論操曰吾明日共天人移於城外寨中安歇恐文武官議論乃令典常就中軍帳外安歇提調把帳前親軍二百人非奉呼喚諸人不許直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家人密報張綉綉大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兵今作此態辱吾之甚也便請賈翊商議翊曰此事不可走泄之則吾等皆休矣翊來日待操升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出坐綉告曰其兵新降多有逃去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綉乃札其中軍於道地紿分為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前有一部曲名胡卓兒背負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綉不樂問其故綉實告之胡卓兒曰臨期主人請典常飲

人誠不虛

評盜卓戰操於軍疎以典將死卓之手

胡卓兒



盜戟

酒灌醉卓兒雜在他人數內跟去先盜其戟此人便無用也綉其喜預先準備甲兵弓箭告示各寨至期令賈羽致意請典常到寨裡加厚相待勸酒至晚果醉送至寨門胡卓兒乘黑雜在部從內直入大寨內是夜曹操正和鄒氏飲酒忽聞寨外人語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曰是張綉軍巡夜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後寨發喊糧草車上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勿得驚動又報四下裡火起操急喚典常已醉倒在帳中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急跳起床來尋双戟時已不知所在但聞敵軍已到轅門掣得步軍腰間刀看門首時無數馬軍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常奔刀向前砍殺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西邊鎗如茅箭典常身無寸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典常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常棄之双手揪頭軍首擊死者八九對群賊無一人敢近寨門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尚突死據寨中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皆長鎗

曹操騎

考異 會武 陽清 水河 邊有 曹公 絕影

當時操之所以不死者侍而免耳



馬邊難

迭至黃金瘡迸裂血流滿地而死上半晌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史官有贊云
守護中軍帳 英雄獨典常 聞風皆膽裂
望影總魂飛 猿臂持雙戟 彪軀掛鉄衣
又詩曰
鉄戟雙提八十斤 威風凜凜鎮乾坤
如將英勇從頭數 先說當年有典君
三分時人帳下有典君雄壯提双戟重八十斤執戟立於曹公之側人不敢仰視傳云典常
典常死後賊軍割頭遞相傳看而尚驚駭却說曹操得常當住前門乃上得大宛馬走此馬名絕影日行千里比出得後寨門只得曹安民步隨此時直走到洧河邊操臂中箭馬帶三箭赶到河口曹安民被後軍趕上砍死操得其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嘆曰

馬跡

張綉兵

評曹 昂射 死 曹操 為一 女色 使長 子曹 昂身 死干 亂箭 之中



曹操趕

孟德奸雄世莫同 南陽張綉挫英雄
喊声大振三更急 烈焰争飛滿寨紅
荀彧逃亡随野走 曹公絕影恨飄蓬
駿騎躍水奔淮過 堤畔仍存舊馬蹤

至今水邊有絕影馬跡在舞陰地面其馬上得岸一箭中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與父昂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河操走脱路逢諸將說典常救命張綉分兩處趕操前部夏侯惇所領青州兵下鄉劫擄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馬於路勦殺安撫居民青州兵走回路迎曹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夏侯惇整軍迎之禁既見之乃令軍士射住陣脚鑿斬安營手下人曰今丞相已到何不急去分辯如何先立營寨恐軍士今說將軍不便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做準備何以待敵分辯小事退賊去告未遲安營方畢張綉軍兩路掩至于禁

可見 理款 不容 並立

王則賞印綬

評布 得印 綬 呂布 一得 平東 印綬



封呂布

首先出寨來殺張綉追兵操諸將見于禁向前左右各引兵擊之綉兵大敗追殺一百餘里綉勢孤力寡引敗兵劉表去了操不追趕遂收兵于禁入見備言青州兵劫掠大失民望其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近前告操曰涓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何能整兵討賊堅壘有不可動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器封為壽亭侯深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下令班師回許都操與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無痛淚而號哭典常也眾嘆曰主公愛士過如親子還許都各賞賜却說王則賞詔到徐州布迎接入封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則又將出曹操私書之中言國中無好白銀姑取家藏好金以鑄印國家無好紫綬自取所帶者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和同共滅袁術以表秉誠書不盡言惟將軍昭察布見王則說曹操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袁術又遣使命至布笑而問之言袁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太子催取皇妃早

而遂
役了
賊來
使典
術絕
婚何
利欲
誘人
之甚
如此

評陳
登面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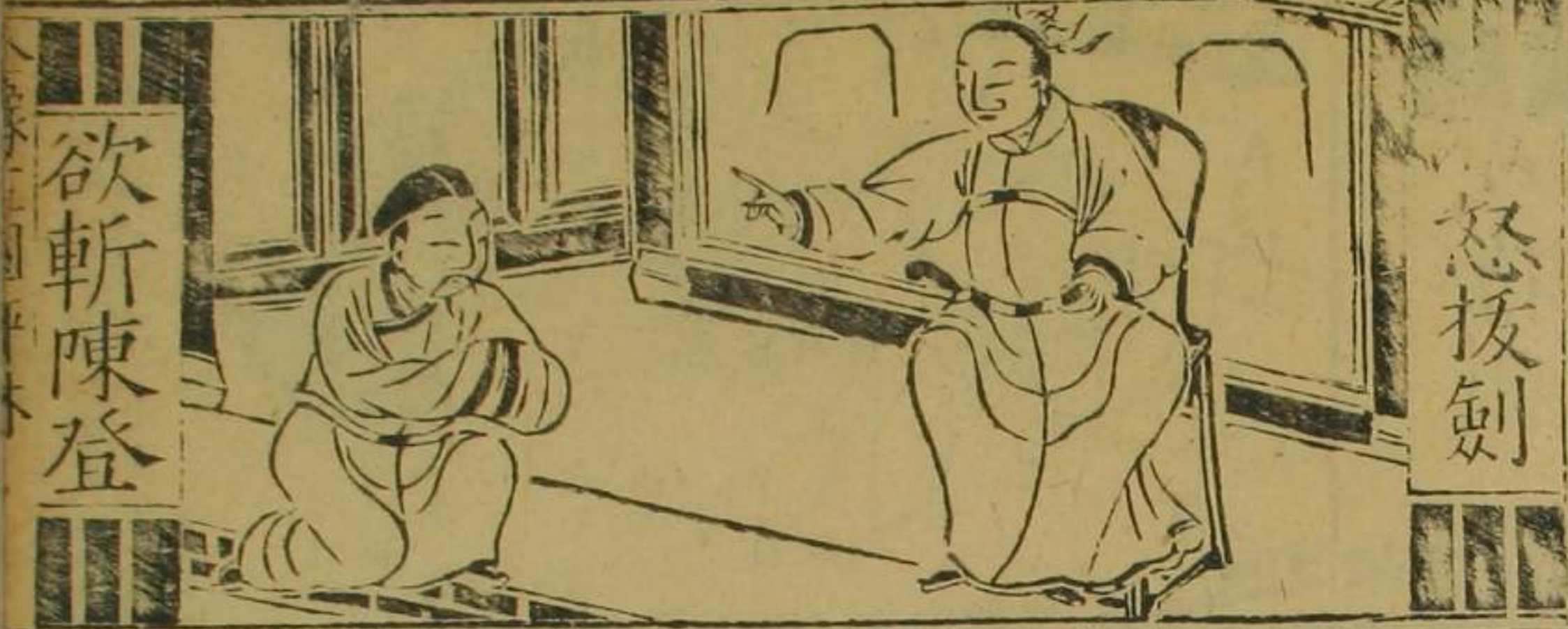


陳登密

告曹操

赴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亂山枷釘了便差陳登賞謝表解韓亂同王則赴許都來見曹操操知呂布絕婚奉命所進表曰臣布自誅董卓又罹喪亂寄跡山東本欲邀迎大駕知曹操忠奉幸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輔陛下臣為外將若以兵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龍曲頒恩命愧感受領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臣不勝感激稱謝之至布答操書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斬亂於市曹陳登密見曹操進而言曰呂布虎豹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為之操曰吾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也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操賜陳登糧米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拜辭操執登手曰東方有事便以相托令登暗領士眾以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布問之登言又增祿其為郡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牧汝父

呂布
披陳
登一
面之
說即
擲劍
自嘆
此養
虎遺
患也



怒拔劍

欲斬陳登

教我協曹操絕婚公路所求終無一遂汝父子俱各貴顯吾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也呂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時把將軍說譬喻如養虎之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矣曹公笑曰吾待温侯譬如養鷹耳天下孤兔未息不先飽則飛去其問誰為狐兔公言江南孫策冀州袁紹壽春袁術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嘆曰曹公知我人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迎敵

袁術七路下徐州

袁術在淮南地廣人多倉盈庫滿又有孫策王璽遂議稱帝宮室車輦冠冕以辨大會群下術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亭長耳創四百年大漢基業今氣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歸天順人以登九五你諸公卿各效忠貞人莫敢對有主簿嚴象出曰不可昔日周氏后稷至於文王積功累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考証 今按 當奉 高乃 曹魏 之識 周禮 象魏 闕名 蓋開 中通 門為 道其 上懸 法象 其狀 巍然 高矣

袁術遣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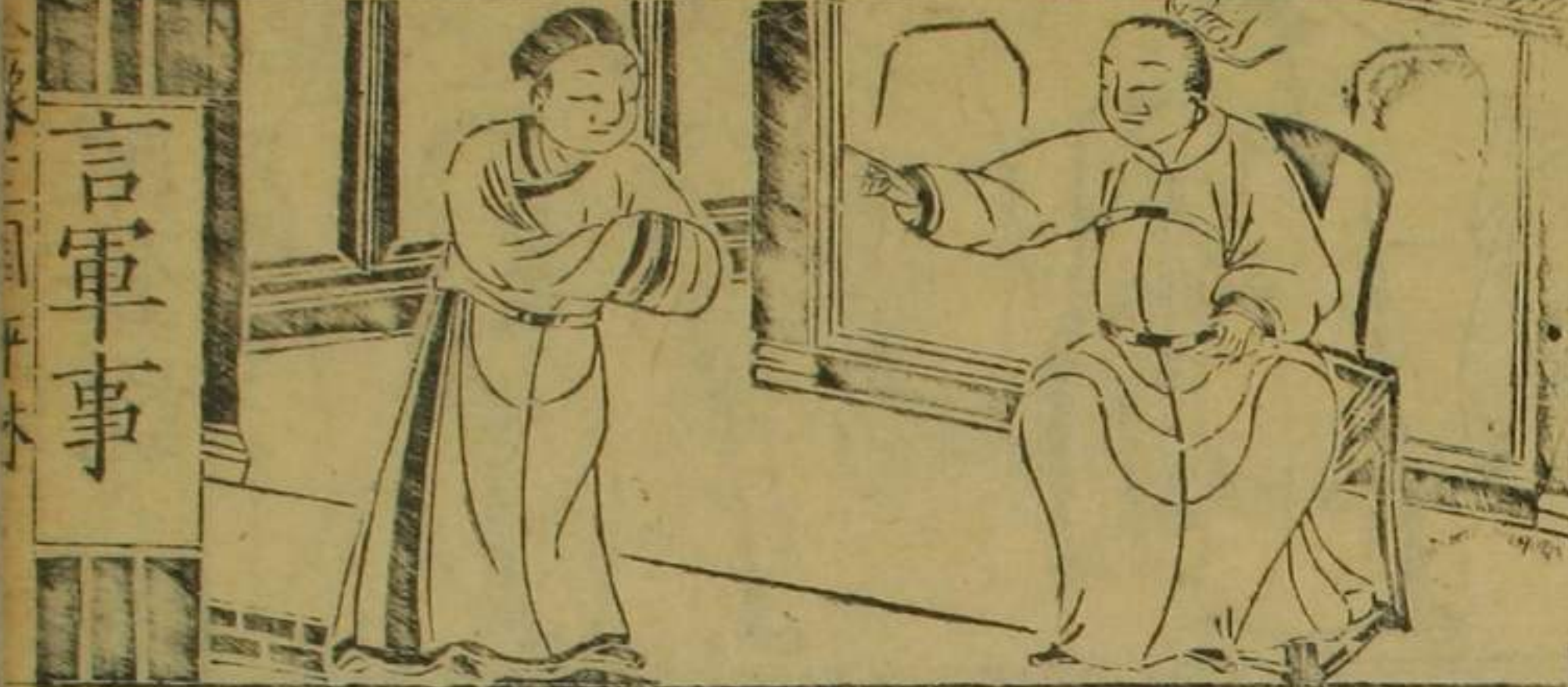


攻徐州

服事殷明公雖然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吾袁姓出陳乃大舜之後以上承火德應運之次又聞圖讖云代漢當塗高也吾有天賜玉璽若不為君皆天道也吾意已决臣下多言者斬遂建號仲氏立省臺等官乘龍鳳輦祀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宮美麗數百衣服金綉錦綺器用並是金玉飲食選奇珍美味自已為帝業矣立子為東宮差使命催取布之女為兒婦却聞已將婦亂解赴與操斬於許市布已受征東將軍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為將統領大軍二十萬分七路往徐州第一路大將軍張勳居中第二路上將喬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第七路降將楊奉各歸左右分撥各部下健將冠日起程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袁術自引李豐梁剛樂統三萬軍馬催後使

者謂 之 術字 公亦 術亦 邑中 有當 塗高 之地 故誤 認為 也

瑋呂布



言軍事

投應七路軍馬呂布使人探聽回報張勳一軍從大路徑取徐州喬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進發將來呂布急召陳瑋父子商議曰今日袁術七路軍到當復如何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瑋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也可斬二人之頭以獻袁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喝令捉下陳瑋父子大笑曰何如此之懦也吾觀七路之軍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何計破了免汝死罪陳瑋曰七路兵首將是誰共領幾多兵布一一說了瑋曰將軍共有兵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瑋曰雖眾寡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兵應之無不勝也布曰汝等罪不容誅以言寬我將欲逃遁乎瑋曰父子家贖皆在將軍掌中待走上天去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事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我瑋曰袁術今將韓暹楊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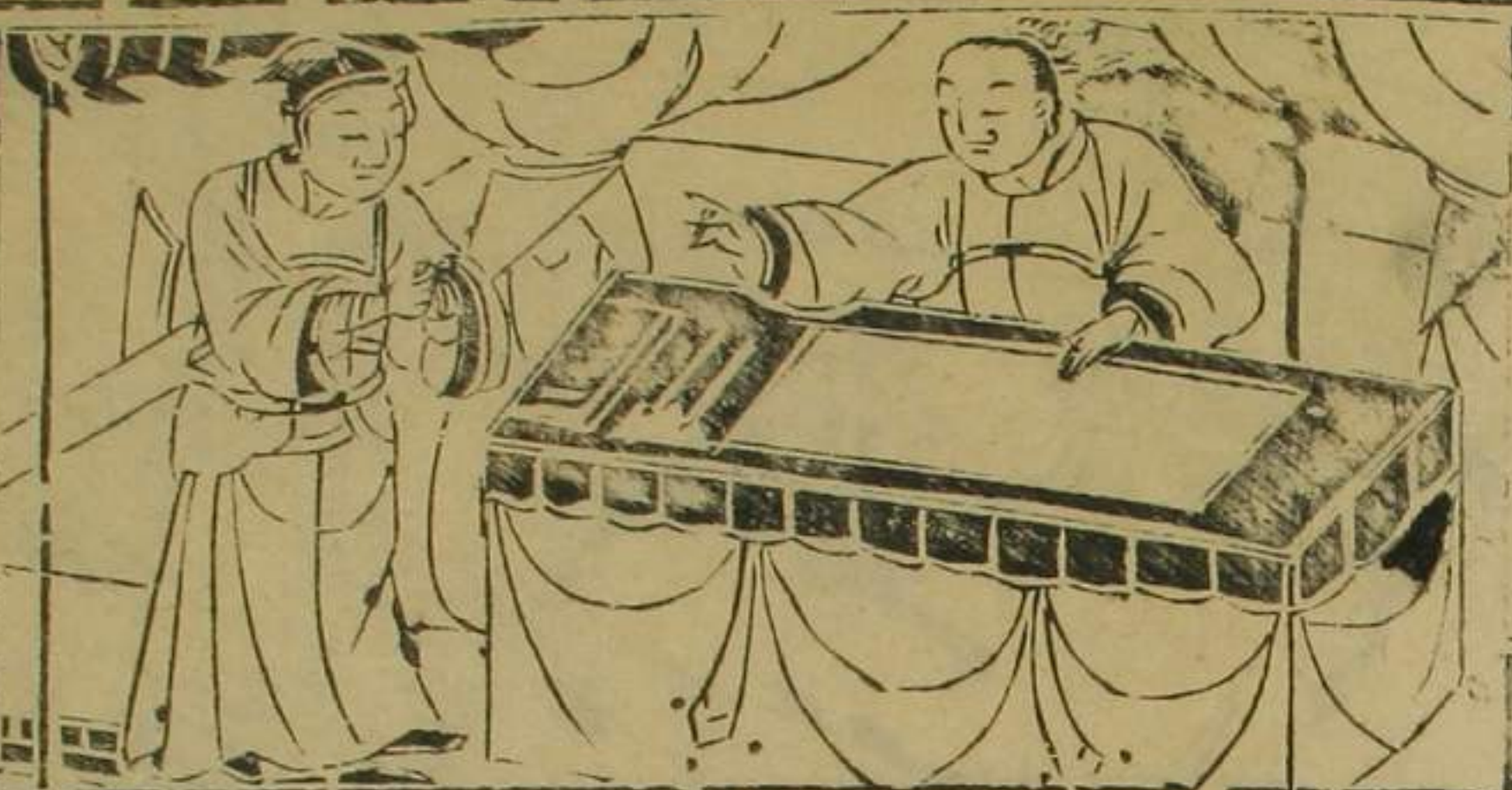
陳登說



趙暹

為羽翼此其所以取禍彼皆為合之師謀無素定不相繼待以正兵守之出奇兵戰之無不成功矣陳登曰非止保安徐州袁術亦可擒也布問曰如何可擒登曰暹奉之依袁術此如連鷄勢不並拽立可擒之袁術用人正如積薪不用故舊今用韓暹楊奉為左右兩翼此二人舊乃漢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居暫依袁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暹奉使為內應致書與劉備使為外應必擒袁術矣布曰汝必親到楊奉韓暹處下書登便請行布發人上表許都致書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來接韓暹兵引登入寨來見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也來此何幹登笑曰某乃大漢公卿何得為呂布之人也又聞將軍關中保駕有蓋世之功乃為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依袁術此比之含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罵於萬代某為將軍耻之豈因一時之暗而失千古之明乎且袁術多疑必有害於將軍也暹愕然曰

呂布調將



領兵拒袁

吾欲歸漢室恨無門路耳登將出呂布書云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一時之間言以致失身於關外若能革故鼎新去邪從正同誅逆黨共佐皇朝以圖功名書於竹帛專俟回音切希照察韓暹曰吾已知之元龍先回吾與楊奉兩路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應之登辭暹回見呂布報暹等已准內應布即便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喬蕤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城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兵一萬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住寨張勳軍馬早來到出陣張勳非呂布對手退三十里等四下兵應是夜望見山上一齊號火起勳兵自亂暹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着紀靈救應兵到兩軍相迎却欲交鋒進奉兩軍殺出紀靈大敗奔潰呂布引軍追殺山背後一

評龍 韓楊 說龍 元龍 韓友 之表 術七 路之 兵自 此斤 能為 矣

評袁術逃竄正位袁術危急存亡之秋又遇雲長



呂布得勝

袁術大敗

彪軍出門旗兩路分開一隊馬出打龍鳳日月旗金瓜銀
鉞黃越白旄黃羅銷金涼傘蓋下袁術渾身金甲腕懸兩
刀立馬陣前罵呂布殺父逆賊背主家奴布大怒挺戟向
前來殺袁術副將李豐挺鎗縱馬出迎戰不三合傷其手
棄鎗而走梁剛舉統突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隊出後軍
走三軍大亂呂布鎗奪衣甲馬足無數袁術敗軍走不及
數十里山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袁術性命如何

曹操會兵擊袁術

（一）

當先一員大將橫刀出馬乃關雲長也領五百校刀手大
叫反賊休走術慌落馬而逃雲長趕來紀靈引軍敵住餘
衆四散奔潰袁術收敗軍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遲奉
一行人馬都回徐州各叙禮罷大排筵宴管待衆將布保
韓暹為沂都牧保楊奉為瑯琊牧席散各拜謝而歸雲長
辭去次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使
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

兵至外軍落馬此時無容自之地

考証此張絃所也



袁術遣使

往吳借兵

曰然次日重勞三軍送二將權為兩處屯駐以候恩命
問父曰為何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也珪
曰不然倘韓楊二人協呂布是與布添牙爪也登服父高
見却說袁術軍馬折其大半回到淮南遣人往江東問策
借兵報仇使到江東說袁術借兵之事孫策怒曰汝僭稱
帝號背反漢朝賴吾玉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
反助逆黨乎作書以絕之其書曰

策聞上天聖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愆謬之備
急箴規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傳言事有大小
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退
尊前岳即事之期便有建月益使徠然想其流謗設其
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
董卓擅廢立害太后弘農王淫辱宮人發掘陵寢累逆
至此故諸州郡邑聞聲慕義咸奉天討早遂誅滅元惡
既斃幼主東顧俾傳宣欲命諸將振旅於河北通謀黑

使見



孫策

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孤南荆公孫贊包然北燕劉
繇决力江許劉備負盟淮南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
也今備繇既破曹等飢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商有罪罰重哉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
歸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
徒以春秋尚少協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俱未合於湯
武之事二也李取後魏廢主自為亦猶未也而天下聞
桀暴攘臂同心而懷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
之虜所以斯須遊魂必令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
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
之紛然若欲大率以臨之適足趨禍三也天下神器不
可虛也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
赤鳥之瑞漢高祖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
民困瘡於桀紂之毒苦秦秦之徒故能去無道致成
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授命之應驗而欲一旦

術見策



書大怒

卒然登即尊號未知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
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
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
岐嶷若除其弊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成周之盛自
受且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故冀
猶望推其宗室之親屬論其近戚之賢良以紹劉統以
因漢室皆以書功金石固形丹青流慶無窮垂管絃
而不為之易而為之難者想智者之所不取之六也五
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者莫得而比焉奉祖考之
志以報漢恩忽履道之節而肆強取之欲者將曰天下
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後吾則
吾後也誰能後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二者殊數
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為聖哲者以其合於機變慎於
舉錯若難齒之事難保之勢以較群敵之力以生眾人
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議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

評登進奉登既引進進奉又使之權將于東絕呂布之

曹操與兵



伐袁術

或於高識而掌其類皆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犯上惑眾終有後悔忠者自往迄今未嘗無知不可不深詳擇而三思九也九者尊命所見之餘耳瞽言庶備於乎惟聽遺志忠言逆耳幸晉察聽
使命賞書回見袁術、看畢怒曰黃口乳子敢以文字誡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將諫住却說曹操在許都思慕典當與立祠堂四時祭之少牢封其子為中郎收養在府其名典當忽報孫策使至前獻禮物尤多操觀書意遂欲南征人探得袁術乏粮劫掠陳地操遂點軍出師此時操自專大權行事然後奏之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餘皆隨操出征兵起三十萬粮草輜重一千餘輛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并呂布劉備之兵比及到豫州界口劉備引兵來迎入見曹操獻首級二顆操驚問曰此何人之首也玄德對曰此韓遂楊奉之頭也操問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令此二人權此耶

而欲使之速成

夏侯惇



斬喬蕤

評袁術孤窮孫劉曹呂

沂都兩縣近縱軍士劫掠徐州地面人民無所不為因此備設計作一宴詐請赴席議定比及入坐擲盃為號小弟關羽張飛各殺一人盡收其兵今特獻明公請罪操曰與國家除害堪為上功何為請罪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用美言撫慰令為左將軍之職還許都之時即換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自居中夏侯惇于禁為先鋒使袁術知操軍到遣大將喬蕤引兵五萬為先鋒迎入會于壽春界口蕤當先出馬與夏侯惇交鋒戰不數合喬蕤戰死術軍大敗回城四下里來報孫策又發軃於江邊來攻西面呂布部領徐州兵將來攻東面劉備引關張二將攻南面曹操雄兵三十萬進攻北面袁術心慌聚文武商議諸將曰日今壽春水旱田禾軍皆缺食必擾於民皆生怨四下驟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士於壽春休戰彼兵粮盡必交陛下統羽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術用其言留李豐陳

四面大兵皆至袁術孤勢必窮安能伏展軍務乎屋音后

袁術引



兵逃避

紀梁剛樂統四人各封上將之職分十萬兵坐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裝載上車大小二十萬餘人過淮縣避且說曹操兵三十萬用糧食浩大况諸郡旱荒人皆相食屋宇及皆折毀軍人無不擄掠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欲及問孫策借糧策應付十萬斛呂布玄德自使人運糧食不敷支散操管糧官任俊部下倉官王廙跟随出征賚數目入稟曹操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何不以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廙曰倘軍怨恨若何操曰吾自有方策命廙以小斛支散却暗令人寨中看之各寨無一人不怨皆曰丞相太欺眾也說者紛然皆有变心操聞之大驚召首將問之皆言糧不如數操密召王廙入曰吾欲問你暫借一物以壓眾口汝妻小吾自養之汝勿憂慮廙曰丞相欲借汝頭以示眾爾廙笑曰其實無罪操曰吾亦知你無罪汝若不死三十萬兵皆必变矣廙再欲言操喝群刀斧手推出轅門一刀斬

評操上軍迫而盡知糧曹操上軍迫而盡知糧曹操上軍迫而盡知糧

李豐陳紀



四將被獲

之懸頭竿上出榜曉諭曰故行小斛竊盜官糧謹按軍法因此瞞過三十萬兵一齊無怨史官云雖然妄殺一人却謀用詐操知糧及令各外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之至三日操自至城下看時諸將搬土運石填壕塞塹而回操掣劍親自斬於城下操見軍士負土而來自下馬接土填坑大小軍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看了並皆失色是夜先上城者無數操自賞賞賜錢分散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李豐陳紀梁剛樂統皆被軍士解至操令皆斬于市焚燒偽造宮室一應犯禁之物存春城中收斂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趕殺袁術荀彧諫曰此間連接十數郡旱荒不收若更進兵勞軍損民尚未見勝欲退急難不若暫回許都待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也操狐疑未決忽有報馬到說張綉作亂托劉表唇齒南陽章俊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住退折數陣被張綉殺來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

評劉備侍 劉備 掘坑 待虎 而陳 珪父 子且 女共 謀吾 知布 之危 在頃 際矣



操回許

都面君

操特書丹孫策令跨江布兵以為疑兵令劉表不敢妄動
吾自復征張綉以絕其根即日兵行操命呂布劉備結為
昆仲使相救助再不相侵操令玄德仍舊屯兵沛城布先
行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沛城掘穿待虎也汝但與
陳珪父子共議勿令有失吾望汝音却來接應語畢而退
操自引大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李催伍習殺郭汜俱解
首級將來煨將李催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並活解入許都
操令分派各門處斬催汜之首相傳號令人皆歡喜操請
天子出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封段煨為潁寇將軍
曹為殄虜將軍各引軍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
張綉侵掠州郡與兵伐之天子親排鸞駕送操出師時建
安三年夏四月大兵進發荀彧在許都調遣兵行之次
操見於路麥已登黃民欲為食聞兵至皆逃窟大山操下
寨會集諸將使人遠近遍呼村中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
所號令操曰吾奉天子明詔招降討逆舟民除害方今春

評曹 操 截 髮 當 首 以 申 軍 令 老 瞞 之 用 心 何 也



曹操割髮

以服軍心

麥熟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遇麦田但有踏
踐倒者斬首擅自搶擄人家財物者誅戮王法無親並宜
遵守先令人於路告報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流移妄動
因此百姓於路無不避道而拜稱頌盛德凡軍官經過麥
田盡皆下馬以手扶麥遙相傳送以過只怕麥倒在路上
曹操正行之次於麥中驚起一鳩馬哮跑入麦田踐踏畝
餘操隨即便下寨喚行軍主簿議事主簿曰丞相之令誰
敢不從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衆手掣所佩劍
自刎衆急救之郭嘉曰古之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丞相
總統大軍宜可自害乎操曰既春秋有罰不加尊議吾暫
紀過乃以劍割髮置地曰髮權當吾首耳萬軍悚然此
乃曹操用 心術之妙 沿路之民秋毫無犯靜軒先生詩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 一人號令眾難禁

却說張綉知操又領兵來急發書報知劉表使為後應乃
拔刀割髮權為過 方見曹瞞詐術深

一統志云安衆漢縣名今廢在城南陽城西三里

曹操河邊



設祭

表欲起軍為見人報孫策屯兵湖口因此未敢動蒯良進曰策之兵屯湖口乃疑兵也此是操之計今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為患明公起兵是也表令黃祖緊守隘口進兵安衆絕操歸路一面會合張繡知表起兵同賈翊引大軍襲安衆操軍緩而退進穰城到清水操於馬上大哭眾將請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在此處折了典韋不容不慟哭也眾皆下淚操令就此暫住吊祭亡魂於是宰牛殺馬於清水之上享祭典韋操再拜痛哭昏倒在地眾皆救醒大小軍校無不下淚祭畢祭姪安民并長子曹昂祭訖又祭絕影馬乃祭軍士歿於此地哭声不絕晉連不忍便行忽荀彧差人報劉表助張繡屯兵安衆以遏歸路操答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軍如到安衆破張繡必矣君等勿憂遂到安衆地界劉表軍兵已守險要張繡人馬隨後趕來操令眾兵黑夜鑿險開道暗行重地盡伏其兵天色正明表繡二軍會合視之見操軍少疑操

評翊數再追賈翊教表綉再追兵必

張繡劉表



引兵追曹

已遁去兩軍俱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其破表繡之兵操得脫安衆隘口於隘外下寨表與繡各整敗軍相見表曰何期中操之奸計繡曰容再言之表繡集於安衆荀彧知表紹之意急發書報操或書云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說表紹曰且將軍今統雄師兵精糧足操今南征早宜乘虛襲許奉迎天子動托詔書號令海內此為上策若不取此終被人所擒雖悔無益紹聽之進疑未決請公相還都又作區區劉表張繡疥癬之疾不足慮也望早班師勿悞大事
操得書心慌即日收拾起行探細來安衆報繡點兵欲去追龍賈翊曰不可追也追則必敗劉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與繡引兵追之約行二十餘里趕上操回兵接戰繡兵大敗而還賈翊引數十騎接至半路見敗軍回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翊曰可急整兵再往追之必大勝也繡曰今已喪敗何能再勝奈何復追翊曰兵勢有變遂

定成 功此 蓋攻 其不 倚也

張綉回兵



安眾

往必利如其不然請斬吾首綉信之表不肯從綉自收敗
兵再去追擊操兵大敗盡棄衣甲器仗鎗刀走去綉逸連
追趕山後一彪軍出綉住軍不趕那一軍截住中路綉慌
忙曰到安眾賞軍宴謝賈翊表問曰綉以精兵追退軍而
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驗
也翊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對也操軍新敗必
用大將以絕其後以防追兵吾軍雖精勢必不敵且彼士
亦銳故知必敗操既勝之後必引大將而去以豫國內之
事後軍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故雖敗兵而戰必勝也表綉
拜復其高論翊勸表回荊州綉守穰城以為唇齒兩將各
自分散却說操知後軍必敗再引眾將回來正逢那彪敗
軍告操曰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皆被虜矣操慌
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掣鎗下馬來見曹操必竟是誰
夏候惇拔箭啖睛
那人來見操身軀瘦健勦骨軒昂破黃巾曾立大功官拜

評表 紹情 孫或 典操 論兵 而遠 值素 紹遣 使借 兵糧 吾知 莽軍 千日 用豈 可借 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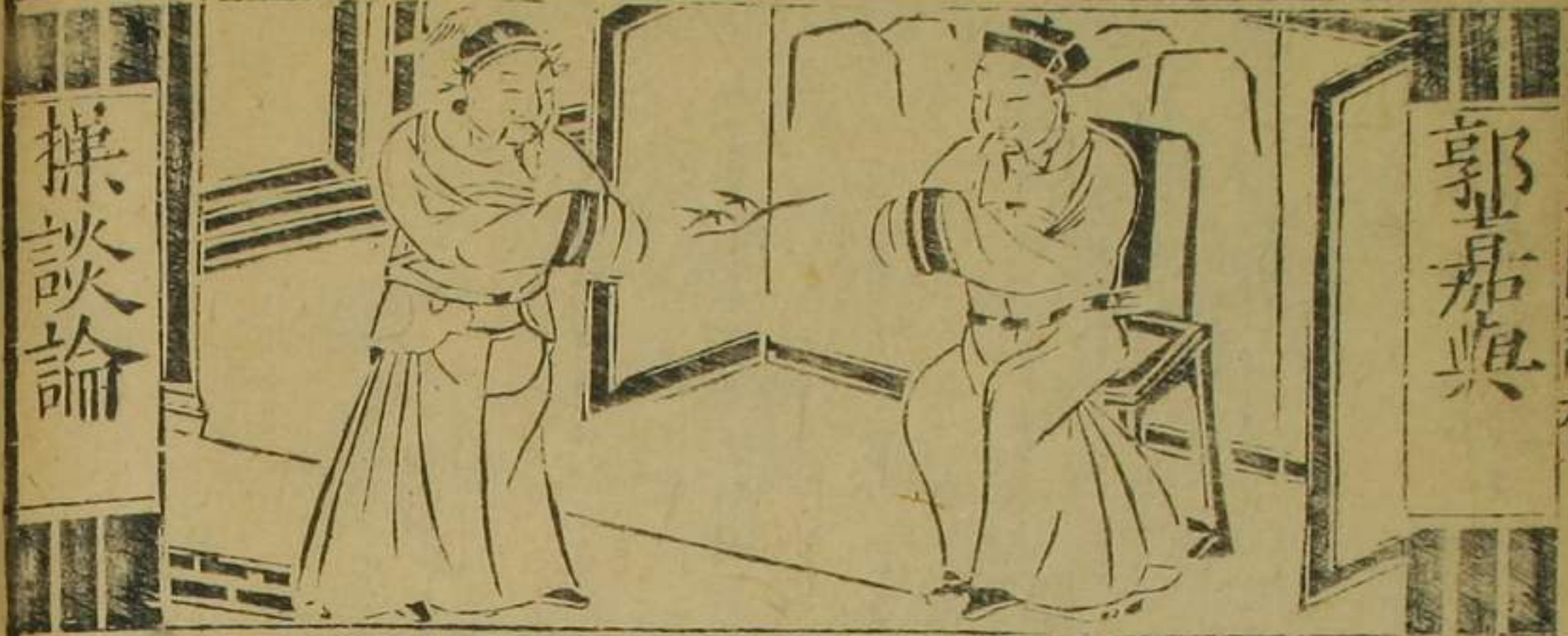
回許都



入見天子

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其來
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張綉劉表特來救應賞勞了加
為裨將軍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綉通謝而去
操還許都荀彧出迎入見天子奏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
軍贈爵吳郡侯遣使賚詔去江東令策破劉表回府中眾
將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眾何以知其必敗操曰彼過
吾歸路而又與吾死戰此孫子之計玄妙是以吾知其勝
也荀彧拜伏而去郭嘉後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曰適來
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糧益兵操
笑曰吾聞紹欲許都今知吾歸却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
糧索兵操看書中意極驕傲令使且歸館驛問郭嘉曰表
紹如此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
所知也 項羽雖強終被漢高之擒惟知勝也嘉竊料之
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
休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

評或 揣袁 曹 荀或 揣模 袁曹 策無 遺策 胸中 有數 兵 萬甲



郭嘉與

操談論

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政不攝公糾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急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簡易而內机明用人無疑惟才所適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構護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誠心待人而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飢寒恤念形於顏色其所不見念或不及也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過其望雖所不見念無不及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詭言惑亂公則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能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侍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此十勝之德紹安敢望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若此袁紹可啗也嘉曰徐州呂

評郭 荀或 操 郭子 二子 皆功 操先 而後 紹蓋 行兵 當知 有先 後之 方



操召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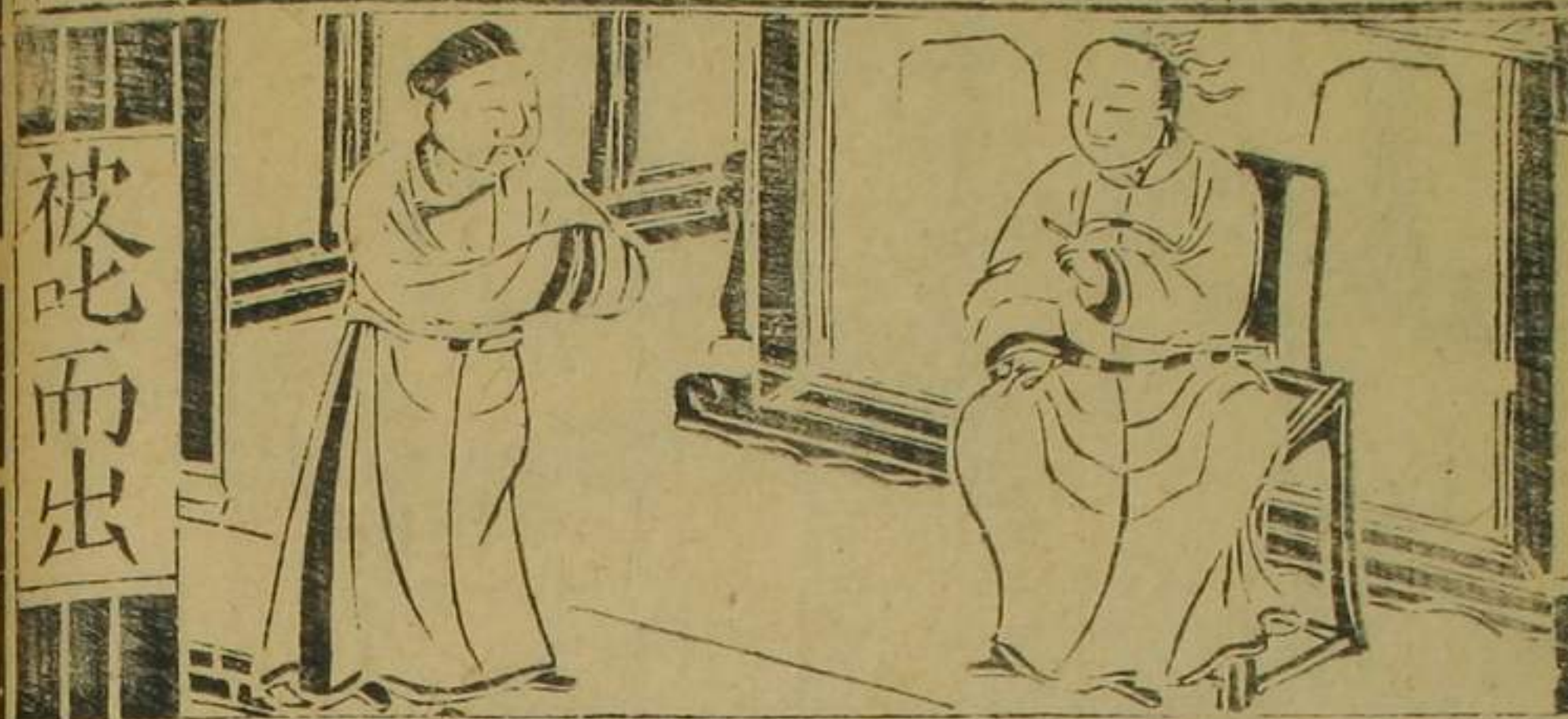
或議事

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先取呂布掃及東南然後圖紹未晚若便圖之呂布以求救援引兵寇許都為禍不淺也操然之當夜便召荀或入後堂問曰汝知袁紹動靜乎或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或觀之或看畢曰紹詞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與兵討之恨力不及耳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遠不問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無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自效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極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惟誠心不為虛美行以勤儉而為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輩

郭嘉字奉荀文若

陳宮字公台

陳宮諫布



被叱而出

何能為用哉操曰卿領吾德何以當之然則紹可與兵以伐之或曰未可呂布在徐州常欲不仁若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以顯官許以糧斛乘彼有事於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孝之機文若之智若合符節雖張良陳平何可北也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應待其回報然後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請加紹為大將軍太尉兼督冀州幽州并州泗州密書報紹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厚遣其使而回紹喜議進兵攻瓚且不該紹起兵却說陳宮說呂布曰時常設宴待陳珪父子而諛將軍心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此言曰汝是敵讒言害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皮立斬汝輩宮嘆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久必受殃矣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宮悶不已帶十數騎於沛縣地面巡哨見有使命抄小路而來宮問曰汝何人使命也使命知是呂布帳下之

布而布目之為佞如之何哉

呂布看書



大怒

人慌速失色宮搜得身邊劉備回書還拿來見呂布一閱之使曰曹丞相差來沛縣劉豫州處下密書今得回書不知何事布曰交去宮曰其中有謀可發緘看之布看之大驚其書云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微將寡不可妄動望公相大興王師到來則備願為前部呂布乃狼虎之徒輕敵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呂布看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遣陳宮結連太行山賊寇孫觀吳敦尹礼昂稀東取山東兗州數郡高順張逆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在中三路救應先說高順出徐州便是小沛人報玄德知玄德急聚眾人商議孫乾曰先告急於操次堅壁以守之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特皆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是谁玄德同鄉因來沛城投謁玄德待為幕賓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蓬善能舌辨玄德命簡雍行整頓守城器具玄

評玄 德堅 守 呂布 命 圍沛 玄德 堅守 不出 吾知 溫侯 銳氣 于此 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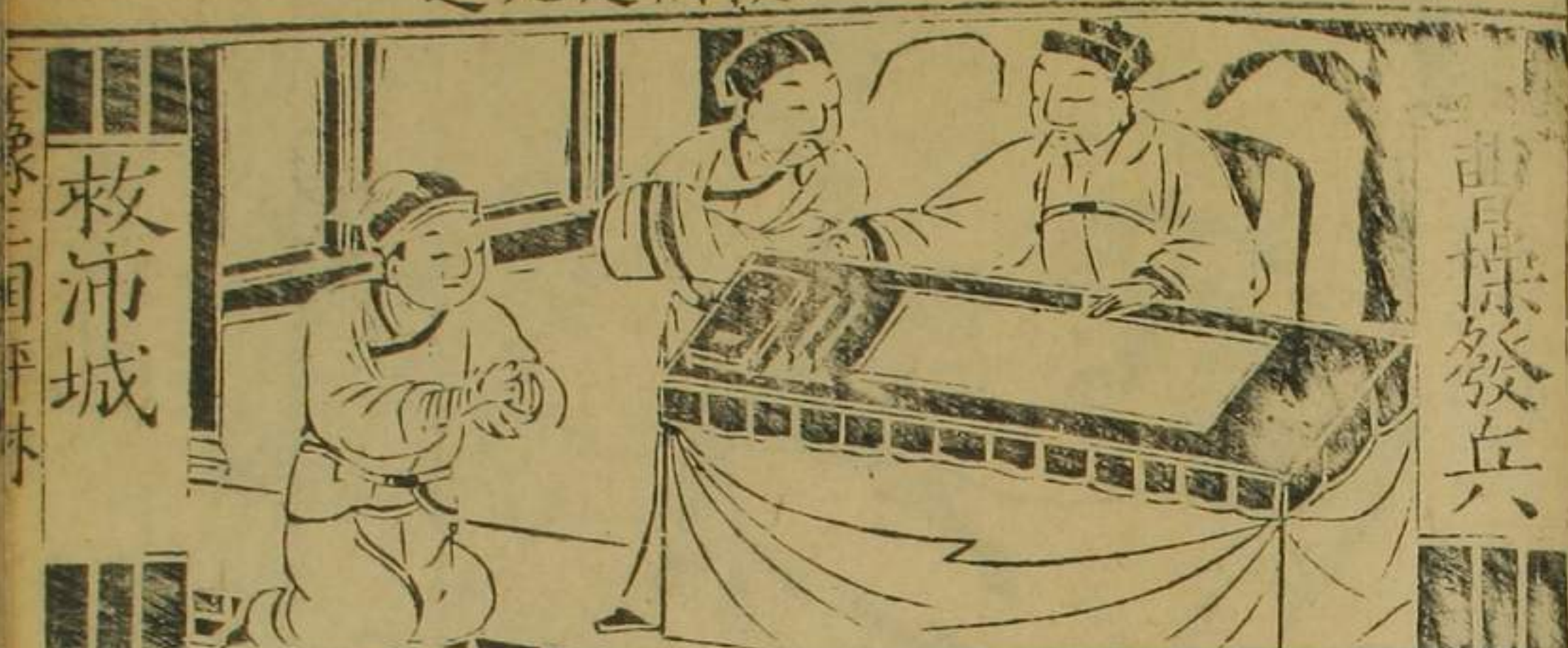


攻打沛城

高順引兵

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關羽守西門張飛守東門糜竺以
妹嫁與玄德為次妻更以家童千餘金帛糧食資給用費
玄德與糜竺有即舅之情故令坐并其弟糜芳守中軍保
護老小高順兵到玄德在敵樓上曰吾與溫侯無仇何故
加兵順笑曰汝其曹操通連欲害吾主幸是天敗尚敢抵
諱可出城就縛玄德不聽高順在城下大罵一日無人出
張遼分兵在西門攻打閉羽在城上口汝一表非俗何故
隨身於賊之部下也張遼低首不言閉羽便知此人有忠
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閉羽使人
探听西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罵只要出城斬殺閉羽見
張遼退兵來往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在城外和張遼斷
殺張遼拍馬而去飛欲追趕閉羽急喚入城令士卒堅守
飛曰張遼恨我而走哥！如何趕我回來關羽笑曰張遼
武藝不在你之下是吾夜來在城上說他頗有歸順之心
今日不欲併力殺你拍馬而去飛方悟再不出戰玄德曰

評布 援一 聞佈 言便 不攻 城又 令人 求援 于術 此足 見死 勇之 流



救沛城

曹操發兵

亦使人試之布見攻城不下自來督戰玄德於城上曰非
備之罪曹丞相傳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苦！相
告布心頗回只令人圍住不便攻打布回徐州差逢蒯
淮南見來術請罪許女為兒婦術納之尚未準信術說若
要信汝可送女來布遲疑未下却說簡雍來見曹操陳說
呂布斬使圍沛城操聚謀士共議操曰吾不憂袁紹但憂
劉表張綉在後未敢動兵荀攸曰表綉新敗不敢動兵呂
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必有豪傑應之今乘其
初叛衆心未定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為先
鋒先起操與眾謀士陸續進發簡雍隨操行先說夏侯惇
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口高順知許都救兵到慌報呂布
先發侯成逢簡曹性三員副將領五百餘騎來接應高順
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曹軍來
到引了關張及提軍馬出城不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
家玄德在高順軍後下三個寨了中玄德左關羽右張飛

評性刺曹
拔矢啖睛
友刺曹性
其勇誠不
可當



曹性射瞎

夏侯惇

先候夏侯惇挺鎗出陣前搦布所殺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走入陣逃陣脚走惇不舍力追趕曹性在陣中看見拍馬出陣拈弓搭箭虧得夏侯惇較精一箭正中左目惇拔箭脫出眼睛惇大叫曰父精母血不棄納於口中啖之不趕高順回馬直取曹性一鎗槩透面門死於馬下史官替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

劍戟叢中敵萬軍

拔箭去眸枯一目

啖睛奮氣喚雙親

忠心力把黎民救

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獨明堪比論

至今功績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趕來呂布軍一齊都上曹兵大敗夏侯惇殺開大路救允而走呂虔李典收住敗軍退濟北下寨高順引兵回擊玄德勝負如何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三終

呂布殺進

評呂
布保
金玄
德
玄德
此時
命在
旦夕
危急
甚矣
呂布
既不
忍射



沛城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四

晉 平陽 陳壽 史傳

閩 文台 余象斗 校梓

呂布敗走下邳城

第三十一回

高順令張遼擊張飛寨自擊關羽寨關張各出迎敵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布從背後引軍殺來關張兩寨軍皆潰散玄德引數十騎復回沛城背後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門放下吊橋呂布到後面城上待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甕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戰一箇殺得盡絕把門的盡皆逃去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穿城而過出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首糜竺出迎跪於馬前言曰劉玄德乃將軍之弟也吾聞大丈夫冤仇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麾下矣昔日轅門射戟之恩玄德一飯思之未嘗忘也望將軍憐之呂布曰吾舊日與玄德曾拜

之又 聽之 保全 其則 布亦 未是 少息 之人 劉安 妻 安 殺 評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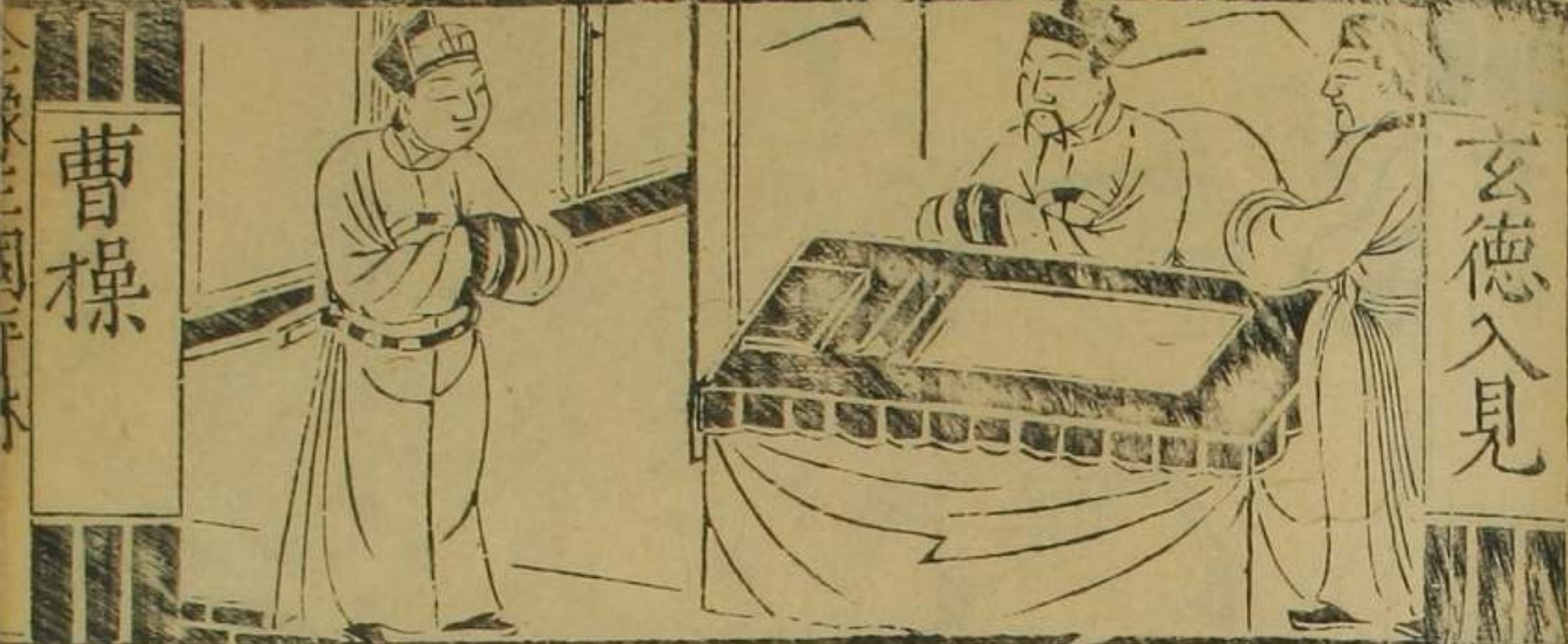


玄德奔至

劉安家宿

義安肯善他妻子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舊宅中住賜汝劍一口但有登門者即斬之此是呂布保看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玄德軍馬自投山東兗州界上來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逃走城關張各自收拾些少人馬往山中屯扎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疋馬趕來回頭視之乃孫乾也二人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二弟今不知存亡老小失陷吾身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自去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遙投來路自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玄德皆餽進飲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問是同宗是豫州牧過去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問曰此何肉也劉安曰此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辭去後院取馬見殺死其妻於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而上馬欲帶劉安去安辭有老母不可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

以待 玄德 同宗 而之 敬 知室 家之 愛正 所謂 狼子 野心 也何 足說 引



玄德入見

曹操

日漫山寨野軍馬到玄德迎之乃操兵也直至中軍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訴說失沛城散二弟隨老小之事操亦下淚更訴劉安殺妻與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黃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枯其一目時病未痊操臨宿卧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布與陳宮臧霸結連太行山群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十萬軍打沛城操提兵二十萬同玄德來山東呂布領兵到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攔路乃是太行山孫觀呂救尹礼呂祐三萬餘兵四員將立於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身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褚料搜神威四將迎敵不住四散走了操乘勢掩殺退上蕭關令人報呂布布此時回徐州布欲行往沛城高順告急布喚陳珪令守徐州布帶陳元龍即陳登也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小曾言東方之事盡付與汝今日布勢將敗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現自為之倘呂布敗回便與糜竺等

評程昱論攻布止有布一城下即急則往投袁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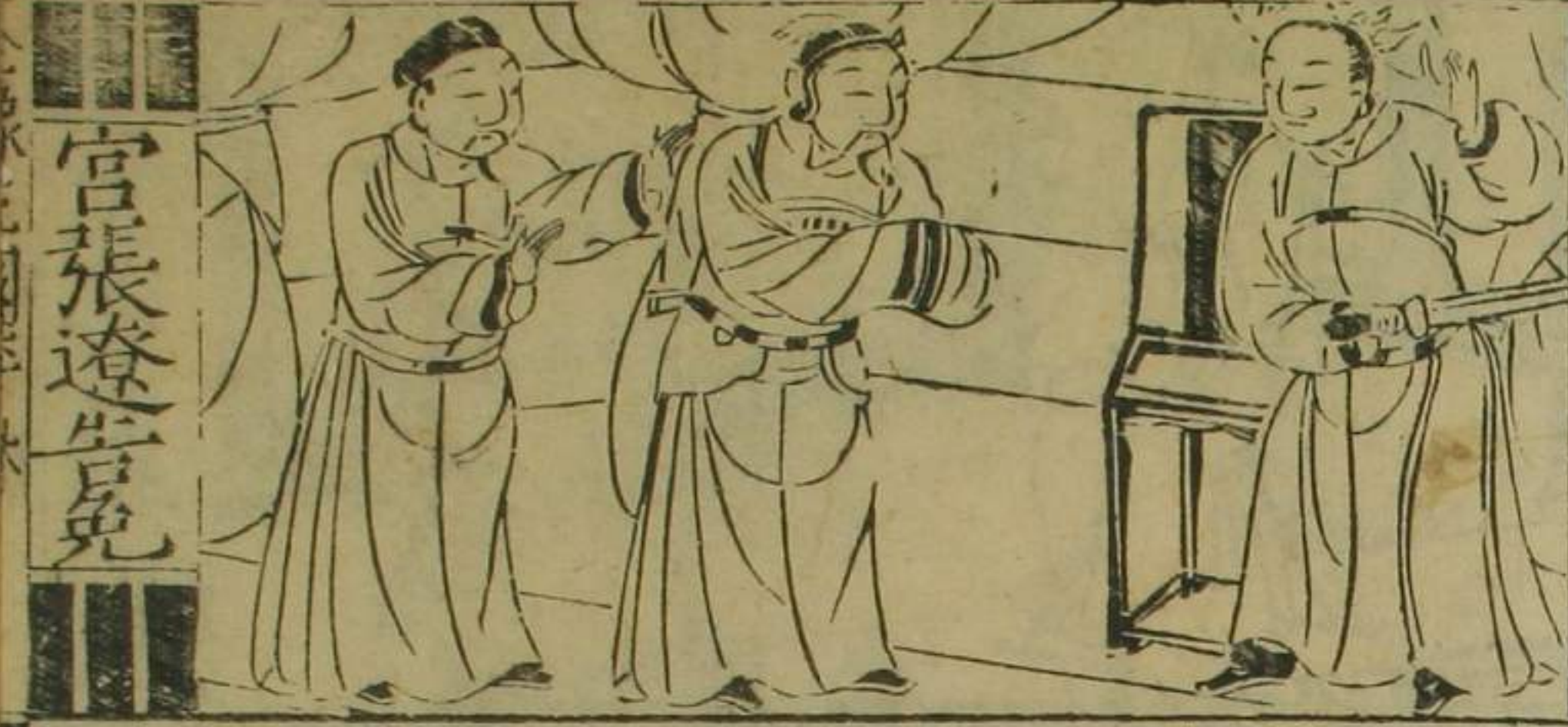


操與玄德

入徐州城

下殺來人困馬之一彪軍來當頭攔住乃關羽也橫刀躍馬截住呂布去路布自與關羽交鋒背後張飛趕上布衝開走路荒奔下邳侯成引軍接入了關張二人來曹操軍中尋見玄德拜哭於地各叙失散之事隨同曹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眷無虞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操設宴大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在左陳珪在右文武等官各依次序操頌陳珪父子之功加食邑登受伏波將軍操既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分兵四面緩而進若逼太急則死戰而後袁術矣一往投術其勢又大急難擒獲淮南徑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二者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後未曾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淮南徑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少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二將取淮南徑路來襲邳州呂布在下邳自以為錢糧足備

泗水出源泗水泗水縣南過沛縣至徐州東城合汴水循城南以達于淮



呂布欲殺陳

宮張遼生疑

以資於內泗水之險以拒於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曹操領三十萬兵來可因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擊皆着泗水者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出五六日各寨下定操令三千餘將皆全付鎧甲直到城下叫呂布打話布上城頭操在麾蓋下以鞭揖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聞奉先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實為術也術有反逆大罪汝有討卓之功若能倒戈投降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爵若復愚迷不省城池亦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後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耶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而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去布曰曹丞相困我當首明公宮變色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若降如將雞子投石豈可得全乎布拔劍來殺陳宮未知陳宮性命如何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公臺
陳宮
字也

評布
感婦
言
陳宮
之策
甚善
呂布
感於
婦人
反點
之固
所固
宜身
首兩
分

嚴氏止布



勿出拒敵

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人言從心出厥偏
公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耳愿公臺教我拒操之策宮
辭無計可施布懇求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
言安有不從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
為聲勢於外宮與眾將守於內若攻將軍宮引兵而可攻
其背若來攻城將軍救於後不旬日曹軍食盡可一鼓而
破此乃犄角之勢也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
拾戎裝此時布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犄角
之勢如此如此嚴氏曰昔操待宮如鬼子猶捨而來今將
軍厚宮不過於此而欲委全城託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
有變豈得為將軍之妻哉布曰夫人所見有言從之遂三
日不出宮入見布請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
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去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糧
少遣人往許都取去早晚將至將軍引精兵出截其糧此
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後堂對嚴氏曰曹操糧食

許汜王楷



殺出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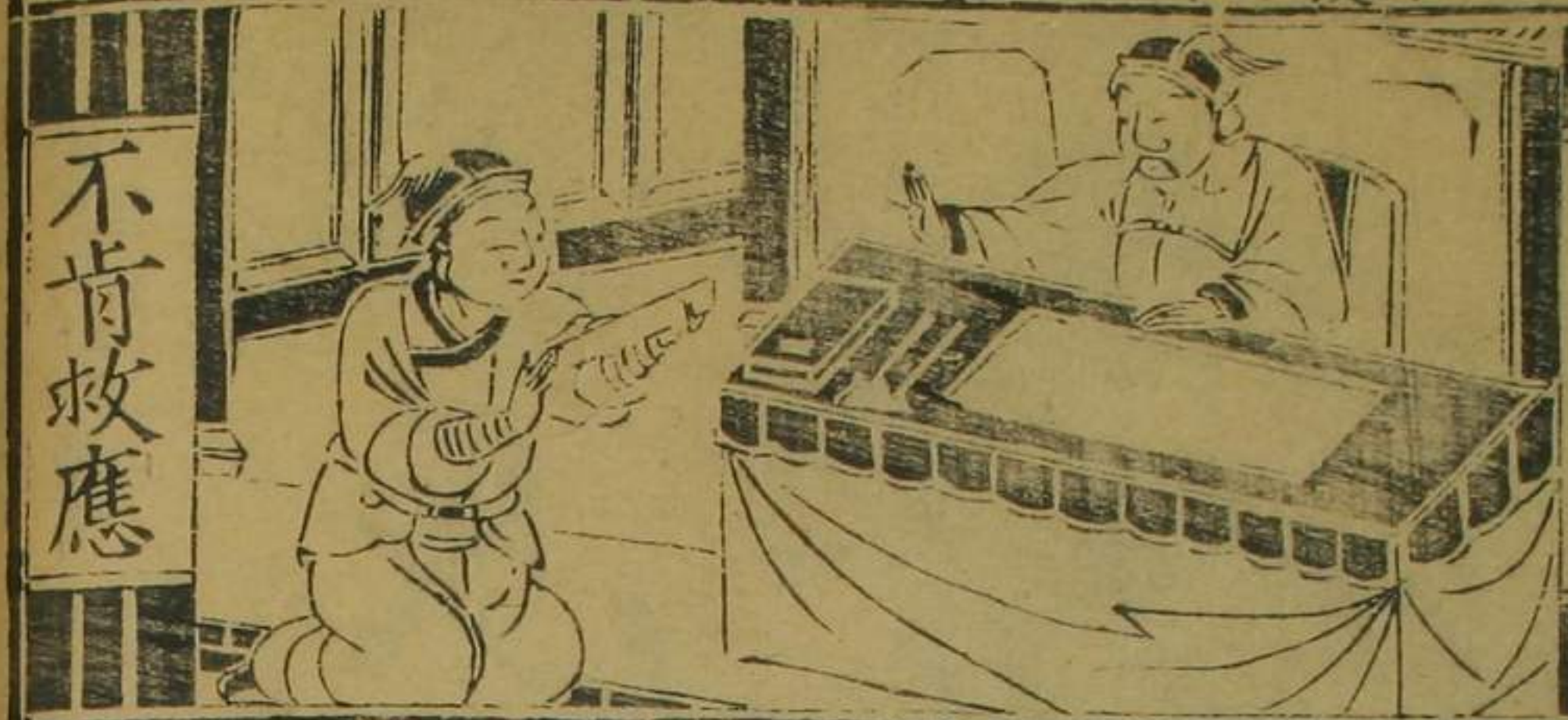
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
糧道必須令陳宮高順守城我聞順宮素不和睦將軍一
去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挫失將軍當於何地而自立
乎願將詐听自作主張勿被宮等所誤也妾昔長安已為
將軍所委棄賴龐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將軍前程
萬里言罷而哭布愁悶不決入宮貂蟬曰願將軍以
妻妾為重勿輕騎自出布乃出告陳宮曰細作言操家至
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輕動宮長嘆而出仰天而我等皆
死無葬身之地矣靜軒有詩斷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 社鼠城狐棄塞垣
莫笑溫侯無決斷 丈夫多惑婦人言
布終日不出只守貂蟬嚴氏飲酒以解悶陳宮下謀于
許汜王楷來見呂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
表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存許女為誓將軍何不求解術
兵一至內外攻擊曹軍必破也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

評布
修書
求不
良

謀而區以女求援竟何益哉

當時表行借號故稱明公

術見布書



不肯救應

同行汜曰須得一軍衝陣而去方可得去布教張遼兩箇引一千軍送出隘口王楷辭了呂布張遼等在

評呂布女突陣負文借授當時亦反矣

關張戰



呂布

見玄德備細問了押往操寨為說求救表行午女為婚問罷曰詞操交斬於軍門喚主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于呂

評操欲歸許都○投城守操棄非荀攸

荀攸郭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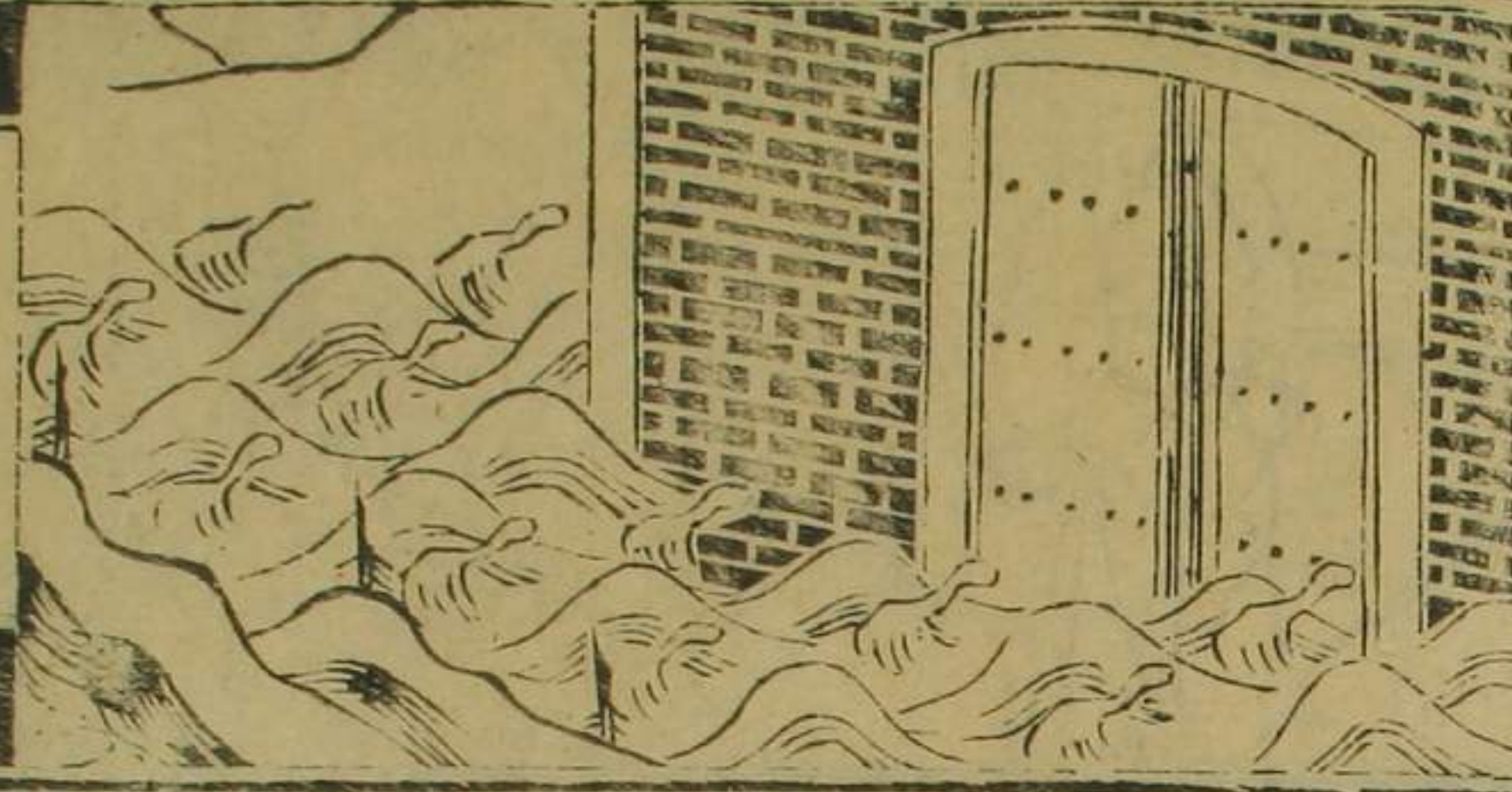


敵計操大喜

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眾軍皆大叫曰不要走布
布見軍來太急只得回下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
不曾走脫一個布歸城中心內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操圍城兩
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
殺之醜欲將頭來獻丞相却被張楊部將駐固殺之反投大城
去了操聚眾將曰吾圍城兩月不克下邳北有西涼之憂東有
綉表之患表紹來術使吾食無甘味首或曰莫非汝亦
亦為大害意欲舍布回許都暫息戰馬荀攸急止之謂
曰不可某觀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敗銳氣隨失三軍以
將為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縱然雖有謀而遲今布之
氣未復富之謀未定你急速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
一策勝如二十萬軍布雖勇不能逃也幸爾張陽却自滅
泗之水而滄之嘉曰然操大喜差五百人即決兩河之水諸
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邳眾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
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登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

止之布之存亡未可必也

水透下邳城



布軍思反

天時布因酒色傷身精神消滅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
色誤矣自今日斷了城中但飲酒者斬侯成有馬十五疋
被後槽人商議盜去敵與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
後槽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豬口猪
猪頭未敢先飲侯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諸布前跪告
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獵
得數豚未敢先飲牙奉上微意布
將共飲作弟兄同謀伐我也推出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
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看諸將面且打一百眾將哀告打五
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眾皆為相謂曰此心變矣宋超共來
探視成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為念
視我等為草芥耳續曰軍圍城外水透壕邊吾等死地
矣憲曰東門無水我棄布激走若何續對曰非丈夫也
不擒布敵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不
倚仗者赤兔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

評憲績禽 布身 長八尺 敵乃 人為二 登卒 所縛 則勇 何足 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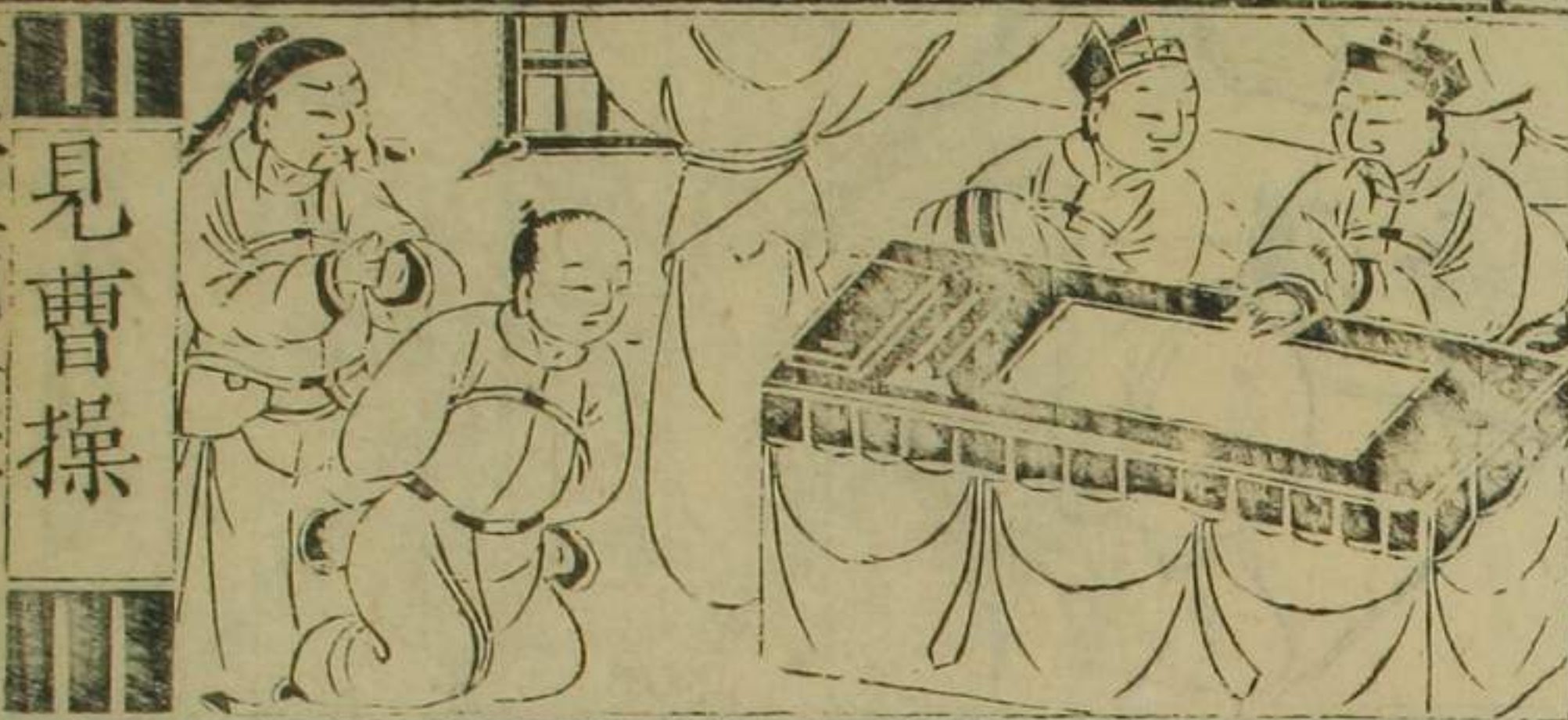
憲績拿布



送曹操

徐州 白門 城門 名陳 后山 詩只 有青 樓典 白門

押布官等



見曹操

曹公若何三人商量定了大策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見後槽人皆睡着盜赤兔馬走東門而魏績放出伴作追馬直至操寨備言獻馬事宋憲績插白旗為號準備敵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而去其榜曰

今奉明詔征討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漢大將軍曹示

次日平明城外大軍一齊吶喊辰動天地呂布大驚提戰上城各門點視到來青罵魏績走秀侯待治罪城下望見白旗插在白門樓上布且迎敵城裏城外箭如飛蝗砲似掣電從平明打到日午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床睡着宋憲魏績趕退左右先盜其劍戟憲績齊上綁了呂布呂布急呼左右憲績殺散把白旗一札大兵上至城下夏侯淵先來未肯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戟來大開

城門一湧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被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湧至皆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鎮壓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城門上使人請玄德玄德乃引糜竺到城上令玄德坐于側操交群刀斧手簇擁一千人過來布雖長一丈條索縛作一塊兒布叫曰縛太緊少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俾一言而而死操曰且稍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近在城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績宋憲皆立於側布曰吾待眾將不薄安忍反也憲曰汝听妻言不用將計安得為厚也矣呂默然先擁高順順來操問曰你有什么言順終不答操怒命推下斬之押過陳宮來操曰公望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汝何故事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誦詐奸雄也操曰公望平生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宮推布曰但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

後曹 公養 其母 嫁其 女待 之甚 厚此 乃曹 公之



公臺引頸

受刀

今日之事當何如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也操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親老母之存否不在宮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宮曰吾聞馬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留戀之意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不住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者曰疾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急慢者斬之宮不言引頸受刑眾皆下淚操以棺槨盛之遷葬許都都史官有廟讚云

生死無二主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 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喪日 誰石 公臺 又詩嘆曰

亞父忠言逢楚項 子胥刺目遇夫差 白門樓下宮臺死 扼腕令人發嘆嗟

張遼 字文 遠 後操 以貂 蟬羽 未久 關羽 惡蟬 言辭 反發 激怒 斬之



曹操班師

回許都

操劍下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二人救遼是誰曹孟德許田射鹿

劉玄德攀住臂膊關羽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關羽曰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劍在地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如何實字操親釋其縛自與穿衣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讎遼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呂布已死張遼投降亦引本部數百人降 常衣服臧霸招安吳敦尹禮來降獨有呂孫未肯歸順封臧霸琅琊相孫觀等各加官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而還許都道過徐州百姓焚香渡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必當面君畢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于玄德曰待君朝賀畢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喚于車騎

此同原了了

此以二也了了

評玄 德朝 帝 具 朝 亦 宋 類 漢 將 兩 俱 宜 俱 傾 波 移 漢 類 宋 亦 朝 具 朝 亦 宋 類 漢 將 兩 俱 宜

操引玄德



見獻帝

拜舞於殿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焉玄德
不竟淚下帝驚問曰卿何故悲傷玄德對曰適蒙聖問
問因傷先祖臣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
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直封涿鹿縣陸城亭侯家緣流落
辱先祖因此下淚帝勅取
讀其譜曰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王靖劉勝勝生陸城亭
侯真生沛侯劉昂生汧侯劉祿生沂水侯劉昂
生膠水侯劉憲生祖邑侯劉舒生祁陽侯劉誼
生原澤侯劉必生穎川侯劉達生豐侯不疑不疑
生東郡范令劉雄生劉弘不仕劉備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僕人燧叙叔姪之
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無得由朕今得此英

評說 說操 程 昱 操 與 王 伯 之 基 中 操 際 矣 而 操 未 肯 輕 奉 者 正 是 其 大 奸 雄 也

帝與操備



田獵

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詔御宴侍之令操定擬官爵操拜
玄德為左將軍封宜城亭侯玄德謝恩畢出朝自此自稱
劉皇叔劉曄曰榮寵劉備恐無益於主公操曰玄德與吾
結為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
中物也操曰好亦結三十年交惡亦結三年交好惡自有主
意於是和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美食分用恩若兄弟
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辰動可興王伯之基乎
操曰未也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以觀
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大
備先令人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不回顧臨行
道也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
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
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于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也
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困則生疾奔走
無遠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

釋義 許田 即許田 界也 今按 許田 即許田 南府 是也



帝命玄德

射兔中箭

其利四也帝即上道遂馬帶雕弓金鈇箭排衰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鑿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跟牽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了人盡皆兵馬無不稱奇操騎成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於許田操令軍馬適圍排三百餘里操與天子只偏爭一馬頭地操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而壺中頭插之箭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鈇箭當日已獻帝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合箭射獵玄德謝畢上馬忽見州中一兔帝命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帝皆稱賀玄德下馬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荆棘中趕起一頭大鹿衝人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回顧曹操曰卿可射之操就借天子雕弓金鈇箭拽滿弓一箭正中鹿皆倒於草中滿山群臣呼校皆為天子射中盡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遮於天子之前以迎當之眾皆失色

若痛 纂漢 之心 于此 畢露 矣



玄德雲長

共話

玄德背後開羽大怒卧委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出便欲斬操玄德會其意搖手送目不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不敢動操獨視玄德慌欠身起稱賀曰恩相神箭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子賀賊不還雕弓就懸帶之老臣無不嗟呀場上已罷宴於許田天子促歸于是駕回許都各自歸歇玄德謂關公曰汝今日何躁暴也雲長曰欺君妄上之賊之賊羽實難容欲與國家除害何止之玄德曰投白服還忌器耳操爪牙數多未成功有傷天子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英雄操賊大哥你看後必有禍矣帝還至晚泣訴皇后曰朕自即位英雄並起先受董卓殃後遭李催郭汜亂常人不愛之苦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分毫不由朕躬朕前之有若刺今在圍場上早晚圖謀必奪天下欺至臨期吾二人婦未知死于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子孫四百餘年

不為承之無謀臣之不老款其懶獻
敗得事重能一而大謀賊討矣弱帝



董承者帶

丞相如要便當留田下操笑曰五賊耳汝受恩賜吾何奪之
逐解帶脫袍不承辭而歸造之場好冷人劉外將衣子細
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
有心耳今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寐尋思良久承
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
用紫錦為襯不知其故于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
寢忽然燈花卸落于帶鞋上燒着背襯承驚醒視之燒破
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也承
大駭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者操
賊出自閣門濫叨佐輔之階實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
敗壞朝綱勅賞封爵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
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業之艱難糾合
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祖
宗幸甚愴惶破指書詔付卿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乃靈
帝母乃靈



伏完奏帝

乃食漢祿者竟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未畢
自外入入殿曰汝夫婦休憂吾舉一人謀害保社稷見之
皇后伏氏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而問曰皇丈知朕腹衷
曰田獵之時雖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起高
也帝曰滿朝之人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討賊耶完
曰若非國戚不敢相告老臣無推難此事則車騎將
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
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若一泄為禍不
輕臣有一計可令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制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于
帶鞞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是為良策帝然
之伏完出帝自暗書于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
縫於玉帶紫錦背襯內自穿錦袍一領自繫玉帶令內侍
宣董承入董承乃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此獻帝之老夫也

長水校尉官名



議事

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衣襟不
已藏于袖中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于几
上自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伏几而盹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
吏不敢阻子服素與承極厚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
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于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睡得著
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荒張子服曰汝殺曹公吾當出首承
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服曰吾戲汝耳吾祖父累受
漢祿安忍負之吾願助汝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國之大幸子服
曰當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為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
書名畫字王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而復子服曰
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焉承
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吳碩是吾
心腹之人也必順矣惟兄莫食言也漢家不幸也矣
商議間家童入報種輯吳碩相探承曰此天助也交明隱
在屏風後權避承出接入書院承烹茶畢輯曰收獵回來

位在
王軍
開耶

雲長斬車胄

評羽
殺車
車胄
款殺
而反
為所
羽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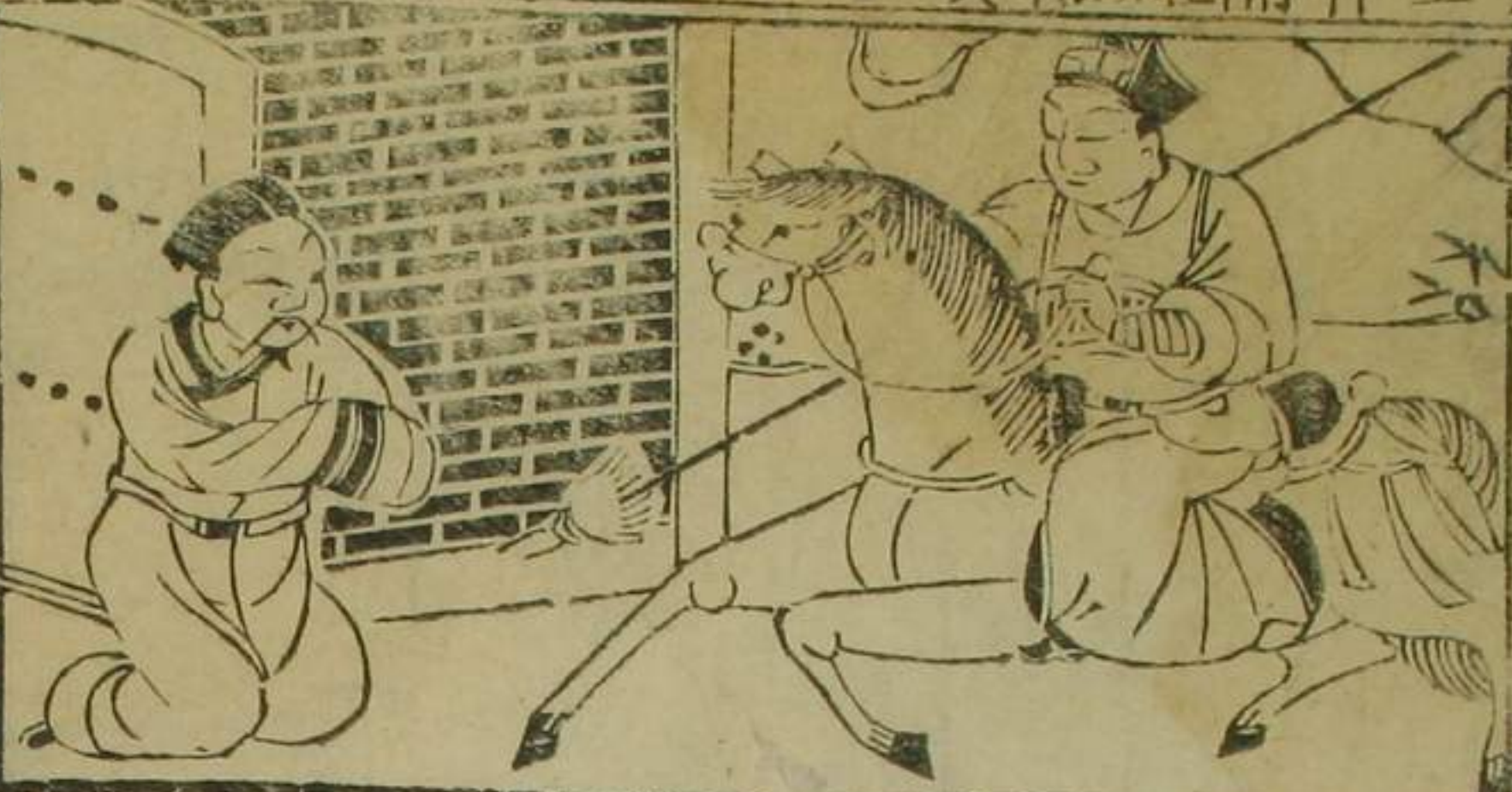


于馬下

珪曰何不先報之登曰兒已擬死也來報聞張先回來
張在先玄德在後張飛听得便要去斬殺雲長謂曰他伏
甕城邊若撞入去必然有失若兄知必便不入徐州殺彼
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胄出
迎接入而殺之張飛曰倘或不出如何雲長曰別作區
處那部下軍馬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
門開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張文遠的人馬報知
車胄急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
倘或有奸詐乃上城回言里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
城下答應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 看來到五
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了上馬曹生得面如
紫曠鉤提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
胄大呼文遠何在中間閃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一聲匹
夫安敢懷心殺劉使君也車胄大叫戰未數合遮桶不住撥
馬便走回到吊橋边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遠城而走

刺以見帝王自有真而奸不能肆其志也

玄德入徐州



陳登接見

雲長趕來手起刀落砍車胄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大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棄甲盡拜於地軍民皆安雲長將曹頭去迎玄德後人有
詠詩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 要害仁慈劉豫州
賴得雲長施義勇 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操若來如何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已將車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日然與兵問罪將如何辨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
曹操與兵拒袁紹
玄德問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也袁紹虎踞冀州燕等四郡帶甲軍士百萬

援以書於袁紹以致曹操舍以無也

孫乾持書



見袁紹

一封書差人逕往袁紹處求救操笑玄德曰其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與袁紹世之通家有得此人二書必助耳玄德遂同登親詣鄭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孫乾前往袁紹問徐州之事孫乾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此之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虐暴川一匡扶之柱石內無仗策之棟梁賊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正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如久滯以思天日倘與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願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玄德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容不奉命耳紹曰吾聞玄德也世之傑士也吾當救之紹聚文武商議與兵逕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

考証
按史
說云
周武
王名



袁紹聚眾

出天資英雄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浩乃帳下袁紹第一箇謀士曹諫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賦後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兵屯黎陽潛營南增並舟船繕置器一分遣精兵屯札邊鄙令彼不得安我文三年之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謀士謂曰不然袁紹其人忠烈慷慨相貌端莊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圖也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授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兵無敵驕者先滅言猶未畢謀士郭圖出曰非也昔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操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勇若不及時而早定之業慮之失也天與弗取反招此禍此赴之所以霸兵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精審其時知其應變也願明公從鄭尚書之請

張文
王之
子開
商紂
無道
斷喪
忠良
乃遣
兵伐
之紂
兵戰
敗紂
走於
鹿臺
之上
衣王
帶自
焚于
火而
死武



顏良文丑

與玄德共仗大義勦滅曹操上合天心下順民意明公詳之田豐祖受堅執不肯與兵而害此郭圖力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許攸荀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許荀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殺劉備破曹操今令我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祖受不睦却與審配郭圖最好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言沈郭以目送之二人應聲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兵操亦至也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乃與兵遠紹令孫乾先回書答我當這裡一面起兵汝那裏亦作準備孫乾回報玄德紹令配審逢紀統軍田豐荀謀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精兵十萬望黎陽進發却說曹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見據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操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所知玄紹動兵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

興兵伐曹

王斬 紂頭 懸於 大白 之旗 諸侯 尊武 王為 天子 是為 西周 祖之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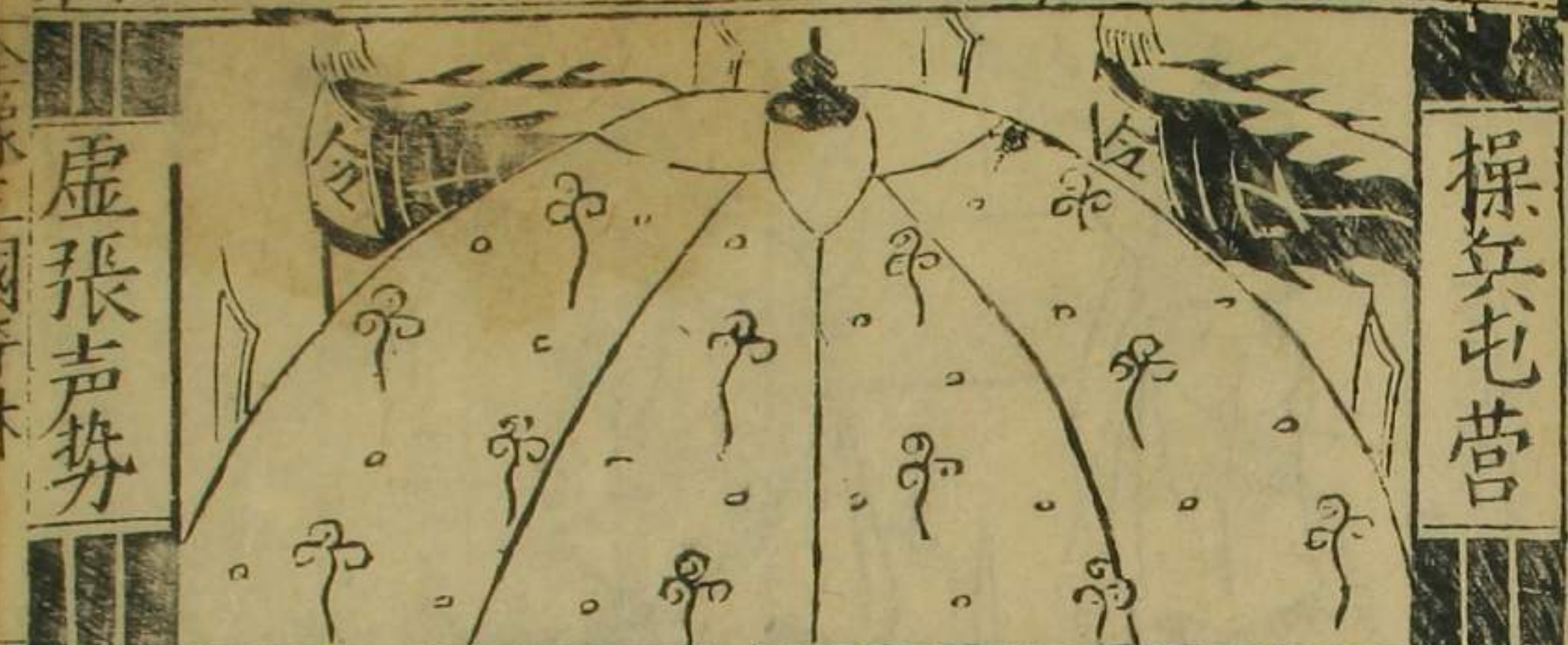


操差劉岱

王忠領兵

宜求和操問眾謀士曰戰與和孰利荀彧曰袁紹無
用之徒耳何必求和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廣民強
田豐許攸乃智謀之士也而加之害配逢紀盡忠節臣也
顏良文丑勇冠三軍餘沮授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
皆世之名士何以紹為無用之人乎公只知其一而已曾
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欲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
變顏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
有數百何足道哉是以知紹無用之徒耳融默然曹操大笑
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差前
軍劉岱後將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備
吾自引大軍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
敵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勢以付不可輕進待
我收了袁紹却勒兵來破劉備王忠領兵去了去高
操領兵離許都進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深溝高壘密

縣名 今屬 大名 府 濟 縣 是 也 河 上 即 滄 德 二 州 此 界 官 渡 城 名 在 開 封 中 年 縣 北 漢 末 曹 操 與 袁



操兵屯營

虛張聲勢

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十月元來許攸不平
審配領兵相受又恨紹不用其謀遂相不和不肯進取紹
心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呂布手下猛將臧霸守把
青州于禁李典屯軍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官渡自引一軍回許
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尤
虛打操旗幟不敢進兵只打聽河北聲息曹公差人催然
攻徐州元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只得等河北
消息劉岱在寨中商議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去焉
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公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
爵同領兵來二人相推使曰你兩箇拈鬪拈著的便去
却是王忠拈了只得自去分軍馬一半來攻徐州未知
畢竟如何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軍馬離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袁
本初雖有十萬軍在黎陽曾亦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曹操

紹相
持於
官渡
即此

玄德命羽



哨探虛實

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無換號旗此城外却有他慢帳也
未見端的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
督故不見旌旗令彼設帳中間進兵必無曹操玄德曰
曰兩兄弟誰可先出探聽虛實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
汝性燥暴不可去飛是者操也擊將來玄德曰曹操雖
漢賊托天子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
造反飛曰如此論時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
未見相助之力倘恐他盡起太兵來我等死而後不有據
身之地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威風玄德曰知彼知已百
戰百勝知已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百戰百敗
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
若非操之勍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夫勝不敢妄動搖
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
出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迎商軍王
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飛軍馬皆冒風

評玄
德不
殺王
忠
忠
不
玄
德
不
殺
王
忠
不
少
恩
亦
固
宜
王
忠

雲長活捉



王忠過馬

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與王忠打話忠曰丞相到此
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話忠曰丞相怎和
你一般雲長大怒總馬向前王忠挺鎗出迎兩馬相交雲
長撥回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撥馬回來大
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便走馬而雲長左
手倒提室刀左手揪住王忠勒甲縵而拖下於鞍鞵
橫擔於馬上回本陣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
得百十疋馬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縛王忠回徐州來
見玄德押在所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為何職敢詐而
奉曹丞相差遣只來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
內近在黎陽備餅前來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乃
殺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商議關
公曰某知兄有和斛之意故生擒來獻玄德曰吾恐益
德殺了王忠故不交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解和
危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

之有以也

評張飛投劉備不戰而飛虛設劫營而擒生之自勇

張飛酒醉

痛打軍士



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焉今日為前將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快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而跟將去飛引軍前進却說劉備王忠被生擒伏知道堅守不出飛每日在寨前叫罵伏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劉備不出心生一計叫幾教手下傳軍令而今夜二更去劫劉備寨柵日圍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旗却交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外途中報說飛自使人暗地裡窺視望見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只是二十餘人去劫寨放火兩路軍却裏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備見降卒身體皆損並聽其說虛托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令伏兵先斷劉備後中路只三十餘人入寨放火劉備先埋伏兵却不見人飛兵兩路并

評張飛投劉備不戰而飛虛設劫營而擒生之自勇

張飛投劉備

見玄德



擊代軍自亂正不知兵多少各自奔潰劉備引一隊敗殘軍馬奪路而走正衝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備其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與雲長曰翼德自來粗魯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迎接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汝：安肯使榻機謀計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備過來慌忙下馬親解其縛曰小弟張飛慢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城放出王忠一同款待玄德曰昨因車曹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備背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受丞相大恩常思補報恨無用命之路安敢反朝廷也於此將軍到許都望用善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備王忠拜謝曰深感使君不殺之恩當于丞相處方便以吾兩家老幼保使君以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奉送出廓劉備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飛攔路大喝曰俺哥：志沒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

爵祿亦備有以感之也

劉禪後封皇后



送甘糜夫人

往下邳

劉備王忠在馬上發顛張飛睜眼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劉備王忠方纔心定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法之飛曰今番放子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備王忠連聲告曰雖丞相要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曹操自來也殺教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劉備王忠抱頭而去二人自回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再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心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於小沛守下邳為掎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甘糜一夫人往下邳其夫人乃小沛人也先為妾後立妻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張飛屯小沛而劉備王忠回見曹操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之何用喝左右推轉斬訖未知劉備王忠性命如何

你條條衣罵曹操

第四拾貳回

評操招張綉遣使招張綉而紹使亦招之吾知賈羽必功綉降操而絕也

張綉賈翊



議事

操命推出斬訖孔融至交留人見操曰劉備王忠非我之敵故曹擒之若斬恐失將士之心亦謂丞相法不明也操令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劉備孔融曰方今隆冬寒盛未可動兵姑待來春未為晚也張綉劉表亦可使人招安先使操遣劉曄為使往招張綉劉曄到穰城先見賈翊陳說操盛德有漢高祖之雙晉劉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綉說操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到入投下書信亦是來招張綉翊曰近日與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對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將軍有國士之風故相請耳翊曰汝可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綉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何翊曰不如去投曹操綉曰先與操有讐何能收留乎翊曰從曹操其便有三今曹公奉天子其宜從一也袁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相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五霸之

釋義 守節 者殺 討暴 震伯 夷不 食周 粟而 死 人能 變通 故曰 守節 者食 人之 祿不 避其



動靜却作商量高曰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命雖赴湯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高可也如持疑不定高到京師賜高一官不獲歸則成天子臣將軍之故吏耳至若嵩受守天子之命則義不復為將軍死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辭表行到許見曹操拜嵩為侍中領陵太守遣回荆川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視動靜未有微功何重加此職乎福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韓嵩便加重職實欲以顯於此天下也或服其高論嵩回見表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不負料軍前良曰韓中即未去先有此言矣遂放之人報黃祖怒殺祢衡問其故對曰祖與衡對飲二人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昌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得祖除此二人外別無人矣祖曰似我若何衡曰汝似廟中之人雖受

難至 死不 變故 曰守 節

董承吉平



二人對飲

祭饗但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人耳遂斬衡至死罵不絕口後有胡曾先生詠史詩為證
黃祖才非長者俦 祢衡誅碎此江頭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情有無情碧水流
劉表亦嗟呀不已因此不順操在許昌所知祢衡被害大笑曰舌劍反誅自身矣便欲與兵問罪於劉表如何
曹操三勸吉平
操欲與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則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舍腹心而顧手足也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乃止却說董承自從玄德去後日夜與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自元旦朝賀處見曹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那人洛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福平人皆呼為吉平乃當時名醫平到董承家用藥調治數日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承長吁短嘆又不敢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

評承 欲殺 曹 董承 欲殺

老瞞至長吁短嘆因服藥以語之此有漢室也



吉平咬指

為誓

此夕二人飲到十數巡承覺就和衣睡忽報子服等四人至承慌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人馬二十萬從北殺來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願從君言隨傳令喚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遂掛甲綽鎗上馬約會却到內門前待同時進兵夜至二鼓更眾軍皆到董承手提寶劍縱步直入見卞家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砍去隨手而倒霎然驚亮乃是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曹操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殺曹丞相也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入於操門中心未嘗忘漢某今日見國舅嗟呀不已不敢問却才夢中之語已見真情慎勿藏匿倘有用謀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曹操

評平賊盜得承之夢誓欲忠承以殺賊可見之賊亦不



董承怒打

慶童四十

使你試我吾不敢盡情告之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承慌忙取出衣帶詔令平觀之備細說而今謀望不成者為是刺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成病平曰亦不必諸君用心曹操一命盡在我手裏早晚定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醉頭風痛入腦袋才一牽發便召其醫如早晚有召只消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動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社稷皆賴君矣吉平辭而歸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與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拿下欲斬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恨承黃夜將鐵鎖扭斷跳牆出逕入曹操府中告知有密事喚入靜室問慶童云王子服吳之子蘭種輯吳顧馬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白絹各人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操留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往他方去了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吉平思曰此賊命合休矣暗藏

評慶 董承 事 董承 機事 不密 致慶 童走 泄于 曹正 所謂 臣不 密則 殺其 身也

曹操詐病



平進毒藥

毒藥入府操卧于床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交取鉄銚當面熬藥已半乾平使主毒藥自送上操公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札義乎平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直藥何必先嘗平知事已泄縱走向前扯操耳灌之推傾於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吉平捉下操笑曰吾豈有疾特以試汝果有此心遂喚後堂吾自問之令精健獄卒將刑法來拷問操坐亭上平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全無惧怯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更出入於吾之門牆安肯下藥害我必有人唆你來說了那人我便饒你平厉声叱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吾要殺你故托身安肯有人使我哉今事不成有死而已操怒交獄卒痛打亦不叫打得皮開肉綻血流滿地操恐打死無可証

評吉 平遭 事 吉平 而遭 劫問 是天 威漢 詐不 成 董承 之謀 也

曹操拷問



吉平

對交獄卒牽去靜處將息操傳令次日各官赴宴數內五人至案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恐疑皆至操於後堂列坐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權與眾官醒酒交二十個獄卒與吾驅來只見一具枷推吉平於階下操曰眾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幸天賦諸听口詞操交先打一頓昏絕於地喚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汝罪也平曰汝情過王莽佞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肉何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同回焉然汝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觀坐如針氈操令再打一回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操起身出外使人回報曰教眾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人顧種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眾已散去操亦問曰汝四人與董承商議不知何事子服曰無非是人情禮而已操曰緝中寫者何事服等皆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于何

評平
不証
承推
操平
吉平
采証



三拷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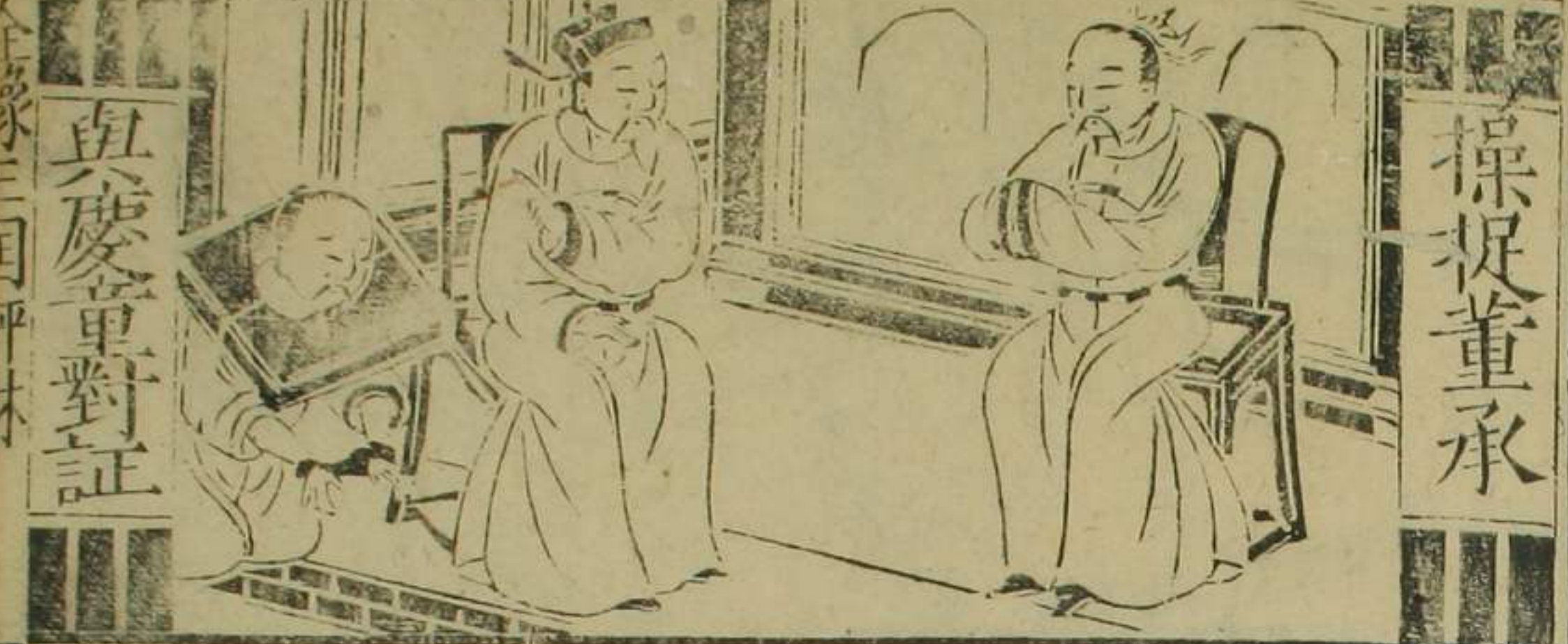
罵賊至死

處見來慶童曰迴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
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責証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
毒藥非董承所使為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猶尚
尤可恕若待事敗其實難容子服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
下操次日引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探病承曰疾未痊安輕出操曰
此病憂國家耶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
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
承牽手無措沮更三十獄卒推至堦下此為三勘吉平未知
如何話說

曹操勒死董貴妃 (第四十四回)

操指曰此人曾救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收下廷尉尚有
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問平曰誰使你藥我來平曰
有操曰指出便放汝平曰天使我藥逆賊來操怒令打
身上無容針之處承在座觀之戰慄不已操又問曰你有
十指今無一指何也平曰嚼以為誓殺國賊操交取劍

董承
寧死
不變
其忠
至拜
關撞
堦而
死一
醫士
循然
况祿
食者
乎



操捉董承

與慶童對証

刀來就堦下截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下交你為誓平曰尚
有口可以吞賊耶舌可以斬賊耶操令割其耳又令割其
舌平曰勿割吾舌吾公怒不過了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
此尚可以留殘疾之軀乎曰當釋吾縛吾自拿下同謀人
出獻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吾不能與國家除
賊此天数也便撞堦而死操交分四足時建安五年正月
望後史官有詩贊曰

奮然忠義膽 應不為功名 嚼指圓國賊
捐軀救董承 有謀親進藥 豈懼獨遭刑
至死心如鉄 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令帶慶童到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怒
逃奴元來在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下手他首告謀反今對證
何便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以誣是董承
也操曰王子服等各已擒下皆招証明白汝尚抗拒乎承
曰丞相何以言相逼耶操喚左右擊下便差二十人去董

評或止曹操或功之謂可人者

董承等家屬



盡斬于市

承房內搜尋無移時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
鼠賊輩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皆監下休教走透一箇操
回府喚荀彧等一班皆入操取詔示之荀彧看曰明公欲
何如操曰據此情理吾盡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
立之荀彧曰不可明公威服四海號令天下者蓋漢家苗
裔故也征討有典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欲
將董承等五家老小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眾荀彧曰
曰丞相之意如何操曰不誣之以反豈得誅族乎彧曰
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急收王子服等老小
入官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押赴各門處斬良賤皆死共七百
餘口城內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令甲入宮殺董貴妃貴
妃靜軒有詩嘆曰

討逆無成禍已招

冤魂七百恨難消

非因操賊多机变

只為天公作魏朝

妃乃董承親女進獻帝幸之有五箇月身孕當日帝在後

乾往紹寨



握中特寄生耳

評乾投素紹曹兵入而孫即來投于素紹

求救

今像三國評林

負如何

劉玄德匹馬奔冀州

却說曹操分兵五路來取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
逕來下邳先報關公次去小沛報玄德玄德慌與孫乾商
議乾曰必須求救於袁本初方可解圍玄德脩書遣孫乾
行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商議等
次日引孫乾見袁紹出廳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田豐曰
主公今日何故如此袁紹曰某欲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
下正當其時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命亡在見豈暇論
他事乎豐曰主公身亡是何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
極稱吾意今患瘡疾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今
曹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將若義兵乘虛而入敵中
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安庶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
天與弗取反遭其咎惟明公詳察焉曾以勿孤疑袁紹
曰我亦知如此最好曾奈我心中恍惚去之必不利豐曰

豈知 紹但 知溺 愛一 孺子 而充 曹乎 事人 計不 行而 細自 失机 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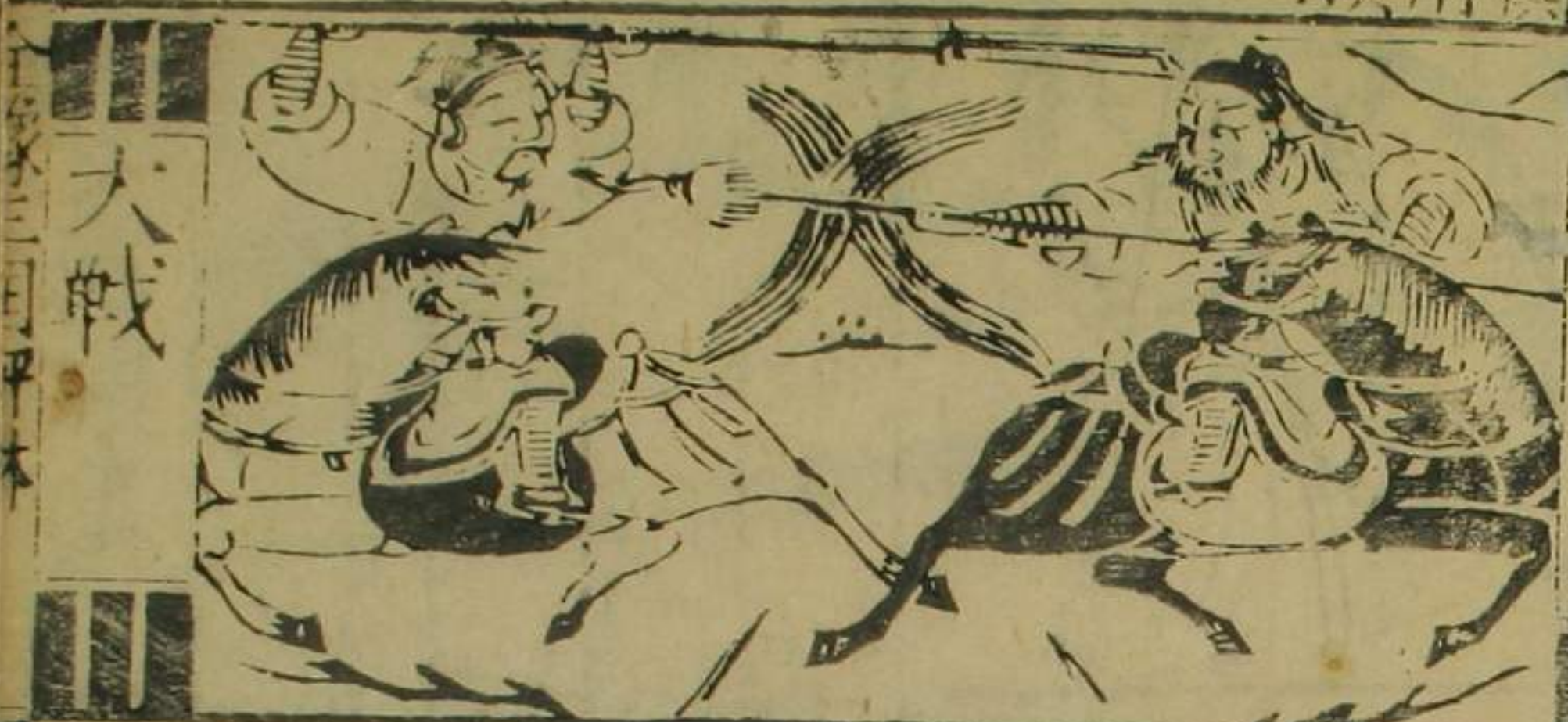
操與荀彧言



風折旗之事

恍惚之有紹曰吾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異
之晚矣與孫乾說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
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遭
遇之時而有嬰兒病失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
地而去乾見紹不肯起軍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
德乃大哭曰似此奈何張飛曰哥哥勿憂兄弟獻妙計破
曹操玄德曰素來以汝為一勇之夫前者擒劉岱今獻妙
計今計若何飛曰操兵若遠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下何策
當晚和哥分兵兩路去劫他寨如何玄德曰吾弟此亦
亦按兵法甚好操兵若來必然便行此計商議已定却說
曹操引大軍先投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起操馬前忽
一声响吹折牙旗一面操言作怪便教軍兵且住喚謀士
問吉凶操已自主張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說風
吹折旗之兆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其旗甚色操曰風
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乃青紅之色彧曰不主別

張飛與徐晃



大戰

事單主劉備今夜乘虛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聞
東南方牙旗吹折必主有人今夜劫寨靜軒詩嘆曰
仁心帝胃勢孤窮 全伏分兵劫寨功
曹操折旗先有此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垂報應吾亦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
前劫立營寨餘寨皆四方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劉備
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留孫乾守小沛先說張飛自以
為神妙之計令輕騎在前突入曹營但見零落無多
軍馬四面火光喊聲一卒張飛知是中計便出寨外正東
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殺來正南于禁正北李
東南徐晃西南水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軍馬殺來
團圍定張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手下兵
軍馬盡都過去張飛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途徐晃軍
兩馬相交戰到十數合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
而走只有十數騎此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

玄德敗走



投不紹

也東今青
馬山州

却曹操自引精兵當住尋思無路望芒碭山而走却說玄德正去劫寨將近營門喊聲大振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前面夏侯惇殺來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惇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却小沛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遍野玄德尋思無路想起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不若去投袁紹權且依棲再作良圖回尋青州路進攔路玄德匹馬落慌而走衆進虜將從騎去了共說玄德匹馬逕投青州來一日行三百餘里當晚到青州城下叫門吏來報袁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慌速開門接入公廳問其故玄德說曹操大軍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子逃命而來投托譚乃留納於青州駐紮譚發書與父袁紹知徐州已失玄德已在青州遂引軍五萬來接玄德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元界紹離鄆郡二百里來接見玄德玄德拜伏於地紹答曰昨為小兒抱喪

曹操聚謀士



定計取下邳

一統
志云
冀州
今真
定府
信都
縣是
也

救助今幸得相見大魁平生玄德曰孤窮劉備久欲何奈何机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并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恥特來投托萬望收留當補報紹喜相敬甚厚同居冀州却說曹操當夜搶了小沛隨即進兵攻打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操入城安民了當喚衆官商議取下邳荀彧曰下邳乃關羽并劉備家小死據此城務在速取若是遲慢恐為玄紆所竊操曰當用何計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撥一隊之若關羽出戰却分投袁之城若一陷關羽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羽人材武藝勇冠三軍欲得之以為己用郭嘉曰吾知關羽義氣至重必不肯降若使說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矣張遼出曰關羽我共舊一面之交某親往說之使降丞相若何程昱曰文遠雖與關羽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之某有一計此人進退無門却用文遠說之使關羽自歸於丞相也其計如何

尔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四

